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
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國聞週報

第九卷 第八期

要目

中華民國廿一年二月廿九日出版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三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六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郵票代洋九五扣合外國鈔票照津市合價不通用者退還

廣告每期刊例

地位＼尺寸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後封面	三十元	十五元	七元五角	四元五角
前內封面	三十元	十五元	七元五角	四元五角
後內封面	二十五元	十三元	六元五角	四元
正文前後	四十元	二十元	十元	六元
普通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三元

刊登四期八折十二期七五折二十四期以上七折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二）廣告如用圖版可由本報代辦照收製版費（一）廣告費至少須預付半數餘俟出版時收清（一）本報每星期日出版廣告收稿於星期三截止（二）廣告文中西均可惟須用楷書以免致誤（一）在登載廣告期內可贈送本報一份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靜安寺路斜橋路　天樂坊五十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一號甲
漢口　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哈爾濱道裡[illegible]街二十七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二十日重訂

下行車

站別	到開時刻	第七次	第三次	第一〇五次	第五次	第二〇一次	第一〇一次	第一〇三次
北平前門	開	五•五〇	八•二五	一一•一〇	一六•二五	一七•一五	二〇•一五	
豐台	開	六•二四	八•五五	一一•四五	一六•五五	一七•四四	二〇•四八	
天津總站	開	九•二六	一一•一六	一四•三四	一九•一六	二〇•一一	二三•四二	
天津東站	到	九•三五	一一•二五	一四•四三	一九•二五	二〇•二〇	二三•五〇	
天津東站	開	九•四五	一一•三二	一四•五二		二一•三〇	二四•〇〇	
塘沽	開	一〇•四八	一二•三二	一五•五六			一•一〇	
唐山	開	一三•〇五	一四•三〇	一八•二〇			三•三〇	
北戴河	開	一六•四四	一七•一六	二一•三五			七•〇九	
秦皇島	開	一七•一三	一七•四〇	二二•〇二			七•三七	
山海關	開	一七•三五	一八•二五	二三•四〇			八•三五	四•四五
錦縣	開		二三•一五	三•二五			一三•〇五	一〇•二五
溝帮子	開		一•〇〇	五•〇七			一四•三五	一二•一五
大虎山	開		二•〇五	六•一三			一五•三八	一三•二四
皇姑屯	開		五•三〇	九•一五			一八•五〇	一七•一五
南滿站	開		五•五五	九•三五			一九•一五	一七•三五
遼寧總站	到		六•〇五	九•四五			一九•二五	一七•四五

上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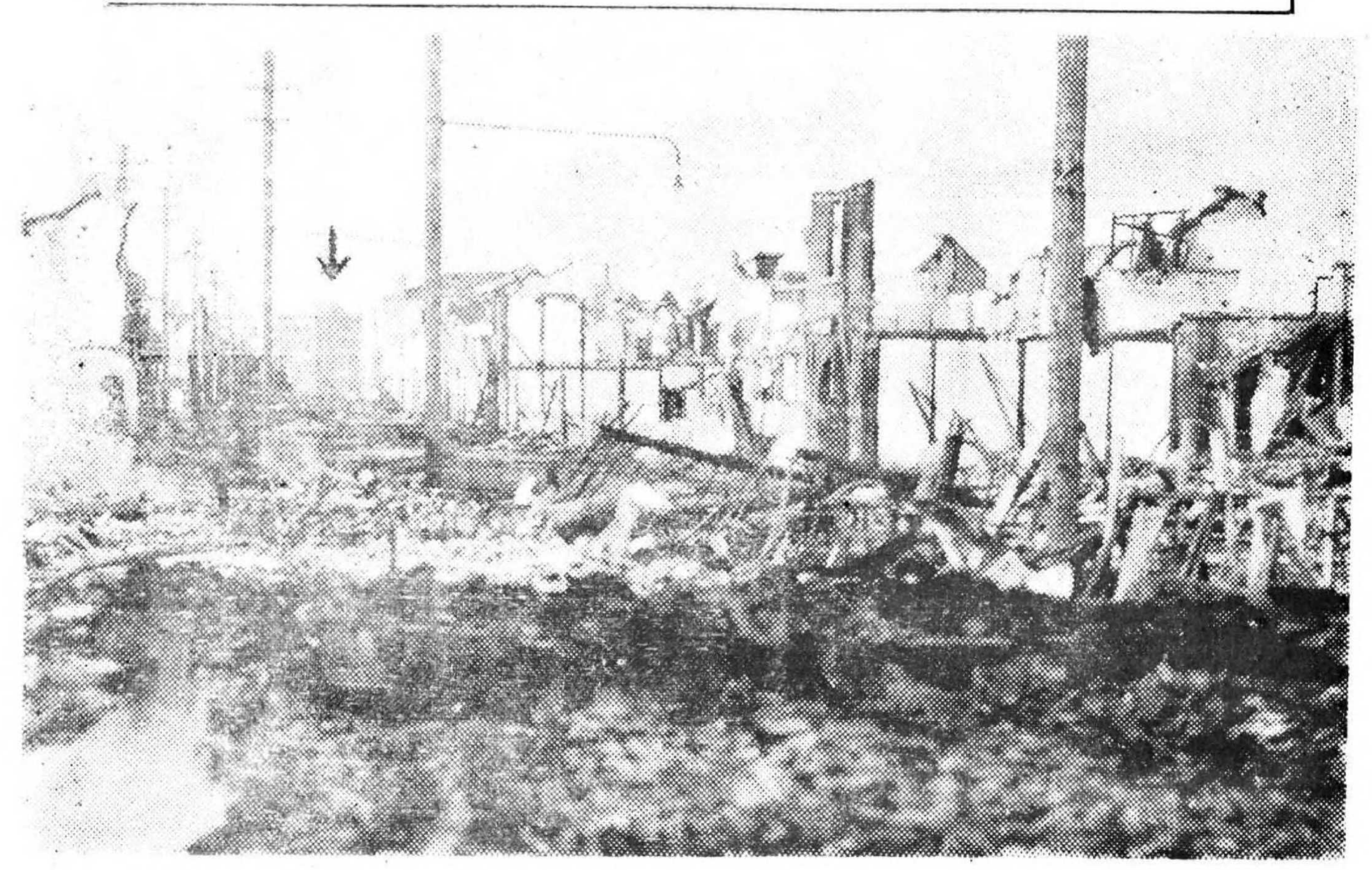
站別	到開時刻	第四次	第一〇四次	第一〇二次	第一〇六次	第八次	第二〇二次	第六次	第十次
遼寧總站	開	〇•一〇	六•四五	九•五〇	一四•三〇				
南滿站	開	〇•四〇	七•一〇	一〇•二〇	一五•〇〇				
皇姑屯	開	一•〇〇	七•三〇	一〇•四〇	一五•二〇				
大虎山	開	五•二〇	一一•〇三	一四•〇〇	一八•三〇				
溝帮子	開	六•三八	一二•二五	一五•一〇	一九•四〇				
錦縣	開	八•一〇	一四•三〇	一六•五五	二一•三〇				
山海關	開	一三•三〇	一九•五二	二一•五五	二•五〇	五•五五			
秦皇島	開	一三•四五		二二•二八	三•一四	六•二三			
北戴河	開	一四•一四		二三•〇六	三•四〇	六•五二			
唐山	開	一七•一〇		三•二〇	七•〇五	一〇•三三			
塘沽	開	一九•〇三		五•三三	九•三三	一三•二一			
天津東站	到	一九•五五		六•三七	一〇•一五	一四•一三	七•三〇		
天津東站	開	二〇•三〇		六•五〇	一〇•三五	一四•二四	八•〇〇	九•一五	一六•〇〇
天津總站	開	二〇•四三		七•〇六	一〇•四八	一四•三九	八•一二	九•二六	一六•一三
豐台	開	二三•一六		九•四三	一三•五四	一七•四七	一〇•四三	一一•四五	一八•四八
北平前門	到	二三•四三		一〇•一四	一四•二五	一八•二〇	一一•〇九	一二•一三	一九•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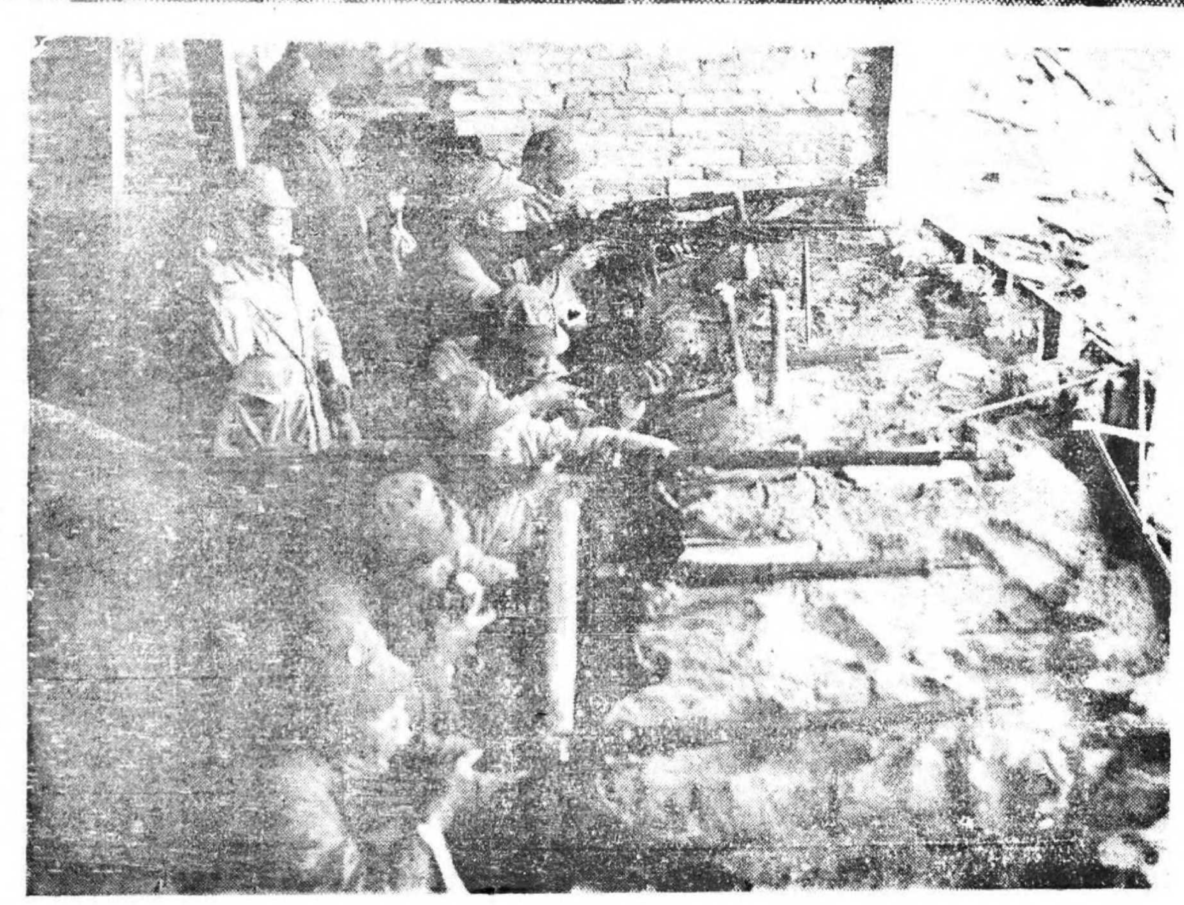
說明

平吉直達特別快車第三及第四次每日開行

平浦直達特別快車第二〇一及第二〇二次每日由北平浦口雙方對開

國軍奮勇大敗暴日





【上圖】上海中日前線之閘北寶興路被暴日炸毀之情形，後面有个符號者，即慘被毀壞之東方圖書館。

【下圖】閘北最前線防禦之情形。

羣醜偽國建國會議



二月十六日瀋陽羣醜會議，前排自右至左，臧式毅，熙洽，日軍司令本莊，張景惠，馬占山，後排本莊與熙洽之開爲日軍三宅參謀長，其餘皆日本軍官

時人彙誌

蔡廷楷

蔡廷楷字賢初，廣東羅定人，歷任營團長，十四年任廣東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二十九團團長，北伐中屢建偉功，十六年任第一軍二十四師副師長，後任第十師師長，十八年編遣後，任粵第二獨立旅旅長，該旅後改爲第六十師，任師長，現任十九路軍軍長，統率十九路軍健兒，在滬上與暴日血戰經月，譽滿中外，誠中華民族復興之模範軍人。



國聞週報

第九卷第八期目錄
民國廿一年二月廿九日出版





太平洋風雲緊急

張忠紱

日人無端攻擊上海，其目的不僅在使用暴力，令中國屈服，以遂其侵略之素志，更直接欲打破英國長江之勢力範圍，奪取美國之商業地位，以達其雄覇東亞之野心，故英美迭次之抗議不顧也，國聯嚴重之警告不顧也，其所以然者，蓋洞悉英美各有顧忌，不肯且不敢冒昧用武力制裁日本之暴行。此篇分析英美日在太平洋勢力之消長，利害之衝突，英美，英日聯合之可能與不可能，及美日或英日戰爭何以遲遲未勃發之原因，誠極有價值之作，值太平洋風雲緊急之今日，國人應人手一篇！

編者

（一）

自入二十世紀以來，太平洋已漸成世界政治之重心。太平洋上之强大國家，首推英美日三國。太平洋上未來之風雲，必將視英美日三國彼此間之關係爲轉移。吾國位於太平洋上，是英美日三國彼此間之關係，直接影響於太平洋上未來之風雲，間接必將影響於吾國之前途。況英美日三國在我國均有甚大之利益，而此三國在我國之利益又不盡同。故三國彼此間之關係，其影響於吾國之前途者至鉅。吾國人安可不留意及之。

（二）

美國以西向擴展之結果，至十九世紀中葉，其商務漸及於太平洋及遠東。一八五四年美國以武力威挾日本，迫日本與訂條約，開關通商。自一八五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美日二國間之關係極爲友善。一八七八年美政府曾與日本訂約，首先允許日本關稅自主（嗣後以他國未肯與日本訂立同樣之條約，致此約失效）。一八八三年美政府曾退還馬關事件賠款（七十八萬五千元）。在此期中，美政府向未利用日本貧弱無能之機會，欺

淩日本。日本普通教育之發展，美人之貢獻最大。中日戰爭時，美政府嚴守中立，決無偏袒中國之事。日俄戰爭期中，美國政府與民衆幾於一致左袒日本。日俄戰後，美日二國間之關係始突形惡化。(註一)

美日二國間之關係於日俄戰後突形惡化，自非無因。中日戰前，日本爲遠東之一小國。美國在日本除欲擴展其商業與市場外，無他慾望。中日戰後，日俄戰前，破壞中國之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因而損害美國在華之商務與市場者，爲俄法德三國，而非日本。且在此期中，日本極願與英美二國合作。日政府藉以號召，以抵抗俄國對華與韓之侵略者，亦即中國與朝鮮之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是故自一八五四年日本開關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後期中，日美二國間無利益衝突之可言。因之在此期中，日美二國終能維持友好之關係。

日俄戰後，日本在華之政策大變。戰前，日本之目的在聯絡英美二國以抵抗俄國，故以保全中國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相號召。戰後，日本已代替俄國侵入東三省南部。戰後日人之種種設施，在在證實日人對華之眞實政策非爲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日美二國在華之政策既各趨極端，利害之衝突自所難免。日俄戰後，日美二國間之關係轉成惡化之原因，此其一。

適當此時，美國西部發生劇烈排斥日僑運動。一九〇四年美國工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集會於舊金山，請求美國國會將華人移民律施用於日人與韓人。翌年，舊金山各報對於日僑大肆攻擊。同年，排斥日韓移民會成立。一九〇六年舊金山教育局嚴禁日美孩童同校。凡此種種均足以促成日美二國間相互之惡感。(註二)日俄戰後，日美二國間之關係轉成惡化之原因，此其二。

有此二因，日美二國間之關係，自一九〇五年後，乃日益惡劣。日本移民問題，於美日二國，初無甚大之利害衝突存乎其間。初至美國之日人爲風浪飄流之水手。一八六六年後，始漸有少數日人移殖美國。一九〇〇年留美日僑總數爲二萬四千三百二十六人。即至一九一〇年留美日僑之總數亦只七萬二千一百五十七人。(註三)至所謂日美孩童同校問題，則與舊金山當日日本入校孩童之總數，僅有九十三人。(註四)觀此，則日本移民問題與日美孩童同校問題，似均不足以引起日美二國間之嚴重衝突。惟國與國間之關係，初固無異於人與人間之關係。其間之衝突，非必盡基於甚深之利害關係。惡劣之感情，一旦觸機暴發，亦足以引起嚴重之衝突。矧日美二國在中國之利益與政策本不相謀。

中日戰後，日原有在亞洲大陸謀一根據地之心，故要求我割讓遼東。以俄法德三國之干涉，終於歸還。日政府知單獨不足以抗俄法德三國，遂決計採取保全中國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政策，以期獲得英美之同情。故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四年，中國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數見於日政府之宣言中。果也，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此十年中，日俄衝突時，英美多袒日。日俄戰後，日人之種種設施，在在使外人疑日人對華之眞實政策非爲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玻次瑪斯條約之規定，不歸遼

東半島於中國，而歸於日。日俄戰爭中，日方所築之軍用輕便鐵路，戰後日政府不遵前約，而據該路爲己有。處處均足以暴露日人在華之野心。英既因在歐洲反德之政策而遷就日本。（註五）俄復以時勢所趨，而定採取與日合作之策。（註六）美國既無所束縛，加以美人在華之商業漸臻隆盛，遂在華採積極之反日政策。一九〇七年美陸長塔虎脫（Taft是時爲陸軍總長，後爲美總統）遊歷至華，在滬對美國商會演說，明白表示，美政府必將保護美人在華之商業，決不能聽任何國破壞中國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其真意在指日本，殆無疑義。一九〇九年美國務卿挪克斯（Knox）建議東三省鐵道國際共管。嗣以日俄之反對，復未得英政府之援助，致未能見諸實行。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起，日人陰圖破壞中國統一，而美人阻止。一九一七年美政府勸華加入對德作戰，日人欲阻止而未能。以及一九一九年和會中之山東問題。在在均足以證明日美二國在華之衝突。

自日俄戰後，日方即已決定對華採取侵略政策。同時務期消滅此政策之一切阻力。一九〇七年前，此政策之阻力爲英俄二國。一九〇七年後，此政策之阻力，主要者爲美國。美國自華盛頓以降，向持不捲入歐洲政治漩渦之主張，復爲美洲惟一之强國，自與英國異，無因與第三國爲敵而在華遷就日人之必須。同時美國在華所持之政策，爲保全中國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與日人之侵略政策，大相逕庭。自亦不能如戰前之俄國與日合作。日美二國在華因利益之不同，政策之懸殊，既不克合作，復未能遷就。加以日本移民與日美孩童同校諸問題，自一九〇七年後，日美戰爭之傳說，於世界報紙中已屢見不鮮。而日美戰爭之終未成爲事實者，亦自有故。

日本自維新以來，一戰敗華，再戰敗俄。雖云爲日本軍閥之武力政策有以致之。然平情論之，亦未始非爲當日時勢所逼而不得不然者。日本以朝鮮爲屏藩，自古已然。維新以來，日本之政治家，咸以欲固日本之基礎，他國之勢力，不能聽其伸入朝鮮。甲午之戰，即日本此種政策之表現。不謂中國敗後，强俄繼我而起。日政府知俄方爲勁敵，殊不欲冒然與戰，以求一逞。故極思以和平之方法解決日俄間之爭執。是以提出以朝鮮爲日本勢力範圍，東三省爲俄國勢力範圍之條件，希冀和平解決。俄庭之不肯退出朝鮮，實爲日俄戰爭之主因。（註七）日本既不能放棄朝鮮，自不能不爲孤注一擲之舉。蓋日本之立國，能勝而不能敗。故非有十分把握，或特殊緣由，決不敢輕於一戰。日本現雖位列强國，雄長東亞，其能勝不能敗之情形，殊無異於曩昔。自一九〇七年後，日本之仇視美國，殆無疑義。但一國之大政方針及外交政策，非感情之所能左右，當以利害爲前提。日政府爲國忠謀，決不肯以感情左右其政策，以國家之前途，人民之幸福爲孤注。

美國在華之政策與日本衝突，亦殆無疑義。然美國在華爲純粹經濟與商業上之野心。苟美人之貿易與經濟利益不蒙甚大損失，而必謂美人將爲中國之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而犧牲無量數之金錢與熱血，恐亦有背於吾人之常識。換言之，美人決不能聽其在華之貿易蒙甚大之損失，其在華之血本，美政府亦必

竭全力保護。但若謂美人將純粹爲華人之利益與正義而犧牲其國人之熱血，作者敢謂爲必無之事。在美政府之公文與議會之辯論中，美國之政治家亦常明言。

日本既不肯作孤注一擲，輕於一試，美國復不願爲他人作無謂之犧牲。日美戰爭之終未成爲事實者，蓋即以此。故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一年，三次戰爭之傳說，終未成爲事實。自一九〇五年後，日美兩國間之感情日趨惡化。當是時，英日之第二次同盟條約尚在有效期中（英日第二次同盟條約成於一九〇五年。原定十年爲期）。美人知日本未敢與美國單獨作戰，但深恐日本將利用其與英國之同盟，聯合對抗美國。日政府爲避免美人之疑忌，而引起日美爭端，遂於一九一一年決定修改英日第二次同盟條約，使該約之效力不能實用於日美間之戰爭。於是日美戰爭之空氣爲之鬆縮。一九一七年美國擬對德作戰，以日美間之空氣惡劣，恐日人乘其後方，遂與日人訂立蘭辛石井協定，承認日本在華因地理上之關係，有特殊之利益。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因山東問題，日美戰爭之空氣又復緊張。適當大戰之後，美總統哈定召集海軍縮減會議。以遠東問題爲戰後世界政治之焦點，遂藉海軍會議縮減之機會，同時討論遠東問題。是爲舉世所知之華盛頓會議。一方限制各海軍國之主力艦隊，一方取消英日間之第三次同盟，而爲英美日法四國協定。同時九國共同發表尊重中國主權之宣言。於是曾前甚囂塵上之日美戰爭，不復能肆其惡燄。

觀上述之事實，當知美國雖不肯純粹爲正義與中國利益而開罪日本，但亦決不肯犧牲其在華貿易之血本及商場。日本則雖欲去其侵略中國之阻力之美國，但亦決不肯輕於一擲，以國家之幸運爲孤注。日本如無特殊緣由（如日俄戰前，日本之被逼過甚）或充分把握，日本決不肯輕開日美戰端。日俄之役，日本實以不能放棄日本屏藩之朝鮮，被迫過甚，遂出於以武力解決之下策，以求一逞。同時日本蓋亦已有相當之把握。日俄戰後，朝鮮已於一九一〇年正式入於日本帝國之版圖。然戰後之日本，固早已移其目標於我國之東三省，視南滿不啻爲日人之版圖。日人今日之視南滿，與昔日日人之視朝鮮，正無稍異。加以日俄戰後迄今，日人在南滿之經營與投資，日人固早已視該地爲日人之外府。吾人處今日敢斷言日人決不肯輕易放棄其在南滿之勢力，而不一試其武力。美國如欲迫日人退出東三省，則日政府必將不顧一切，訴之武力。雖以全國之命運爲孤注，亦非所計。但美政府之政策已如上述。其在華之目標純粹爲商業上之利益，非必願犧牲一切，以保全中國領土之安全。是日本苟不實行其在華之閉關政策，與美人貿易上以莫大之打擊，美政府決不肯故爲已甚，且美政府固深知欲驅日人於東三省之外，非訴諸武力不爲功。此固非美政府之所願爲者也。證諸過去之事實，當知此言之非虛。是以一九〇九年美政府雖曾提出東三省鐵路國際共管之議，終以日俄二國之反對，而不堅持

非僅此也，日美兩國間之戰爭，非僅爲兩國政府之所不願爲，抑亦現時事實之所不許。美國如欲對日作戰採取攻勢，其困難之點有三：（一）日美二國間之距離太遠。自馬尼拉（菲律

濱之首都。菲律濱為美國領土中距日最近者。）至日本或朝鮮之需要城市或海港，其距離超過二千英里以上。自舊金山（美國本部之土地距遠東最近者）至馬尼拉為美國運輸最弱之路線。（二）美國之海軍分散於大西洋與太平洋二處。由大西洋至太平洋之距離超過五千英里以上。（三）美國海軍之人員非全為富有訓練之水手或戰士。加以美國對日作戰如採取攻勢，以英軍之征服波耳（Boers）為例（英國與波耳戰時，波耳之軍隊僅七萬五千人，英國以八十九萬之軍隊，僅乃克之。），則美國動員之總數當在五千萬人以上（日本對美作戰，如取守勢，當有五百萬兵卒可用）。以歐戰時美國對德作戰之用費為例（美國對德作戰之戰費總數為二百四十萬萬金元），則美國對日作戰如取攻勢，每年之軍費至少當在一百萬萬金元以上。其他因戰爭而損失之商務尚未計入。況日美二國間最終之勝敗，當非數月或一年之期中所可解決。戰爭如延長至三年以上，則美國需用戰費之總數當超過四五百萬萬以上。即謂美國對日作戰取攻勢時，美國應採長期封鎖日本政策，則美國在日本附近亦必須有適當之海軍根據地。此適當之根據地自當為馬尼拉。但馬尼拉之氣候及太平洋西部之巨颶均極不適於美國健兒久住，且亦不適於美國軍艦之動作。

自日本方面言之，日本如欲對美作戰採取攻勢，其困難之點亦甚多。華盛頓會議後，美日二國海軍主要艦之比例為五比三。倫敦會議後，此比例並無甚大修改。日本以三比五之兵力，而欲取攻勢，侵入美國西部，當為不可能之事。日本對美作戰，日本之能以武力自美奪得者，厥為菲律濱羣島。此點美人亦自承認。但日本如果以武力佔據菲律濱羣島，英日間如無諒解，則英國將不肯坐視菲律濱入於日人之手。菲律濱如入於日人之手，則英之香港將失其遠東海軍根據地之價值，英屬澳大利亞亦必將受日本之威脅，中國之海岸將完全為日本艦隊所包圍，英人在中國之市場亦必將因之失去。英國如加入，助美國對日作戰，則以十比三之軍力威壓日本，日本必無倖免（註八）。

觀乎上述，日美二國間雖有種種衝突，但在現時之情狀下，日美二國間之戰爭，非僅兩國政府所不願為，實亦為事實上之所不許。

（三）

美國自獨立至今，其與他國間之衝突，以與英國為最。（註九）美國獨立戰爭後，一八一二年，復有第二次英美戰爭。戰後之和議條約，於兩國間爭執之懸案，未嘗絲毫解決。美國南北戰爭時，美政府認英國有袒護南方之嫌疑，故英美間之感情甚為惡劣。及美西（西班牙）戰爭時（一八九八年），歐洲各國幾一致表同情於西班牙，獨英人表同情於美。自此以後，英美間之感情始漸良好。然英美間久懸之爭執，固多猶未解決（例如海上搜查權問題等）。戰後之美國，一躍而代戰前之德意志，與英國爭衡海上，復侵入英人之商場。英美間之衝突至是復開一新生面。

英國經過工商業革命之期，在全球為最早。職是之故，英國之工商業自十九世紀以來，甲於全球。英倫三島之生產不足

以供其人民之取給，此爲盡人皆知之事實。是以英國必須維持其海外之商場，則英國不得不保衛英倫三島與海外市場交通之路線。欲保衛英倫三島與海外市場交通之路線，則英國必須握有海上之霸權。是以海外之市場與海上之霸權非僅爲英帝國之基礎，即英倫三島之命運，亦繫於此。故凡足以危害英國海外之市場與海上之霸權之國家，英政府必竭其全力以撲滅之，戰前之德意志即其明例，德意志既敗，美利堅代之而興。美利堅之爲害於英人海外之市場與海上之霸權，且較戰前之德意志爲尤甚。

美國以財力充足之故，於大戰後海軍競爭期中，駸駸有駕英國而上之勢。華盛頓會議時，英政府知己國之財力不足以與美抗衡，不得已，乃同意於英美海軍主要艦力之平等。倫敦會議之結果，英美兩國之海軍主要艦力仍保持此種狀況。但英國之所以同意於此種平等原則者，非必由於心悅誠服，實以迫不獲已。蓋戰後之英國，迄至現時，決無力與美國以兵戎相見。然關於輔助艦及巡洋艦等等，英美之意見固尙未盡同。

英美兩國間海軍競爭之衝突已如此；兩國間商業競爭之衝突，且較此爲尤甚。自一九一三年(歐戰前一年)至一九二八年，此十數年中，英國出口物價（依一九一三年之物價計算）之總數減少百分之五，而美國出口物價（依一九一三年之物價計算）之總數增加百分之四十八。戰後迄今，在全球之重要市場中，英美商業競爭之結果，處處證明美國已漸起而代英國掌握世界商業之牛耳。歐戰開始之年（一九一四年），英美二國之貨物各佔日本入口貨價總數百分之十六點八。至一九二七年，英國之貨物只佔日本入口貨價總數百分之七，而美國之貨物已佔日本入口貨價總數百分之三十點九。戰前(一九一三年)，英國之貨物佔中國入口貨價總數百分之十六點五，美國僅佔百分之六。至一九二六年，英國之貨物降至百分之十點二，而美國之貨物已增至百分之十六點四。一九一三年，英國之貨物佔美洲拉丁共和國二十國入口貨價總數百分之二十五，美國佔百分之二十四。至一九二七年，英國之貨物降至百分之十六，美國之貨物增至百分之三十八。戰前英國之貨物佔美國入口貨價總數百分之十六點五。至一九二八年，英國之貨物降至八點五。即在英國各屬地中，美國之商業亦有加無已。例如加拿大一處，美國於一九二八年輸入之物價，亦已超過九萬萬金元以上。（註一〇）

英美二國間之衝突尙不止此。即以掌握世界間之重要原料而論，英美二國間亦有極劇烈之衝突。如煤，如鐵，如油，如橡皮，如毒氣等，均已引起英美二國間嚴重之衝突。（註一一）此外，則如飛機，如無線電等，舉凡足以增長一國之戰鬭力者，英美二國間亦已因之有嚴重之衝突。（註一二）

英美二國間既已有若是多種之衝突，而其衝突性又極其嚴重。歐戰前，英德二國間之衝突尙不如若是之嚴重，英國即已訴諸武力，是英美二國間衝突之解決，或終須訴諸武力。但證諸事實，此種論斷似嫌過早。蓋英美二國間尙有他種關係，使英美間之戰爭一時尙不易實現。戰爭之美國，挾其豐富之金錢

與原料，在軍備與商務上以與他國和平角逐，在在均可制勝，殊無挺而走險出於戰爭之必要。英國握有之金錢與原料遠不及美國之豐富，在軍備與商務上之和平角逐，已漸爲美國追及。但英國如欲單獨對美作戰，其困難之點甚多。戰後之英國，其財政狀況終未恢復。近且受德國經濟困難之影響，而取消金本位。國內失業人數之衆多，縱置不論。即屬地之分立運動，其嚴重性已足以使英政府有後顧之憂，而不敢斷然對美作戰。況英國之屬地中，如加拿大，如澳大利亞，其對美之關係均較對英爲密切。英國如對美作戰，則該屬地等是否將助英攻美，大爲疑問。（註一三）即以加拿大言，縱加拿大於英美作戰時，願助英攻美，英國恐亦無力助加拿大阻止美軍之侵入（加拿大與美國陸地接壤之地凡數千里，英國之海軍無所施其力）。

觀乎上述，英美二國間雖有多種之衝突，而其衝突性又極嚴重，但在現時之情狀下，必謂英美二國間衝突之解決終須訴諸武力，則此種論斷似嫌過早。

（四）

甲午戰後，英政府以日本爲東方方興之國，可聯以抗俄。日方亦欲聯英以抗俄。故英日間之關係日漸密切。英國之租威海衛，日政府助成之。（是時日兵尙未退出威海衛，英政府電告東京以英欲租借該地，詢日政府之意見。日本覆電謂，日本決不反對友好之國占據該地。嗣後日本退出該地時，復與英人以種種便利）庚子聯軍之役，英日復有密切之聯絡。（英請日政府出兵中國，英議會並助日以軍餉），一九〇二年英日之第一次同盟條約成立。英日之國交乃日益鞏固。自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中經二十年，英日同盟賡續凡二次。在此期中，英日二國間之合作極爲明顯。英國曾以英日同盟之關係，犧牲其在華之利益，遷就日本。日本亦曾以英日同盟之關係，助英國保衛其在亞洲之利益，並於歐戰時加入對德作戰。華盛頓會議後，英日同盟雖經取消，但英日二國間友誼之關係未盡斷絕，殊可斷言。自華盛頓會議迄今，英日同盟之復活曾兩次見於全球報紙，即其明證。

英日同盟條約，在其有效期中，爲日本侵略中國之護符與其外交政策之基礎。自甲午戰爭三國干涉之後，日政府之政策即在避去危險之孤立，英日同盟取消後，日本在國際間之地位頗有孤立之危險。是以華盛頓會議時，日本殊無意於取消英日同盟。自一九二二年迄今，日本隨時均願與英國重行締結同盟，當可斷言。但自英國方面言之，則與日本重行締結同盟，雖不無理由（如保衛英國在遠東之利益，及避免日本與英國屬地間之衝突等）然英國昔日之與日本締結同盟者，原爲先後抵抗俄德二國。一九〇五年後，俄已爲日所敗；一九一八年後，德國亦已戰敗。是英國昔日與日本締結同盟之主要理由，現已不復存在。且戰後各方反對英日同盟甚力，尤以英屬加拿大與美國之反對爲最重要。華盛頓會議時，英政府之所以斷然取消英日同盟者，即由於此。自一九二二年迄今，此種情況仍未變更。今日如無特殊變化，而謂英國將與日本復訂同盟，此種臆測，似有背於事實。（註一四）

非僅此也，英日二國之利益並非盡同，其衝突之點甚多。在華之商務，英日間之衝突較英美間之衝突爲尤甚。蓋日本地近中國，其種族，習俗，語言，文學等與中國，均較英國與中國爲接近。故其在華之商務較易發展。加以日政府復屢以種種非法行動促進日人在華之商務(如政治津貼，利用政治勢力等)。並對華具有侵略領土之野心。此種政策與英政府在華之基本政策（尊重中國之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適處相反之地位。一九一三年，英國之貨物佔中國入口貨價總數百分之十六點五，日本即已佔百分之二十點四(包括日本與台灣之貨物)。戰後英國在華之商務銳減，而日本在華之商務激增。至一九二六年，英國之貨物降至百分之十點二，而日本之貨物已增至百分之二十九點四(包括日本與台灣之貨物)。(註一五)且英日間商務之衝突非僅限於中國。戰後日本之商務已漸侵入英國屬地境內（數年前英日間因日本棉貨暢銷印度之故，曾起爭端）。此外，則日本南向移民之結果，已引起澳大利亞等地之恐慌。加拿大與澳大利亞境內之排斥日僑運動，其惡劣之形勢特不減於美國。加以在英日同盟期中，日政府嘗有種種違犯同盟條約之行動(例如武昌起義後日政府對華之態度及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條約)。歐戰期中，日政府且有與德訂立同盟之圖謀（事在一九一六年)。(註一六)

觀乎上述，英日二國間雖曾有二十餘年同盟之友誼，但戰後英國與日本締結同盟之主要原因已不復存在。且戰後各方反對英日訂立同盟甚力，尤以英屬加拿大與美國之反對爲最重要。英國曾以此於華盛頓會議時取消英日同盟。加以英日二國之利益並非盡同，其衝突之點亦甚多。在現時之情狀下，如謂英日二國必將復訂同盟，續修舊好，此種論斷勿乃過早。

（五）

總觀上述，是英美日三國彼此相互間之利益均非盡同。任何二國間均有衝突之可能。但在現時情狀下，任何國對第二國亦無必戰之決心。此種現狀之結果：在英國，則一方遷就美國，一方不欲開罪日本，在日本，則一方敷衍美國，一方聯絡英國；在美國，則遇英日二國中任何國之行動損害美國之利益時，美國雖反對或抗議，但亦不敢採取極端之行動。此種情勢，在三國對於遠東之處置，尤爲明顯。華盛頓會議之結果，即三國此種態度之表現。但現時三國間之此種情勢將繼續維持若干時日，此時殊無從斷言。但作者之敢斷言者，則三國中之二國苟能聯合一致（他種原素暫置不論），則此種局面必將打破。

現時之英國，其經濟實力不足以與美國抗衡，一方復受歐洲大陸各國漸將形成之經濟聯盟之壓迫。英人如不欲其國之威望與實力長此墜落，勢必須於美國與歐洲大陸各國二者之中擇一與之提携。(註一七)英國如定與美國提携，則英美之同盟成。英美之同盟成，則英政府在華之政策必將與美國合作，而無再行遷就日本之必要。英國如定與歐洲大陸各國提携以抗美，則英國必將同時聯絡日本。英國聯絡日本，則英政府在華之政策必將遷就日本。

自美國方面言之，英美如能合作，美政府必將嚴厲執行其

在華之政策。否則，日美合作，亦非不可能之事。日美二國間之衝突已如上述：一爲二國在華之利益與政策之衝突，一爲美國排斥日僑問題。美國排斥日僑問題，於美日二國，均無甚大之利害關係，殊不足以爲美日二國合作之阻礙。關係美日二國利害，而足以阻碍二國合作者，厥爲二國在華之利益與政策。第日美二國在華之利益亦並非處於絕對相反之地位。美國富於資本與原料，而日本則地近中國，運輸便利，且有賤價之人工，並熟習中國之情形與華人之心理。苟日本放棄其侵略中國土地之野心，不以非法行爲獨霸中國之市場，則美國當無反對日本之必要。以美國之金錢與原料，與日本合作，則中國之市場將爲日美二國所支配，歐洲各國之商務將被屏斥於中國境外。（註一八）

自日本方面言之，如英國決定與日本合作，則東京政府自願復與英國訂立同盟。不然，則日本或不得不遷就美國之在華門戶開放政策，而與美國提携。

日本現時在華之政策爲侵略中國領土，並以種種非法行爲求得在華經濟與商務上之優越地位。美國現時在華之政策爲擴展美國在華之經濟與商務之利益。英國現時在華之政策同於美國，惟戰後英國之經濟實力已遠不如昔日，較之美國，相差遠甚。中國之門戶開放，於英不若於美之有利，是可斷言。中日戰後，英政府曾以種種原因，不惜放棄其在華之基本政策——尊崇中國之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而採取利益均霑政策。嗣後以與日本同盟之故，復曾相當放棄其在華之利益，以遷就日本。是故英美合作，則二國在華之政策必將爲尊重中國之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英日合作，則英國在華將遷就日本，而日本之政策則爲侵略中國領土，並以非法行爲求得在華經濟與商務上之優越地位；日美合作，則日本在華必將遷就美國，維持中國之門戶開放，而中國之市場將爲日美二國所支配。依據歷史之事實及今日之現狀，作者之推測如是。此種論斷是否正確，自有俟諸異日事實之證明。（完）

註一　參看德富 (Tokutomi)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Tran. by Janagiwara, chs. V, VI.

註二　參看 P. J. Treat,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 XIII.

註三　同上，p. 253.參看J. F. Abbott, Japanese Expansion and American Policies, ch VI, Kawakami,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 ch. XVIII.

註四　見 Tokutomi, p. 74.

註五　詳情見拙着中英國交之過去現在及將來一文（載新北方二卷一期）

註六　詳情見拙着中俄國交之過去現在及將來一文（載天津益世報政治副刊，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及十月八日）。

註七　見 Asakawa, The Russo-Japanese Conflict, pp. 303-304.

註八　參看 W. B. Pitkin, Must We Fight Japan? chs,

14, 15, 16.

註九 詳情見 Dunning,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註一〇 上述詳情參看Denny, America Conquers Britain. pp, 80-124

註一一 詳情見同上，pp. 180 338.

註一二 詳情見同上，pp. 338 403.

註一三 參看同上，pp. 91－124. Weale, an Indiscreet Cronicle from the Pacific.

註一四 詳情參看揣著英日同盟第五章(新月書店出版)。

註一五 見 Denny, p. 82.

註一六 上述詳情參看揣著英日同盟一書。

註一七 參看 Denny, ch. V.

註一八 參看 Abbott, chs. IX,X,

國軍奮勇日軍慘敗

記者

日軍攻滬，我起而自衛，二月十日以前戰況，已詳見本報前期「上海血戰記」內。自十一日至十九日，日軍每日進攻，我軍沉着應戰，日軍不得逞。乃續由國內調來第九師團，由植田謙吉任指揮，對我軍提出無理之最後通牒，經我拒絕後，二十日第二次大戰復起。經我軍奮勇應戰，日軍復大敗。其戰鬪之烈，殺傷之慘，遠在第一次戰以上。植田復向日政府請援。戰爭恐將擴大。

(一)十一日至十九日戰況

日艦砲擊吳淞

十一日閘北方面，有日機擲彈，各防陣截至十二日晨一時，均無接觸。惟吳淞方面有戰事，晨五時，日艦向吳淞開砲八十餘發，在蘊藻浜南進攻，被我擊退，十一時半又駕砲四尊，由軍工路淞滬路工廠後方向吳淞轟擊一小時，我軍持以鎮靜，未還一彈。昨到滬日軍，已有一部增入此線。吳淞各大學均被毀，同濟科學館損失最大。同時並有日機十二架在吳淞擲彈，一機被我高射砲射中，落於海面。晚八時，日軍千餘人，向蘊藻浜附近李家宅我軍防線猛衝，我軍待其進至相當地點，加以闌擊，擊斃五六百，至十二日晨七時，其殘餘始由飛機大砲之援救而逃回日軍區域。

日炸永安紗廠

日機五架往來擲彈，一機同時轟擲兩彈。晨十時半，租界內麥根路永安第三紗廠中兩彈，炸死女工四，男工一，傷十六人，該廠內當時工作者有二千三百二十二人，彈落搖紗間，幸時值午餐，工人多數赴飯堂，未盡遭殃。廠內美兵設有營部，有士兵十九人在，均無恙。美總領事於事發後，即加調查，除已將此事通知日領事外，將由領團嚴重抗議。兩彈中一為硫磺彈，重約百磅，幸未因之起火，廠內毀馬達一，紡機六，損失約三萬元。日人諉稱係懸炸彈掛鈎損壞所致，並非故意投彈。日軍司令野村親至美軍司令部道歉，並願充分賠償物質，及

死傷者損害云。

閘北停戰四時

十一日午一時半，英總領事偕萬國義勇隊少校沃爲好西歐士到市府訪吳鐵城，轉通知我軍事當局，十二日晨八時至十二時，寶山寶興虬江各路一帶，兩軍停戰四小時，救護團體至戰區，救護該區內災民。共計救出難民五六千人。十二日晨十一時，英美總領事訪問野村，要求延長停戰時間，至午後七時止，日軍加以阻絕。在停戰時間內，有日便衣隊百餘，扮華難民，暗藏軍器，由黃浦碼頭出發，在公平路租卡車七輛，至北四川路口，三五八爲一隊，分向江灣閘北衝出，向我江灣防軍攻擊，幸江灣未劃入停戰區域，當將擊退。

停戰時期過後，下午一時許，日飛機五架，又在閘北太陽廟等處投彈。我軍用高射砲擊退。下午四時日兵用砲轟，平均每五分鐘一砲，入晚尤密。我軍亦予還擊，彈多落於日兵前哨線，日兵損傷甚衆。晚九時後，日兵乘機偷襲，又發生激戰，接觸地點，在天通庵路虬江路等處。同時雙方均用大砲掩護進攻，機關槍掃射，此起彼接，迫擊砲手溜彈密發，鋼砲亦頻頻施射，激戰之烈，爲發生戰事後之第三次。

吳淞方面，十二日晨起，日軍向我開砲轟擊，共發三十餘彈，多未命中。砲台灣日艦，開至張華浜口，向我開砲多發，經我軍擊退。蘊藻浜亦有日軍七八百人，由大砲飛機掩護來犯，亦敗退。

蘊藻浜之血戰

十三日，日軍三次架搭浮橋竹筏，希圖偷渡蘊藻浜，第一次在十二日晨四時半許，日兵二百餘名，在黑橋東偷渡，被我防軍覺察擊退。第二次在七時許，日軍三四百名，在南草菴前偷渡，並發烟幕彈，白烟迷漫，我軍用機關槍數架掃射，至白烟消散，已無敵蹤。第三次在上午十時許，時方雪花紛飛，日軍一千餘人，仍藉煙幕彈掩護，被偷渡蘊藻浜，在北岸曹家橋登陸。我軍奮勇應戰，急調後方援軍，全部參加作戰，取大包圍形勢，日軍突圍十餘次，均不得逞，日軍復在隔河以重砲轟擊援助，下午四時後，日軍死亡枕藉，至九時四十分，始全部解決，無一生還。

閘北十三日晨八時許，日兵千餘名，利用飛機大砲掩護，向虬江路等處總攻，我軍在雪中抵禦，雙方各用砲槍掃射，自晨八時至晚九時，未曾間斷。我軍砲彈擊中橫濱橋日軍第二司令部，晚九時後，砲聲始息。日機六架，在閘北眞茹各處投彈，租界內亦落下砲彈多枚。

曹家橋又大戰

十三日日軍在曹家橋大敗後，猶不甘心，復於十三日夜半一時，派大隊至曹家橋，希圖在重砲掩護下，偷渡蘊藻浜，我軍渡河應戰。雙方交戰，至晨十時許，日軍潰敗，同時，日軍用大砲轟擊，飛機六架擲彈，我軍未還擊，九時後，砲聲停止。

閘北方面，終日有劇戰，天通庵路，尤爲激烈，晨五時起

，兩軍隔河為戰，激戰至九時，日軍敗退。其後又來，戰至十二時，日軍仍敗去。虬江路方面，亦有戰事。

日九師團來滬

據上海十四日路透電云，新由日本開到上海援軍第九師團約共一萬二千人，該師團司令植田謙吉接見路透社記者，宣稱該軍將不積極進攻，盼調解結果，中國軍隊退出上海，以保租界安全云。

上海十四日新聯電云，十三日夜到滬之日本陸軍，駐於停泊各碼頭之船中，十四日晨七時開始登陸，八時完了，軍需品及軍馬等亦陸續搬上陸地。登陸之部隊集合於碼頭之廣場，組成隊伍開往各處駐紮。日陸軍開到後，於午前十一時半起，將大砲向前線開始輸送，午後二時，於司令部召集參謀將校開作戰會議。

外部致英美牒

十四日外部照會美英兩使，詞意相同。茲錄致美使照會全文如次，『為照會事，關於上海公共租界方面聽任日本利用該租界為軍事根據地事，業經本部於一月卅一日•二月五日及六日照會制止，並聲明租界因此發生事故，中國方面不負責任。二月十日准覆稱，本國政府已訓令駐東京大使，促請日政府令行上海日本軍事長官，不再利用公共租界為根據地攻擊中國管轄區域，並謂來照內容，係本國政府及關係國政府之所共同關心而繼續考慮者，本公使敢為保證等因。乃據報告，日軍一萬數千名，於十四日晨在公共租界內各碼頭上岸，另有大批日軍於十五日可到，是證日本政府蔑視貴國政府之忠告，而公共租界方面，仍以該租界庇護日軍任其以租界為根據地攻擊中國軍隊，中國政府茲特再鄭重聲明，如因上海日軍繼續攻擊中國管轄區域，中國軍隊實行正當防衛，致租界內發生生命財產之損失時，中國政府不負任何責任。除照會英國公使外，相應提出嚴重抗議，照請貴公使即本貴國政府關心此事之旨趣，查照上述本部迭次去照從速嚴予制止日軍以該租界為根據地，攻擊中國軍隊，並禁止日軍在該租界碼頭上岸，免滋糾紛，並盼見覆為荷，須至照會者。』

滬市府復法牒

連日日機通過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以達市區各處擲彈轟炸，我軍為自衛加以射擊，曾有砲彈落入法租界，法總領事柯克林昨向市政府提出抗議。市府答覆如下『逕啓者，頃准貴總領事二月十三日函，以連日本國軍隊射擊日本飛機，以致砲彈頻落於法租界境內，請即力促本國軍事當局立即停止此種舉動等因，准此，查日本飛機連日通過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以達市區各處，任意擲彈轟擊，置全市中外人民生命財產於不顧，諒為貴領事所洞悉。本國軍隊，處此情形之下，自不能不行自衛之舉動。故本市長以為貴總領事之抗議，應向日本當局提出。關於本市各處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本市長亦彌深關切，自當體諒來函意見，轉達本國軍事當局斟酌辦理。惟如日本飛機仍繼續向我國軍隊攻擊，則其所發生之一切結果，應由日方負責，此本市長之所當鄭重聲明者也，相應函覆查照云云。』

各戰線無劇戰

日援軍第九師團，十五日晨始到齊，對進攻計畫，尙未佈置就緒，故十五日無劇戰，僅各線有小衝突而已。英美法三公使，奔走和平，極爲努力，但因日軍無謀和誠意，仍不生結果。侯家橋之敵，至十四晚被我擊退，十五日未來。江灣方面，十五晨起有戰事，自遠及近，終日砲擊相續，沿軍工路一帶，日軍向江灣展佈。天通庵方面，日軍十五日用大砲猛轟，致該地午後有三處起火，晚六時轟擊愈甚，至十時始停。十五下午一時，蘊藻浜西紀家橋一帶，有日軍又欲偷渡，經我軍截擊。日機六架往眞茹，經軍隊開砲後飛去。晨六時，日艦復向吳淞砲擊兩小時，並有日機投彈，致兩處起火，一起在海濱旅館，步兵仍不活動。

日人擾亂租界

十五日午前，植田訪法•美•英軍司令，隨從參副及衛兵等滿載十五汽車，車上均架機槍。午後有日兵乘汽車過南京路，無故向冠止帽店開手槍，彈穿玻璃，捕房派探查看即去。美副領事十日偕一美婦至虹口訪查避難時失蹤之美童，均被日浪人侮辱，美總領事抗議，迄未得覆，連日被日人虐待之中外人仍多，雖素持放任態度之西報，亦不復避免此項紀載。又有日浪人一，懷硝酸兩瓶，在公共租界中經過麵食攤，即出瓶圖害，致爲聚衆所毆，旋巡捕到，拘獲，盤詰概答「不知道」。

租界中立解釋

十五日，工部局總裁發表一文，說明租界中立性質，與保守中立國及永久中立國不同，僅於中國國內各派紛爭時根據自保律，使租界免於受害而已，各國軍隊之登陸，作用不外保護本國僑民生命財產，其相互合作，亦爲根據各國司令事先洽定，俾達共同目的，如此，中立之性質，全屬於防衛的，並無對中國或他國攻擊之用意。此次事前經各國司令之接洽，所定計劃，亦純屬防衛性質。租界北區日僑較多，故劃歸日軍防守，此防區分配，工部局不負責任，日軍與他國軍同，祗有防衛，若其行動超出原定防衛計畫以外，租界當局及各國司令均不能爲之負責，工部局無權干涉各國軍隊，軍隊亦祗對該國政府負責云。

日軍布置總攻

十六日英美法三使調解滬事甚棘手，最大原因爲日方無誠意。當日援軍未到時，日方對三使調解，尙虛與委蛇，謂中國軍如撤退，日軍亦可退回原防，但對中國軍隊撤退之距離，則要求二十英里。及新援軍既到，則僅言要中國軍隊先撤退，日軍之撤回不復提，故三使調解無功。日第九師團到滬後，十六日整日忙於換防，虹口一帶前線日軍防地所駐之陸戰隊，十六晨陸續調赴後方，由抵滬之金澤陸軍第九師團接防。是十一時有全副武裝日軍約五百名，經北四川路底開赴虹口公園西北前綫。集中翔殷路一帶之日軍，以機關槍隊步隊，向江灣前進，雙方前哨相距僅半英里。十六日閘北僅有小接觸，仍各保原防，自十時日飛機翱翔時起，即有猛烈之砲聲，每二分鐘必有一發，但均爲示威性質，且寶山路一帶已無物可炸，故該處未投炸彈。吳淞前線大致平靜，日方雖不時用開花砲轟擊我陣地，並無損傷，駐泊吳淞口外日砲艦五艘，十六晨拂曉向吳淞要

塞司令部南北砲台攻擊，五時半許，停靠淞口之日航空母艦又飛出飛機三架，至砲台灣及寶山縣城一帶迴旋，拋擲炸彈，經我軍用高射砲轟退，日艦約發六十餘砲，日機擲彈二十餘枚，但砲台絕未受損，所燬皆係民房。

汪致吳鐵城電

十六日汪精衛電吳鐵城云，自滬戰發生以來，迭接各民衆團體來電，催派援兵，前赴淞滬。曾經覆以政府對於淞滬駐軍守土盡責，萬無懸其孤軍失援之理，惟時局艱重，擘劃未能宣布，而來電催援者仍絡繹不絕，甚有激宕其辭，抨擊政府者，熱誠雖可念，而常識缺乏至此，則實可憂。試觀寒(十四日)東京路透電稱，自金澤第九師團抵滬後，當局對於報紙登載軍隊行動之禁令業已取消，惟派往上海軍隊之確數，則尚不肯宣布云云。其對於軍事行動嚴密如此，而我叫囂如彼，能不慨然，敬祈將此意轉告各團體及各報館爲荷，汪兆銘銑(十六日)。

芳澤增兵聲明

東京十六日新聯電，芳澤外相與五國大使會見後，以談話形式發表聲明云。本日約請英美法德義五國大使會晤，對於植田師團在上海登陸之日方立場，詳加說明，蓋因植田師團到上海後，加以陸戰隊及陸軍先發隊，實已爲數頗多，其前面之第十九路軍依然繼續對日方威脅。是以此際對於携有各國政府之提議而來之上述五國大使，認爲適當說明日本政府態度之時機，即對於華南方面之情況及中國軍隊之內容等與以說明，亦認爲適當，故對此點詳細說明日方所遺憾者，即第十九路軍將卒之種種宣傳，然事實如何，相信將來當可證明云。

據東京十六日電通社電云，荒木訪問芳澤協議後，僉主在原則上當於必要時，更事增兵。又荒木向人談稱，今後或有再事增兵之必要，亦未可知，故最近二三日間之情勢，頗足注目，必要時，當更增派二師團或三師團云云。

十九軍鳴謝書

十九路軍全體將士十六日鳴謝各界書云。暴日入寇東省，我國隱忍退讓，以謀和平正當之解決，不料敵方以得寸進尺慣技，復大舉入寇淞滬，敝軍守土有責，爲正當之自衛。兩旬以來，敵以雄厚之援軍，挾犀利之巨砲，結果迭遭慘敗，不得一逞，此乃强兵則折，不義自斃，非敝軍所敢貪天功也。邇來迭接各界同胞函電，或予精神上之鼓舞，或予物質上之補助，熱情俠骨，益增感奮，祇以惡敵未平，軍書旁午，無暇一一覆謝，敝軍將士誓以最後一滴之血，灑之黃浦江頭，以副我愛國同胞之期望，堅持此志，以當謝忱，枕戈陳詞，諸希鑒照，十九路軍全體將士敬啓。」

十七日休戰中

十七日，閘北江灣吳淞等處，終日在休戰狀態中。吳淞晨至晚無戰事，江灣方面，晨五時半日軍千名向萬國體育場作拂曉攻擊，以重砲掩護機關槍隊進攻，苦戰半小時，無進展，乃衝鋒肉搏，至七時餘不支，反被包圍，死傷數百，我方獲敵步槍五百餘枝。寶山晨一時到日艦二艘，向城廂開砲十餘發，旋停，損失不重。閘北方面自十六日晚雙方砲轟，至十七晨六

時停止後，未有戰事。以前日機均屬海軍，十七晨到陸軍機十二架，運至楊樹浦登陸，並在該處再築第三飛機場，四周掘壕，架鐵網，該機多數係爆炸機，江灣我軍防線，現在江灣路翔殷路交叉處，十七晨與日軍相去約一里。

三使仍在調停

十七日外息，英美法三使又接各該國訓令調停滬事，藍博森[illegible]森等定再與中日雙方接洽，冀尋得一新途徑。對上海事件擬先行休戰，再討論其他意見，惟日方對各使虛與委蛇，以待新增援軍，及各項武裝，俟完全登岸後，再以武力威脅上海當局，以達其侵略野心。十八日晨中日雙方會談和平辦法，其餘各國公使並未參加，故內容不知，英使對人表示，和平有希望。十八日晨八時敵機六架飛出，逕由楊樹浦飛往江灣路大場一帶，偵察約四十餘分鐘，又轉至閘北來往窺探，在天通庵一帶擲彈，民房中彈起火，延燒甚廣，直至十一時許，猶有三架盤旋未去，嗣經我方以高射砲轟擊始退回。江灣西體育會路，敵軍百餘人，向我跑馬廠陣線以大砲掩護進攻，我軍奮力抗戰，將敵擊退，奪獲步槍十餘支，戰事未幾即停止。下午七時二十五分起，閘北方面又發生戰事。

二次大戰將開

十九日前線安靖，日軍在前線者達一萬三千人。由陸戰隊擔任第二道防線，日軍準備用野砲六十門，開花砲十二門進攻。十八日晚通宵，日兵五六千，武裝開往前綫，砲車絡繹不絕，前後方間之通信隊佈置更嚴密。前進軍隊多數開軍工路及虹鎮方面，江灣方面增加野砲一營，每營四生的半砲九尊。黃浦中各艦，均向淞口集中，楊樹浦現集中日機六十架，浮機用空木桶竹竿等物極多。戰線自公共租界老靶子路蜿蜒至吳淞黃浦江口，長數十里，雙方準備殆已完畢，第二次大戰即將開始。

二、日軍無理通牒我方絕對拒絕

中日最後會商

東京十七日新聯電，十六日午後四時，野村司令官與植田師團長協議之結果，對第十九路軍提出之最後通牒，曾向日政府請求指令，芳澤、荒木、大角三氏對此，經慎重協議後，即於同日深夜，對該最後通牒發出承認之回訓。上海十七日新聯電，村井總領事偕同森屋書記官，十七日午後四時十分赴師團司令部訪問田代參謀，關於最後通牒問題，作最後之磋議，四時四十分辭去。十八日晨日軍司令植田派參謀長田代謁十九路蔡軍長，要求我方軍自動撤退至相當地點，否則將大舉進攻。


致無理最後通牒於我十九路軍之日軍司令植田謙吉

蔡答以我軍在我本國領土內，豈有撤退之理，除非日方自己覺悟，撤退海陸空各軍，和平自可有望，若日軍執迷不悟，我軍爲自衛計，當然令所部迎頭痛擊。是日中日代表在法租界某私宅開會，二週前在英領事館開和平會後，此係中日代表第一次晤面。該會僅有中日兩方，各國公使均不出席。會見吳鐵城市長之日本田代少將•高橋少佐•井村總領事等，看出中國方面有和平解決之意，故本擬提出之最後通牒，暫擱未發。一行遂於午前十時辭出•到某團司令部舉行最後的協議。十八日晚九時，最後通牒，仍送十九路軍矣！

日軍通牒全文

上海日軍司令植田及總領事村井十八日晚以哀的美敦書分致十九路軍蔡廷楷上海市長吳鐵城。原文云，『本職基於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達到任務之熱烈希望，茲對於貴軍通告左開各件。（一）貴軍應即從速中止戰鬪行爲，於二月二十日午前七時以前，將現據之第一線撤退完了，於二月二十日午後五時以前從黃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連結曹家渡鎮周家橋鎮及蒲淞鎮之線起算，黃浦江東岸，由連結爛泥渡及張家樓之線起算，各從租界境界線向北二十基羅米突之地域，包括獅子林砲台在內，撤退完了。且在該地域內撤去砲台及其他之軍事設施•並不新設。（二）日本軍於貴軍開始撤退後，不行射擊轟炸及追擊動作，但用飛機偵察，不在此限。又貴軍撤退後，日本軍僅祇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區域，包括虹口公園之週圍。（三）貴軍第一線撤退完了後，日本軍爲確認其實行起見，派遣有護衛兵之調查員於撤退地域，該項調查員攜帶日本國旗以資認別。（四）貴國對於在撤退區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財產，應完全保護之。此項保護如不完全，日方當採適當之手段。又對便衣隊應一概有效禁止。（五）關於在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區域外國人之保護，容另商議。（六）關於禁止排日運動，一月二十八日吳市長對於村井總領事之約諾，應嚴重實行、關於此項，當另由帝國之外務官憲，對貴國上海行政長官有所交涉。如以上各項不能實行時，日本對貴軍不得已採自由行動，其結果所生一切責任，應由貴軍負之。昭和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大日本帝國司令官植田謙吉，致第十九路軍司令蔡廷楷，日領村井致吳鐵城一份，銜異文同，市府於晚八時四十分收到。』

政府方面，以日軍哀的美敦書內容荒謬，極爲興奮。十八日晚接吳鐵城蔡廷楷報告後，臨時在外部開外交委員會，對日牒研究，討論應付方法，直至十九晨三時方散。十九日晨八時羅文幹復渡江至浦鎮謁汪，沈覲鼎同往，復爲精密之研討。汪十九日晨在浦鎮與各要人會商對滬事方針後，十一時與羅文幹等同過江入城。十九日下午，薩家灣外交官舍開重要會議，各要人各中委均到，對滬事爲精密之討論。並電顏使，令向國聯通告。

蔡廷楷覆植田

二月十九日午後七時十九路軍司令蔡廷楷覆植田函云『逕啓者，頃接貴司令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來函，備悉一切。本

軍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統轄之軍隊，所有一切行動，悉遵國民政府之命令。來函所開各節，業經呈候國民政府核奪辦理，由外交部逕行答覆貴國公使，本軍長未便答覆，此致大日本軍司令植田謙吉，大中華民國十九路軍長蔡廷楷，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午後七時。」

滬市府覆日領

上海市府十九日覆日總領村井函，「逕覆者，昨晚九時接准貴總領事來函，所開各節，業經閱悉。查來函所述上海方面嚴重之形勢，均係貴國軍隊違反公約公法，任意進攻吾國領土，慘殺吾國人民所造成。其一切責任，應由貴國方面負擔一節，迭經函達在案。此次貴總領事，所請轉達本國軍隊，要求實行之各項條款，本市長未便轉達，查來函所指各節，均為足以影響中日兩國一般關係之問題，應由兩國外交代表處理，故本市長業已呈報本國政府核奪，由外交部逕行答覆貴國駐華公使矣。惟應聲明者，貴國軍隊現仍實行挑釁，攻擊轟炸，無所不為，以致本國國民之憤慨，日見增加，在此情形之下，所謂抗日運動，自難消滅。因此而發生之一切責任，貴國自應完全負責，相應函復，即希查照，此致。」

外部發表宣言

同日我外部對日本最後通牒，發表宣言云。『日本在滬軍隊，利用各種戰爭利器，繼續向閘北吳淞地帶轟擊，歷時兩旬之久，致中國無數無辜之人民生命財產，蒙受鉅大之損失，猶以為不足，復於十八日下午八時四十五分，由其植田致送最後通牒於我國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要求中國軍隊於本月二十日下午五時前，自其現在防線向公共租界東西兩方面各完全撤退至二十啓羅米突以外，並要求將撤退區域以內所有之一切砲台及其他軍事設施，均一律永久卸除。同時並由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以同樣通牒送致我國上海市長吳鐵城氏。查日本政府，恒宣言維持中日和平，而在國聯盟約第十條之下，又曾承允尊重並保存國聯各會員國之領土完整政治獨立，最近國聯行政院亦曾致請求書於日本勸告其對於中國採取和緩之行動，乃竟提出如此出人意外之非常的要求，不但對於中國國民予以重大之威脅，且實對於國聯之權威及非戰公約及九國協約等國際協定之尊嚴，予以直接之挑戰。此種要求，實危及中國主權及國格，中國地方當局無論其具有何種避免流血之誠意，要絕對不能接受。日本軍隊憑藉其多數之援兵及最新之武器，殆將重新從事大規模與更橫暴之攻擊，彼對於一切和平呼籲，均充耳不聞，唯一決心，即在作戰。中國在滬駐軍，為保衛中國土地計，迫不得已，亦惟有從事自衛，奮鬬到底而已！』

向日嚴重抗議

十八日，日本植田司令村井總領事，向我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及上海市長吳鐵城，分別提出無理照會後，外部即於十九日晚照會日使重光，嚴重抗議，略稱。『據上海蔡軍長廷楷電稱，十八日下午八時四十五分，接到日軍司令植田謙吉來文，請中國軍隊，從速中止戰鬬行為，於二十日午前七時以前，將現所據第一線撤退完了，並於是日午後五時以前，從貢

浦江東西岸指定地面，各離租界線二十基羅米突之地域內撤退完了，又在撤退區域內之砲台，及其他軍事設施，亦予撤去，並不新設之，並開列其他條欵要求實行，否則將採自由行動等語。又據吳市長鐵城電稱，駐滬日本領事村井倉松亦同樣公函致該市長。查自上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隊在瀋陽無端開釁以來，節節以武力進逼，侵占東北各地，迨本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隊又突然向上海閘北地方進攻，二旬之間，日本大隊陸海空軍，在閘北吳淞各地肆意攻擊，中國駐軍為自衛計，不得不加以抵抗。乃在滬之貴軍司令及總領事，竟復分向蔡軍長及吳市長提出種種不可能之要求，實屬無理已極。倘日本軍隊再行進攻，中國軍隊仍必竭力抵抗，所有因此發生之一切結果，應由貴國政府負其全責。相應提出嚴重抗議，照會貴公使，即希查照為荷。』

汪精衛電全國

行政院長汪精衛廿日通電各省市政府，各軍隊長官，各民衆團體，首述日方最後通牒內容及我方覆文，略謂『日本違約，向我進攻漠視各友邦苦心調停之好意，不能不認為日本軍隊對於停止戰爭恢復和平一節，毫無誠意。況自日本軍隊在滬開釁以後，日本藉口保護日僑，除陸戰隊五千人外，復增調陸軍三師團，並有繼續增兵之訊，此外在滬有大小軍艦四十餘艘，航空母艦三艘，飛機一百餘架，野戰砲重砲及其他軍械不計其數，攻擊轟炸，無日或已。於是所謂保商之結果，乃將閘北及吳淞地方盡成灰燼，吾國教育文化機關醫院等，橫遭擊毀，吾國無辜良民，及水災避難人民及婦孺等，遭殺戮者，數千餘人，而其他避難人民之流離失所，何啻數萬。吾國方面始終努力于和平之進行，自最近英美法三國公使來滬居間斡旋，吾國復以誠意接受，原冀根據雙方同時撤兵之原則，實行停戰，使各友邦公使調停之好意，不致終成泡影。乃日本方面始終缺乏誠意，不但不能諒解吾國與各國斡旋和平之意旨，並對吾國提出不合理之要求，以使上海形勢益趨嚴重，此則吾國政府所深抱遺憾者。昨日日本來文內所稱之戰鬥行為一節，本國軍隊始終抱定自衛宗旨，倘使日本方面確能表示停止攻擊之誠意，吾國軍隊決不還擊，惟所指撤兵區域，均係吾國管轄領土，吾國駐軍毫無撤退之理由。其撤兵區域以外日本人生命財產，須由中國方面完全保護一層，中國方面對於外僑，無論在中國何地，向來加以保護，自不待言。至謂上項保護，如有未完全情形，日本方面得執行適當之手段云云，似欲俟我軍撤退以後，再行藉端尋釁，中國政府尤難承認。再所稱禁止排日運動一節，當此日本軍隊在中國境內多方撥挑尋釁之際，本國人民憤慨，是必日增，假使日本不將其軍隊速自中國境內撤去，一面誠意表示尊重中國主權領土及行政之完整，則中國人民之所謂排日運動，恐亦無能使之消滅。總之，日本軍隊此次藉口保護上海租界，而將租界地方作為侵略吾國管轄領土之根據地，惟因此而華租兩界人民所受之一切損失，自應由日本方面負其全責。基於上述理由，日本來文所述各節，吾國礙難接受。倘日本軍隊再行進攻，我淞滬駐軍惟有遵照政府命令，極力抵抗，其以

此而發生之一切影響，當由日政府負其責任。如日本政府確能命令日本軍隊即日停止一切侵略行動，而爲進一步誠意之表示，則吾國爲貫徹維持和平之初衷，仍有加以善意之考慮也等語。並申述要點如下，(一)關於以上所述日本軍隊之橫暴，與吾國維持和平之苦心正誼，乃中外所共見共聞。(二)日本軍隊如繼續其侵佔行爲，我淞滬駐軍必本其兩旬以來不屈不撓之精神，爲堅決之抵抗。凡我軍民，當知此次軍事抵抗，雖在淞滬一隅，而其影響實遍於全國，國家爲有機體之組織，凡我軍民對於淞滬之示威行動，當知手足護救不能漠視，必須舉國一致下最大之決心，爲長期之奮鬬然後暴力無所得逞，鵜鴿在原，兄弟急難，尚祈垂察爲荷，行政院長汪兆銘印。」



日軍令部長伏見宮

日方自知無理

二十日政府某當局談，此次日本最後通牒，日方要求我軍在我國境內撤退，並撤去撤退地域內砲台及其他軍事設施，是直完全否認我國國家之存在。且既已提出此種極無理之要求，則事實具在，無庸爲諱，且亦無從爲諱。乃我方公布通牒全文，日方在外報及其本國報紙，則將撤去吳淞要塞諸重點隱略，不予完全披露，蓋亦明知其要求之太不合理，故對外不免有所囁嚅，即對其本國國民，亦不免意存欺飾。日人狡詐無信，于此殆尤足爲有力之證明。且也，一方面要求撤去吳淞砲台，復不許其重行建築，一方面又主張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區域，且於中國軍隊撤退之二十啓羅米突之廣大區域內，日本可派遣軍隊前往監視調查，是直使南起閘北北抵吳淞，一律受日本之支配。或謂日本眞正之用意，即欲在吳淞設立日本專界，操縱揚子江全域之商權，而使上海成爲廢物，殆尤不爲無見。此外尤有一點足資吾人注意者，即日本植田與村井此次致最後通牒於我國蔡軍長及吳市長，即僅稱十九路軍司令蔡廷楷及上海市長，而不於其上冠中華民國字樣，在日本之意，殆强謂其對象爲十九路軍與上海市長，意存分化，故特弄此狡獪，此雖小點，要亦足見日人卑劣之一端云。

三、日軍一次總攻失敗

日軍致我最後通牒，應於二十日下午五時滿期，日軍司令官植田，於二十日晨七時，即下令總攻。自吳淞起，沿淞滬路陣線，迄閘北天通庵路一帶先用八英寸口徑砲二尊，六英寸口徑砲三尊，向我江灣開五十餘砲一小時後步兵四千餘人，以大砲飛機掩護，用坦克車衝突分三路攻江灣廟行鎮。一路由張華浜，一路由虹口靶子場，一路由楊樹浦，砲火集中江灣跑馬場，我軍以大砲還擊，且以機槍掃射，並埋伏地雷，炸毀日坦克車二輛，日軍不支後退。十一時許，日軍又復反攻，江灣路至吳淞一帶，均有激戰，在日軍防線後方村落，皆起火。下午

日軍三路進攻

四時，雙方在跑馬場陣地激戰，我軍仍嚴守陣地。晚間，敵軍通宵以砲火猛烈射擊江灣鎮，於暗淡之月光下，三次以大隊衝鋒，我軍於其砲程之內，肉搏作戰，非常猛烈，在江灣鎮萬國體育塲一帶，屢進屢退。

砲台砲轟日艦

二十日晨，日砲兵及步兵，轟炸吳淞鎮，歷二小時，幾被占領，我軍突自後方出現，向敵反攻，立將日軍驅出。日軍即用飛機向該鎮拋擲炸彈，當即失火。同時又以坦克車，向我陣線衝鋒，經我軍以手溜彈擊退。又日軍一隊，向吳淞路進攻，我軍以機關槍掃射，敵兵紛紛後退，戰至正午，日軍未得我寸地。同時，日海陸空軍，猛擊吳淞砲台，日艦七艘同時向砲台發排砲，並以飛機轟炸我軍壕溝，我軍即用機槍步槍及大砲還擊，一砲擊中敵艦，頓時進退失據，已退出戰線。敵軍爲我擊中者甚多，我方則損失極微，雙方互戰三時始息，日軍未得逞。午後又有激戰，日方仍未得手，而我方還擊則更烈，我軍大砲均安藏壕中，白日不輕發砲，至晚則發展威權，極爲得勢。吳淞砲台不特對日艦施威，同時並向日步兵轟擊，敵在蘊藻浜前，未越寸步。

日軍敗出租界

閘北方面，狄思威路日軍，於晨十時左右，以坦克車十餘輛，隨步兵千餘，由虬江路向我陣地進攻，我軍初伏戰壕內不動聲色，俟敵將近，放地雷，炸毀坦克二，餘敵潰退。復用鐵甲車衝鋒，亦被我軍炸毀，敵軍公園靶子路陣線，稍有移動，因我方還砲，擊中陣線所致。敵增援戰至三時，砲聲未止。虬江路日軍第一道防線，被我衝破，日軍向沈家灣潰退。

江灣戰事仍烈

日軍自二十日晨實行總攻擊後，雙方激戰終夜，迄未停止，吳淞方面，敵軍以魚雷艦協助海軍飛機七架合攻，及閘北各路衝鋒，均不得逞。二十一日午前，日軍全力進攻江灣，希圖斷絕我軍聯絡，以冀包圍我吳淞閘北，使我背腹受敵。晨一時許，日軍五百餘，向我孟家址防線猛攻，我軍用騎兵將其包圍。日機二十架紛紛擲彈，圖破壞江灣吳淞眞茹交通要道，江灣大街等處均起火，居民紛紛遷避。晨八時半十時及十一時，日軍三度進攻，其左翼廟行鎮，二十晚曾迫近復旦大學，似擬佔據該處，但被我軍之騎兵包圍，今晨已有半數爲我軍殲滅，敵軍始知我軍昨夜由該處後退者，乃誘敵之計。同時敵軍右翼八字橋騎兵一隊中地雷，敵軍不敢深入。各路戰事，至晚十二時始稍停。

我渡蘊藻破敵

吳淞方面，二十一日晨一時起，敵艦二十餘隻，集全力向我砲台總攻，至下午二時，共開三十餘砲。同時敵飛機十餘架向吳淞鎮擲彈，我軍防線毫無移動，砲位亦無損失，僅毀小橋一座，及民房甚多。晨二時日步兵七百餘，用小船偷渡蘊藻浜，被我擊退，繳械七十餘，四時二百餘再偷渡，被我擊死四十餘，獲械七十餘。我軍突渡過蘊藻浜，向日軍陣地進攻。

閘北我軍追擊

二十一晨七時，我軍在北四川路廣東街三民照像館後面衝出，與敵軍肉搏，希圖包圍其狄思威路之駐軍。老靶子路口之敵軍，同時應戰，雙方槍聲甚密，結果我軍衝出廣東街，老靶子路日軍，被我軍包圍，日軍死亡枕藉。

日機圖擾後方

二十一日晨日機又在大場擲彈，在我後方擾亂，以圖牽制。劉行鎮方面，午後三時，被我軍擊落日機一架，號碼爲三五六，眞茹方面，晨有日機十餘架，盤旋良久，爲我擊退，九時許又來六架，在國際電台附近擲彈五六枚，當場炸裂，其聲甚大，幸落空地，未受損失。南翔方面，晨日機七架，飛往南翔車站投彈，我以高射砲轟擊，日機四散而逃，一機被我擊落，將及地復飛起逃去。

日海相大角

我軍包圍虹口

二十二日晨十一時，閘北方面，日軍由北四川路進攻，我軍用迫擊砲還擊，至正午，日軍敗退。我軍追擊，午二時前鋒由高烱橋南進向虹口作大包圍，已過岳州路達有恒路，北四川路敵已在包圍中，戰區已及租界。晚七時至九時戰尤烈，迫擊砲與機槍聲連續不輟，北河南路以東紅光徹天，有多處起火，租界範圍內亦有起火處。日軍向楊樹浦等處退却待援，植田在廣播報告中。自認爲保全實力而總退却。我進入有恒路之部隊，於日軍却走後，因係巷戰，須防兩旁屋內伏敵襲擊，且爲保全租界中立，故仍退至租界線。戰砲至二十三日晨三時始息。

環攻江灣失敗

二十二日晨一時日軍二千餘人，在江灣體育場附近，向我衝鋒，我軍待其前進，伏兵齊起，取三面包圍形勢，雙方皆以刺刀實行肉搏，我大刀隊數百人，亦參加作戰，殺敵聲震天動地，至六時半，日軍掩護殘軍退出，我軍乘勢用機關槍掃射，日軍死傷千餘人，我方損失甚微。日軍因我江灣正面陣地，極爲鞏固，乃改變策略，二十二日晨三時，乘霧敵二千餘人，攻江灣西北之梅園宅，擬斷江灣廟行間聯絡。八時半與防守該線之我軍接觸，我稍却，敵乃逾廟行而達李家樓，我軍兩營，由僻徑抄擊日軍右側，施猛烈逆襲，至上午一時，敵不支敗退。我乘勝追擊，過廟行，悉復原防，敵斃千餘人，毀敵坦克車二輛。此日江灣一役，日第九師團援軍，幾全部加入前線，仍被我軍擊敗。二十二日上午，吳淞鎮及砲臺灣方面，無甚激戰。蘊藻浜日軍取守勢，上午十時許，我軍約步兵一連，渡過蘊藻浜，向敵右翼壓迫。日軍主力全調赴江灣，故該處日軍勢甚孤，甚恐慌，刻正趕築防禦工程，日艦之水兵一部亦上岸協助防守。

江灣日軍全滅

江灣敵軍第九師團左翼，二十三日午以第九・十兩聯隊，向我陣地進攻，我軍於敵軍進至三百米達外，以大隊衝出，敵軍見我人數較衆，有迫而應戰者，有棄械而逃者，未及一小

時，我已衝至戰壕，當奪取機關槍兩架，斃敵近百人。日軍二十二日在廟行鎮潰敗，有二千餘人不及逃走，被我軍包圍於廟行附近之孟家宅，至二十四日晨，因得後援始潰圍逃走。晚七時許，廟行鎮我軍，推進至孟家宅趙家宅金穆家宅南沈家宅之線，敵死傷約三千餘，大敗而退，在金穆家宅前，日軍支撐待援，我方突起包圍，雙方互以砲轟，二十三日晨六時，日陸海軍又大攻吳淞，激戰至八時許，敗退。

日軍退楊樹浦，閘北方面，日軍屢次敗北，拋棄野砲二門，死傷甚衆，敵軍右翼，全退楊樹浦待援，佈置戰事。二十三日晨四時許，于赫司克爾路後面三一里附近，雙方略有衝突，我軍在該處除以步槍斃敵人三名外，並有一名被擒。我軍已向前推進，日軍防地受華軍砲火猛烈襲擊損失已大，現作日軍司令部之日本小學，受損失最大，虹口陸戰隊復受便衣隊猛擊。

日機炸我機場

二十二日，日機飛往蘇州，我飛機迎戰，日機師小谷擊斃。二十三日晨，日機九架，到蘇州向機場投十二彈，一中場屋，傷偵察機一，餘毀寶帶橋旁民房，未傷人。又晨九時，日機八架至虹橋，投二百五十磅炸彈十枚，兩彈炸裂，輕傷兵士一，壞柄機三，場內建築無大損害，我作戰各機早已遷至他處，場外田內落七彈。十一時，日機六架再來，投十彈，因飛行在二千尺以上，不能命中，均於田內炸裂。

日軍最後掙扎

二十三日夜起雨雪交作，兩軍戰壕，皆爲水充滿，雙方軍隊，頗感困苦，惟已將數日來燃燒民房之火撲滅。二十四日晨一時半，江灣正面日軍有一部前進，戰半小時即敗，詎退走時，忽自觸地雷，炸死先退之百餘名，我軍乘勢衝擊，繳步槍數百支，手提機槍十餘支，小鋼砲七尊。四時至五時，日軍以重砲向我江灣以北陣地，擊百餘砲。八時半，日轟炸機飛我陣地擲彈。同時在江灣跑馬場之日重砲隊，亦開始轟擊，日步兵．鐵甲車．坦克車又向我進攻，午仍有小接觸。

閘北方面，晨八時半，日軍向寶興路開砲，我亦還擊，十時，敵機六架，拋擲炸彈，有二彈落界路新民路口。靶子橋方面，日步兵四五百人向我防線進攻。我軍初對日軍砲擊，置之不理，及日步兵來攻，迫近防線，乃由戰壕中躍出，奮勇衝殺，機槍步槍彈如雨下。日軍恐被我軍包圍，半小時許，完全退去。下午，天通庵路日機擲下二彈，無損傷，被我高射砲擊退。

日僑民將退滬

二十三日，日本駐滬僑民公會會長，與日領事晤商後，發出通知，勸告駐滬日人，悉退出上海歸國，因中國方面砲彈常落虹口一帶，生命頗有危險，日僑全集黃浦碼頭，準備回國。出口日輪，已載日僑千餘人返國。

日本決增援兵

日軍第二次總攻，又遭慘敗，損失程度，且在第一次以上，日第九師團司令部，由復旦大學退至跑馬廳北天樂寺，陸戰隊司令部，亦由虹口日本小學撤退。日軍慘敗之餘無鬥志，植田乃向東京，請增派一師團來滬。據日本電通社二十三日電

云，日陸軍省方面，因駐華日使重光及第三遣外艦隊司令長官野村，電請向滬增兵，於晚八時半，由荒木陸相杉村次官等出席之下，開緊急會議討論後，即決令某某師團出動，此事一俟通過本日閣議，即可着手實行。又日軍部決於向滬增兵時，即設上海派遣軍司令部，俾任全軍之總指揮，因是參謀總長擬於日皇批准斷行增兵後，即作此項奏陳。又電，荒木陸相及大角海相，已在本早閣議中，報告上海事件經過情形，並要求即行向滬增兵，但經各閣僚討論軍事外交上之對策，且由高橋藏相作重要之發言後，直至下午一時，尚無所決定。另據外訊，日本將派前田中內閣陸相陸軍大將白川義則來滬，充上海遣派軍總司令，指揮軍事云。



白川大將

市府又提抗議

市政府二十四日函各領云，日軍利用租界，為攻擊華軍根據，迭經抗議，迄今租界當局，雖有願維持中立之表示，但未聞採任何有效辦法，制止其損壞中立，危害中外人生命財產行為。連日日援軍又在租界當局之優容下，由虹口登陸，甚至日旗艦亦繼續停泊虹口，利用租界掩護，發號施令，以攻我軍民，雖明知各國船舶及其他產業，必因此蒙軍事影響，亦所不卹。我當局對租界內中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本極關懷，惟處此情形之下，不得不重提抗議，嚴重聲明，所有關於租界因不能制止日軍利用租界為攻擊根據所生一切結果，本國政府概不負任何責任。再為安全計，請通飭佈告居住戰區附近或日軍駐在地附近僑民，設法遷避，並轉知各海軍當局，勿將軍艦及其他船舶，停泊於日軍根據地附近。又領團函中日兩方，請取任何可能步驟於危急時間維持各國商業航業。市府答覆，謂維持商航業，與各領同具旨趣，開戰以來，有事實可證，惟日軍以租界為根據，實行侵略，各國在滬商航業已受絕大影響，其責任所在，已經聲明，我對滬商航業，自當繼續維持云。

四、上海血戰中之國聯與英美

日本上海暴行之結果，更引起世界之公憤，而中國軍隊之誓死抵抗，尤引起各國之同情與讚美。國際形勢，頗有利於中國。二月十七日國聯行政院專致日本一警告書。中國根據盟約第十五條提議召集國聯大會，雖日本強烈反對，行政院仍決定於三月三日召集國聯大會特別會議。我國且有提出盟約第十六條之準備。美國政府近日雖無重要表示，暗中自亦有所準備。美國知名之士高唱對日經濟封鎖之議者頗不乏人。長江一帶英國利益最大，英國政府鑑於上海日本暴行之擴大，故羣認外交文書時代業已過去，需要有效行動。暴日現時已與英美成正面衝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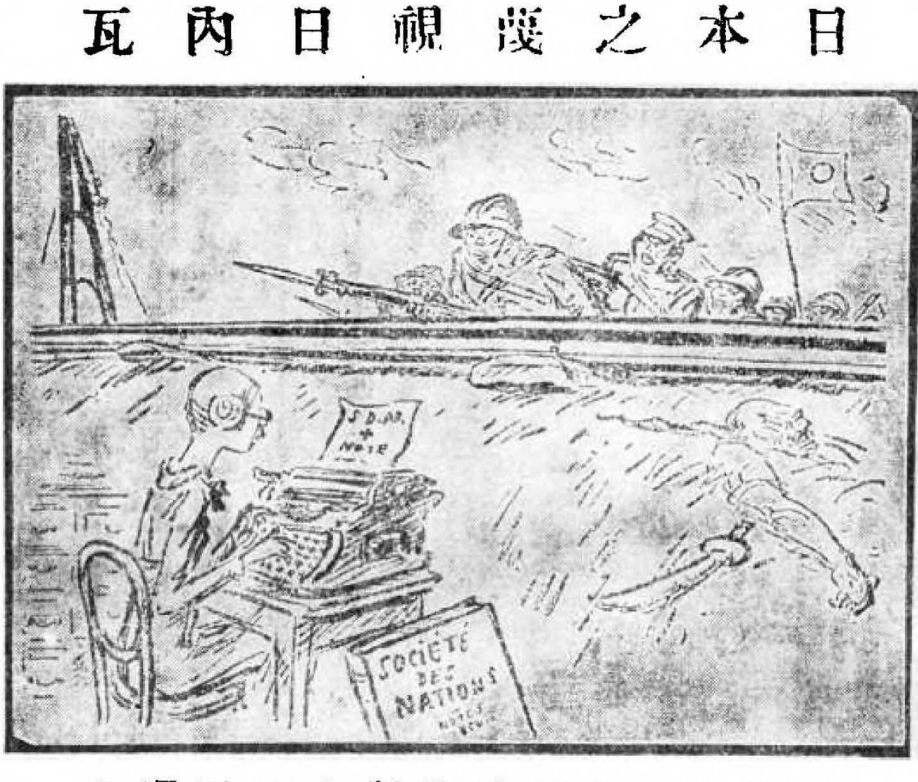
國聯警告日本

十七日我代表顏惠慶電外部報告，國聯行政院定十八日舉行公開會議，討論國聯全體特別大會一切事務。國聯為停止日本侵略起見，決向日本提出請求，以和平方法解決中日糾紛，由英外長西門提議後，經全部會員贊同。十六日下午五時，

十二國代表會議結果，決定將致日本照會立時送出，喚起日本對國聯義務之注意，並請立即停止戰爭。

日內瓦十六日新聯電，行政院十二國代表會議終了後，午後七時彭考主席與德留蒙秘書長，於秘書長室會見日本代表佐藤，席間彭考手交對日抗議書，並希望日本政府深加考慮。佐藤以此項要求，勿寧向中國方面提出，十二國會議不抑制中國，而僅向日本要求之點，絕對不能承認。遂回代表團辦事處，請訓該國政府。

日本之蔑視日內瓦



國聯的警告抗議能制止日軍嗎？

(Le Lire 巴黎)

國聯行政院致日本之請求書，大意係屬警告性質，而非請求性質。略謂「國際間之合作及負責，始能維持國際和平，若用武力則僅使形勢益趨嚴重，全世界均將蒙其不利之影響。該項請求書次即喚起日本對其本身爲國聯會員及行政院常任理事責任之深意，並請日兵對於此次事件應持較和緩之態度。關於上海事件，則稱事變之發生，係在行政院經中日兩政府之同意，派定調查團之後，且上海之發生紛擾，係危及外僑生命財產之安全，於軍縮會議之進行，益爲不利。請求書中並稱日本合法之苦衷，行政院自可予以承認，惟日本迄今尚不能接受根據同盟盟約中規定之和平解決辦法，而中國則已對國聯提議全部接受。根據盟約第十條之規定，國聯會員國亦互相尊重其他會員國之領土完整及行政獨立，故國聯對任何違犯此項規定之行爲，皆不能認爲有效。書中末謂日本應在世界輿論前，用和平之行動，表白其本身之地位，並應證明日本確有令各國信任之價值云云。此項請求書起草時，中日兩國代表並未參加。

顏電外部請訓國聯對日發致强硬照會，中國應否另發聲明。十七日下午外委會復在外部開會討論，邵元冲，羅文幹，陳公博，蔣作賓等均出席。

日本反對國聯

東京十七日電通電，芳澤鑒於在十六日之國聯行政院中，有適用華方所要求之聯盟規約第十五條之勢，特於十六日下午三時，與外務省首腦部協議之結果，決定對策，並向日代表團發出訓電如下。㈠日本堅決反對無論對滿洲事變或上海事件

適用盟約第十五條。至日方於一月二十九日，承認依據第十五條第一項，設置上海事件現地調查委員會，乃屬僅限於第一項之保留的贊成，故若係屬第十五條之實質的適用，則當絕對反對。㈡國聯行政院若承認依據第十五條第九項召集臨時大會，係爲決定適用第十五條，則日代表團當於斯際主張反對，並加以阻止。㈢召集大會後，若有依多數贊成表決之象，則日代表團當以其手續在法律上尚有疑義爲由，而保留其贊否，並更向政府請訓。㈣縱即決定適用第十五條，日政府亦不願提出第二項陳述書。又電，日政府絕對反對就中國事件，適用國聯規約第十五條，若國聯不顧日方反對，必欲適用該條，則日本似將不辭出於退出國聯之舉，其所持理由如左，㈠滿洲事變，自去年十二月十日議決派遣調查委員以來，並無何等變化。㈡上海事變，係出於保護僑民之必要，故決無侵略領土之意，且亦無斷絕國交之虞。㈢英美法義駐外官吏刻正在滬就上海事變，作和平解決之斡旋，故只須華方表示誠意，即不難於解決，是則適用第十五條於此種事態，殊與國聯之本旨相反。㈣日本在一月二十九日之行政院會中，承認依據第十五條第一項，設置現地調查委員會，係屬保留的承認，而非屬全部的承認。

十七日午間日代表向國聯行政院提出質問書。質問理事等不向中國警告，而僅對日本發言，並問理事會所發照會中引用「抵抗」字義究作何解。日代表繼又指陳上海糾紛調解失敗，不能歸罪日本，如中國軍隊拒絕撤退於離上海相當距離，日本當然不能承認設置中立地帶。日代表團由法律之立場，反對中國要求召集國聯會議大會。謂顏惠慶致國聯行政院之函，並未堅決要求召集大會，同時日代表謂日方並未承認引用盟約第十五條解決上海事件。行政院十二會員於討論後，認日方之理由不充足，各會員已請議長與法律專家討論之後對日答覆。

三月三日大會

日內瓦十九日新聯電，十九日行政院日本奮鬪無效，華方要求通過聯盟行政院，大會決定三月三日開會，日本對行政院正面衝突。我政府接日內瓦電，國聯行政院已經通過下列之決議案。中國代表，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九節之規定要求召集國聯全體會，討論中日糾紛事件，行政院已予考慮，現已根據盟條第十五條第九節之規定，將中日糾紛交大會討論。現各國代表因參加軍縮會議，大部已在日內瓦，大會自可於短期內召集。行政院已決定全體大會應在三月三日舉行。關於中日糾紛之報告，現已有搜集之方法，惟仍應請爭持之雙方審慎的根據第十五條第二節之規定，將雙方之理由及一切相關事件隨時報告秘書長，俾交大會參考。此項決議案雖已通過，但在大會前行政院仍有根據盟約進行保障和平工作之責任，不受決議案之任何影響。

斯日主席保羅彭考與日本代表嚴重照會，請即電東京日政府，於上海哀的美敦書限期滿後，暫緩軍事行動，倫效達雷英國航空大臣，對於向日本提出照會，表示贊同，宣稱英政府與國聯一致努力，設法免除重大糾紛。

日本答覆國聯

國聯行政院十二國代表，十六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勸告，日本政府遲遲未復，二十三日始發出答文，該回答文二十三日晚送到日本代表團，當即提出國聯秘書廳。電通社東京二十四日電，芳澤二十三日致國聯行政院主席之覆文，要旨如下。『貴要請文，殊有向不必要方面送致之嫌。蓋刻下武力抗爭中止之途，實在華方指導者之手中，而日方則係不欲交戰且復忌避此事者也。又我方殊以國聯創用其屬於部分的個性之委員會討議，以代替理事會全體之討議爲憾，且此種創例，亦與盟約精神及其文義相反，而碍難予以承認者，故特另向十二國理事致一聲明書，希即由閣下轉達爲荷。(一)在十二國理事之對日要請中，寓有日本若事隱忍則上海方面危機即可消弭之意，但此殊爲日政府所難諒解，蓋其從事攻擊者爲華方，故此種要請，以向華方行之爲有效也。(二)在十二理事國要請文中，如能主張在上海附近設置安全地帶，而間隔離中日兩軍，或作保障提議與其他積極的提議，則自不難諒解。至若希望日軍撤退，則無異於將公共租界委諸華軍占領。(三)在該項要請文中，謂華方始終希望和平解決紛爭，而日方則不然一節，亦屬不當之點，故其對華方之攻擊措置，以其有和平的聲明而稱許之，其對日方之防禦措置，以其屬於戰鬬的而排斥之，殊屬毫無理由之舉。(四)此次之要請，係引用盟約第十二條，但日本所採措置，乃屬於防衛的，故未與該案之規定相抵觸，關於此點，實與五年前各國派兵赴滬防衛情形相類似也。(五)該項要請文中，謂不能承認違反盟約第十條之行爲一節，日政府殊不明其意之所在，蓋日政府實無領土的與政治的意圖也。(六)日政府雖願遵守九國公約所負義務，但對於加入條約簽字國以外國家及未盡含有條約簽字國而事討論其規定之舉，則認爲欠妥。(七)日政府認爲中國尚未成爲聯盟規定中所謂有組織的國家，蓋各地權力僅能行使於各地，而不得逾越本地域，故此種不正規之事態，實爲適用聯盟規約於中國問題時所應加以考慮者也。(八)最後當一言者，日本國民之厭惡戰禍，殊不亞於他國，故今後若能依十二理事國之努力，而使華方持和平態度，自屬日本國民所極樂聞也。』

英國極端焦慮

日軍攻擊錦州時，美國態度非常積極。日軍攻擊上海，英國反較美國積極，倫敦十八日法國無線電云，遠東時局日益嚴重，英方憂慮之情，亦益露于言色。下議院中十八日有多數議員，向西門爵士質問中日糾紛最近之發展形勢。又有某議員問云，英·法·美·義·德五國，豈不能協同向日本提出一强硬抗議書，如日方置之不理，則繼之以外交與商務的絕交。西門氏答稱，該項問題已交國聯解決，英政府對于時局之嚴重，及其本身之責任，極爲關心，故已決定在日內瓦與國聯及美國秘切合作。

南京外人方面接倫敦十九日電，中日糾紛調解談判之中心，現已移至倫敦。英內閣現積極設法進行調解雙方之意見，同時顧及雙方之體面及保障上海各國人士之安全。現英內閣全體

閣員已集中倫敦，若談判再決裂，則英政府將採重要決議。十九日下午內閣閣員在下院開會，討論上海事件。

倫敦二十日路透社電云，今晨英國人民在早餐席上，咸爲標題「大戰開始矣」之新聞所震驚。陸軍部燈燭徹夜輝煌，此情形乃大戰後之第一次，政府之上海特別委員會員均不離唐寧街(外交部)，以便隨時召集。該會由以下六人組成：一鮑爾溫，麥克唐納不出席時，代理之，二張伯倫，財政大臣；三艾爾斯孟瑟爾，海軍大臣；四西門爵士，外交大臣；五湯姆士，屬地大臣；六赫爾爵士，印度大臣。一般默認外交公文往還則已過，進一步辦法，乃在行動之採取。澳大利亞洲有利斯本電訊，稱澳海軍僅準短假，同時某階級之海軍後備兵，已接到警告，不得離職，以防遠東之意外變化，據路透電，倫敦星期時報稱，爲英國利益起見，採單獨行動，未全不智。但若英國欲謀獲得在華之永久貿易，則此時英國最好公然爲中國張目，現時英國最好一方進行調解，同時有武裝準備，此爲最智之辦法。

上海我軍奮勇殺敵之後。倫敦二十二日電，倫敦各界對中國一致團結抗日，已引起明顯之注意。有一部分人，料想英國將有某種重要決定，另一部分人則主張英國應聯合美國，立即採取制止日本活動之行動。最近由遠東傳來消息，官方及私人均極端重視。麥克唐在却克斯，外交事務由包爾溫主持，陸海軍部及外部職員，皆深夜當值。又二十二日路透電，英外部對上海事件，雖極注意，但各界尚未感十分恐慌，僅外交部異常忙碌而已。陸長海爾丹穆爵士與外長西門爵士，隨時會晤，討論上海事件。陸長稱，若有事實上之須要時，上海公共租界之英僑，將全部退出，現關於此事之準備，業已完畢，惟目前尚無此種危險耳。同日路透電云，英上議院今晚討論上海事件，工黨反對派首領蘭斯卜萊，請政府採取嚴厲經濟及外交手段，制止中日戰事。外長西門爵士，即將英外交政策原則加以說明，謂英政府對中日糾紛政略，可分下列各原則。(一)英國與各國共同擁護國聯之威權。(二)自始英國即準備調解中日糾紛。(三)英政府極端注意保護英國在華利益，欲謀利益之保護，必須維持和平，發展貿易。戰事與貿易大有防害。同時吾等亦不欲在抵制他國情勢之下，謀本國貿易之發展，英政府對於保護上海租界內英僑之生命財產，業已準備完畢。目前英政府之責任，即在制止戰爭及流血。

英人感情激昂

據倫敦二十二日路透電，此間各報，對上海事件皆極注意。昨日迴聲報稱，上海之砲聲，已將國聯組織摧殘無餘，國聯已告失敗，目前應實行盟約第十六條。每日電報對於中國軍隊勇敢抗日，表示極端讚揚。該報又謂，英國對此應採不干涉態度，惟專注意保護英僑之生命財產。其後又稱，在中國有條約地位之各國，現已決定，無論上海形勢變至如何程度，決不撤退僑民云。

倫敦二月二十三日合衆社電，今英國勞工團體，本日登記援助中國，反抗日本。工黨之工會委員會，及國會之工黨，關於此事務表聯合宣言。此二團體代表全英國勞工意見。該宣言

稱，「中日間現呈戰爭狀態，非常明顯，日本負現狀之責任，同一明顯。」該宣言要求國聯會員國及非戰公約簽字國之駐日代表公使等，應完全自東京撤退，使日本與世界各國斷絕外交關係而陷於孤立。此種動機之目的，在强制日本停止上海及滿洲之軍事行爲。但此種嚴厲警告，如不幸失敗，勞工團體進一步要求英國在不久即將舉行之國聯大會討論遠東問題特別會議中，提議採用財政經濟封鎖，制裁日本。

倫敦二十四日路透電，每日電報今日社論稱，上海三日來之夜戰，中國軍隊已負戰勝之光榮。中國軍隊戰鬬力之强，皆非世界始料所及，故上海之戰事，爲中國恢復榮譽不少，並足以表明中國爲能自衛之國家云。該報又稱，日僑已漸由虹口退出，足見戰事將愈迫近租界，故各國咸以戰事波及租界爲慮，惟現在英政府既擁護國聯之威權，最好此時關於上海時局者取沈默，由負責當局處置此事云。

美國反而沉默

華盛頓二十日路透社電云，據聞美國務院日下無新照會提向日方之意。華方請求書昨日到達國務院，希望勸告日本中止侵略，該請求書正在考慮中。

美國務院宣稱：中國政府已正式請美國採取確定步驟，以恢復上海之和平。同時國務卿司汀生氏，視東方形勢極爲複雜，彼於星期六照例接見新聞記者時，拒絕討論遠東事件。據云：國務院方面對中國之請求，在考慮中。但此間官方仍未决定彼等是否對此事件能作有效行動。或方面建議，答覆中國請求之公開宣言中可作激勵世界主張和平之公意。但此間以爲在此時，華盛頓方面，不能有其他舉動。

美國政府雖表示靜默，美國人士則甚積極。華盛頓二月二十日路透電，美前陸軍部長貝克及哈佛大學校長勞冉斯，勞威爾博士等，簽名請求胡佛總統主張美國與國聯合作採取任何經濟方法，恢復和平，指陳美人之干涉，非戰公約會有規定者也。哈佛大學商業管理研究學院教授安頓海斯博士，領導排斥日貨運動。

美國上議院海軍委員會主席海爾與上議院陸軍委員會主席賴特鑑於上海戰事，主張美國應增加軍備。

國聯即開大會

廿三日南京外人方面接日內瓦電，中國代表團宣稱，在此次國聯大會開會前，如日本不表示修好之精神，則中國必將向該大會請求援用盟約第十六條，以實行對日經濟絕交。又電稱，國聯約請美國參加國聯特別會議事，現已不成問題，聞大會將成立一委員會，並將約請美俄土加入。預料大會僅開短期會議，由中日兩國報告一切，其後即將中日事件交由各國代表所組織之政治委員會解決。外電雖傳倫敦方面對滬事調解未全絕望，但自滬戰再起後，四國之調解運動，實已完全停止。外交界對國際觀察，英美方面近日雖有醞釀，但在三月三日前國聯大會未開會時，將不採何種表示方法，預料屆時我軍若仍堅守淞滬陣地，國際間必有新形勢產生，故天助自助，仍賴我努力奮鬬。關於三日國聯大會之我國出席代表，國府已派定顏惠

廢，及丹使羅忠詒，駐西代辦王配閎，外部並已通知國聯秘書長。電通社東京二十四日電，國聯大會，定於三月三日開會，芳澤鑒於其重大性，已決定於佐藤駐比大使以外，添派松平駐英大使及吉田駐義大使，為出席該大會之日方代表。

巴黎十六日新聯電，法國外交部十六日訓令駐日大使馬泰氏，為尊重上海公共租界之地位，命其參加進行喚起日本政府注意之英美兩國之外交行動。法政府對上海形勢極為關切，法政府對中日糾紛態度與英美政府相同，即保護上海租界及僑民生命財產。中國軍隊抵抗力之強大，各方對之已有深刻之印象，證明日本未料及此次行動有此意外之危險。

（二月二十五日稿）

吳佩孚歌以寄憤

近日東南耆紳唐文治•馬相伯暨上海總商會等函電交馳，力請吳佩孚通電全國，主張對日宣戰，吳接電後，當即電復唐等，除表示相機進行外，其態度非常激昂，曾用右軍大草字體親書岳武穆金縷曲一闋如怒髮冲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其後半闋則書為「甲午恥，猶未雪，國民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三韓地缺，壯志飢餐島夷肉，笑談渴飲倭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等句，悲壯忠憤，不減少保當年氣慨，書畢，即交其參贊陳紹唐，宣示於東南各代表，既可見吳氏之志趣，亦可慰東南人士之期望云。

日人卵翼下之滿洲僞國運動

騰霞

日本人以武力強佔東北三省後，鑒於國際情勢，日趨險惡，東北民衆，紛起自衛，世界之公論尙存，東北之民心未死。乃不得不稍戢野心，變更最初呑併計劃，採取「捨名取實」之惡毒政策，利用甘心賣國之漢奸，在日本監督之下，成立一獨立政府，以亡朝鮮之技倆，施之東北。際此滬戰方酣，中外視線專移東南，日本認爲時機已熟，乃積極進行所謂僞獨立國家。二月十六日臧式毅，張景惠，馬占山，熙洽，會於瀋陽，旣決定僞國家憲章等，僞國宣言二月十八日已經宣布，囚居旅順之溥儀，由日人挾以赴瀋。此一幕滑稽傀儡戲，即將登場。國府二月二十一日發表宣言，否認東北僞獨立運動，美德亦一致否認，茲誌其經過及最近情況於次。

一、日人併呑東北製造獨立

日人併呑朝鮮，第一步爲強迫中國承認朝鮮爲一完全獨立國家，中日戰爭後，馬關條約，令中國明確承認。第二步干涉朝鮮內政。第三步日俄戰後，即以朝鮮爲日本之保護國，未幾即完全歸併於日本。日人之併呑東北完全襲用滅朝鮮之故技。一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占領東北即進行所謂滿蒙獨立運動。一九三一年十月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即向日本聲明，東北在日軍占領之下，企圖建設獨立政府，中國不能制止，日本應負一切責任。日本答覆謂對於中國人在滿洲樹立獨立政府之策動，已嚴禁其文武官吏不得予以獎勵。然日人素行欺詐，對中國雖否認援助獨立運動，對國際再四聲明無領土野心，尊重九國公約，國聯盟約，其進行獨立運動仍極猛烈。

自日軍占領東北後，日本政府直接間接舉行之併呑滿蒙討論會甚多。無不以滿洲獨立爲討論之主題。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大阪每日新聞發起所謂「滿蒙時局懇談會」，討論所謂滿洲問題，長春代表，彼末謂「予意應使東北四省成爲一獨立政權，以便成爲與外國交涉之團體，日本即可與此團體交涉，與南京即無交涉。」十二月五日大阪每日新聞又舉行所謂「滿蒙座談會」，出席者皆日本知名之士，有淸浦奎吾，林權助，井上匡四郞，水野錬太郞，森恪，松田源治，中野正剛，上山

命之進，深尾隆太郎，加藤進三郎，大淵三樹，宮島清次郎，山島襄一，久原房之助，佐藤安之助，南弘，福井菊三郎等，政友會總務兼現在日本政府外務次官森恪氏謂日人對於滿蒙毫無秘密之必要，滿洲新政權問題，似無甚重要，所可重視者，爲日本對於滿洲問題，應參與至若何程度。此種主張即所謂『捨名取實』政策之代表！次貴族院議員子爵井上匡四郎謂『從日本生存上言，若不將滿蒙置於日本勢力範圍之內，則前途殊多危險，』此外日人對於滿蒙建國之討論尤多，而實際之進行獨立運動，尤不遺餘力。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瀋陽分社，在瀋陽大和旅館，舉行所謂『滿蒙建設座談會』，中國無恥之徒，于冲漢，丁鑑修，趙欣伯及日本陸海軍及滿鐵職員等，討論『新國家』等等問題，一言以蔽之曰如何併吞滿蒙。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前陸相南次郎赴滿洲視察時謂。『今後祇餘一政權問題。』又謂『未得日本信賴之政府，即一日不能存在。』一月六日南次郎自滿洲返抵門司，謂『按照滿洲現狀，應產生最重要原則三項，其一爲滿洲自主。』又宣稱『不論日本中國或任何第三者，可不應干涉滿洲新政府之行政方針。』一月七日日陸軍軍事參議官在陸軍省開會，決定『關於新滿蒙之建設，須新設機關，統一從來之四頭政治。』

一月十八日，東京朝日新聞，載有『徵求各方面對於創設滿蒙新國家之策』一文。更顯其吞併之決心。其中有云：『二月十一日爲日本建國紀念日，日人稱之爲紀元節，三千萬民衆，擬於是日創設滿蒙新獨立國。』『惟此新國家能否以自己力量發展，誠屬疑問。』『其援助者，向何處求之，亦惟有日本而已，然則日本對此新國家如何指導，日本之產業及人口如何加入於滿蒙，即經營滿蒙宜用何策也。

經營滿蒙之大要本問題，自軍部以及各方面，皆有研究，茲綜合要如左。一．應爲完全獨立國家，與中國本土斷絕一切關係，其形式內容，皆爲獨立國家，日本則首先承認，與從來所謂樹立新政權者，完全不同，所有關於滿蒙問題，均與新國家交涉決定。』日本對於滿蒙僞國建國如何積極，觀上述自非常明顯。

日人進行獨立，苟無漢奸甘作傀儡，日人詭計，亦無所施。於是乃有趙欣伯，于冲漢，丁鑑修等，甘心爲虎作倀，然日人猶以爲未足，僅有彼等，不能號召，於是乃於天津變亂中，挾清廢帝溥儀離津。溥儀十六日由大連到瀋，一行三十餘人，有金梁，鄭孝胥等復辟派及落伍師長十數人。住四緯路王宅，密議經過，溥儀要求兩點，(一)須得各國贊助，(二)不做第二朝鮮。王宅設獨立政府研委會。當時傳溥儀表示，願服從人民公意，並以日本代向外國徵求承認，爲登極之交換條件，溥儀復言，登極後如僅日本承認，彼自以傀儡看待，不願作此無謂之犧牲。

後日本決定攻擊黑龍江，建國之議遂中止。挾溥儀赴大連，形同監禁。十二月日人又强迫臧式毅任『奉天省長』，臧式毅之就省長，係十二月十五日趙欣伯用市長名義召集工商兩會

全體委員，藉討論稅務開會，趙帶警士二百名到會，以預定之議案出示各委員，勒逼簽字，簽字後同到維持會，當由袁金鎧接見，即以簽名之議案示袁，該議案大意略謂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奉天全體民衆，在商務會開會，議決請維持會及省城所有各機關全體自動辭職，恭請臧公鳳九出任省長云云。袁看後即自寫一信請臧出任省長，該函件等送至臧宅，臧表示謙辭，但以環境關係，不得不接受，故即出任云。另訊臧就職時係在舊省府，懸紅旗兩面，到中外記者四十餘人。瀋陽十二月十八日路透電，各國新聞記者與攝影師四十人，首次在省政府晤臧式毅，署前懸一紅緞旗，上標「奉天省政府」五字。臧氏身穿黑袍，氏致簡短演詞後，稱因公忙退席。氏稱彼係順從輿望就職，並宣布對外採和平友誼方針。

臧氏一切行動，皆受日人監視。後哈爾濱特區長官張景惠，及嫩江孤軍血戰之黑省主席馬占山皆先後認賊作父，甘心爲奴，於是日人遂認東北統一，僞國建設，即將完成。

二、僞國建國會議荒謬決定

僞國建國會議

二月十六日早十時，熙洽由吉到瀋，隨從有孫其昌，榮孟權、金璧東等，當日午後一時馬占山，張景惠，亦乘飛機由哈到瀋。瀋陽十七日新聯電，臧式毅，張景惠，馬占山，熙洽，于冲漢，袁金鎧，趙欣伯等，十六日晚九時於商埠地趙欣伯宅舉行最高政務委員會，關於新國家之建設問題，舉行鳩首協議，對於國體問題，即共和或帝制之點，新舊兩派間議論沸騰。結局已決定，折衷兩者之主張，採用共和制，元首稱執政，而定爲終身制。

電通社瀋陽十七日電，新國家建設最高政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於十七日下午三時半開會，出臧式毅，熙洽，張景惠，馬占山，趙欣伯等，續就建國大綱及獨立宣言等，作重要協議。該會議閉幕後，馬占山於十八日早乘飛機返齊齊哈爾，熙洽亦返吉林，張景惠則回哈爾濱。本月底將携所起草之建國方策，至長春開會討論。期於三月中旬左右，公布憲法，成立「新國家。」

僞「新國家」組織

瀋陽十七日新聯電，東北行政委員會，十七日對於滿蒙新國家之國體政體問題，正式決定如下：一．國體，立憲共和國。一．政體，聯省自治共和制。並決定，「新國家」組織如下：

執政(元首)之下，設置立法，國務，監察三院。國務院之下，設置民政，外交，軍政，財政，實業，交通，司法七部。民政部設置總務，地方，警務，藩疆，土木，稽徵等六處。外交部設置總務，政務，通商三處。軍政部設置總務，參謀，軍務三處。財政部設置總務，財務，財政三處。實業部設置總務，農務，工商三處。交通部設置總務，鐵道，郵務，水運等四處。司法部設置總務，行刑，法務三處，執政之諮詢機關爲設置參議。(與日本之樞密院相同)國務院設置總務廳，法制局，參議員會，公安局等四處。監察院設置監察，審核二部。司法院之

組織，有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最高檢察廳，高等檢察廳及地方檢察廳。電通社瀋陽二十日電，在十九日之東北行政委員會中，由委員長張景惠，及臧式毅，趙欣伯等協議之結果，已大體決定以「滿蒙聯邦共和國」爲國名，而於三月一日舉行建國典禮。並同時頒布國家組織法及人權法等。

僞國建國宣言

十七日午後十一時經臧式毅，張景惠，趙欣伯三人審查完了之「建國宣言」決定於十八日向內外發表，全文如下『東北事變，瞬已數月，人民生活，饑渴同深，當茲更始之交，彌切來蘇之願，景惠等忝被推舉，領袖省區，革舊刷新，責無旁貸，受諾大計於一隅，僉謂非有堅固國體，不足以策全局，非本人民公意，不足以建新猷，於是由東北四省一特別區及蒙古各王公組織一機關，名曰東北行政委員會，本會成立，通電中外，從此與黨國政府脫離關係，東北省區，完全獨立，更以獨立之精神，力圖行政之改善，往者軍閥苛政，肆意謀求，火熱水深，民不堪命，閭閻之痛淚未乾，爪牙之餘毒尙在，所當徹底剷除，勿令再生枝蔓，撫民者謂之后，保民者謂之王，四民蘇息，郅治之成，此本會第一使命也，輓近暴民專利，故利叢怨，社會道德，日漸消亡，社會乃國家之基礎，道德是政治之本源，忠孝篤敬，蠻貊可行，不持排外之政策，斯弭國際之戰爭，更以門戶解放機會均等主義，以與此異民族共存共榮，此本會之第二使命也，既謀根本之鞏固，宜講枝幹之繁榮，從而榮進職業，發展農商，使生利者日多，失業者日少，社會之利益既均，階級之鬥爭自泯，赤化不行，民生可期，此本會第三使命也，景惠等爲完成以上三大使命，輒爲此會爲我東北各省區人民求幸福，天日在上，謹此宣言，邦人君子，興起助我，張景惠臧式毅熙洽馬占山湯玉麟凌陞齊王叩印，（湯並未派人參加，凌陞齊王亦未在瀋，馬未簽字即退席）

據瀋陽十八日新聯電，滿蒙獨立宣言，業於十八日正午發表。

僞國人選憲章

僞國宣言十八日已發表，僞爲政府成立，已定於三月一日，但僞國人選及所謂憲章，在二月十六日在趙欣伯宅討論所謂建設僞國方案已決定。

一

人選　大總統溥儀，行政院臧式毅，立法院趙欣伯，監察院張景惠，奉天長官袁金鎧，吉林長官熙洽，黑龍江長官馬占山，東京十九日路透電，據瀋陽消息，滿蒙僞政府行政委員會，一致選舉清廢帝溥儀爲執政。瀋陽二十日路透電，原定東省宣布獨立，正式公布採取君主政體計劃，現已放棄。聞各方決召開大會，選舉溥儀爲皇帝，然後再正式公布君主政治。趙欣伯之機關報東三省民報最近社論，主張實行君主政體。此間各重要華人，如張景惠趙欣伯，對日措施，頗表不滿，因彼等知日本決不予重要位置也。各機關仍續聘日顧問，東北交通委員會重要官吏，以及打字生，均係日人。

二

憲章草案　第一章•總則，第一條•滿蒙自治國，以駐在南北部滿洲蒙古各民族組織之。第二條•自治國之領土•爲奉天，吉林，黑龍江

，蒙古。第三條．自治國之主權在於人民。第四條．自治國之地方行政區，為道市縣三級。第五條．滿蒙自治國國體為共和聯邦。第六條．滿蒙自治國，置大總統一人，為一國元首。第七條．滿蒙自治國大總統，由滿蒙全土各法團公推之。第八條．大總統以立法院之協贊行立法權。第九條．大總統以內閣總理之輔弼，行行政權。第十條．大總統可裁決法律並公佈及執行。第十一條．大總統對外代表自治國，派使及結各種條約。第十二條．大總統統帥保安軍隊。第三章．第十三條．立法院，自治國之國會為立法院。第十四條．立法院委員由各法團代表充之。第十五條．一切法律預算案，均須由立法院提出及決定。第十六條．凡國務員及政府委員，均得出席立法院，但不得表決。第十七條．立法院之組織及細則另定之。第四章．自治政府，第十八條．自治政府置內閣總理一人及閣員若干人。第十九條．凡下列各部部長院長均為閣員，內務，外務，經濟，交通，文化，軍務等部長，行政院長，最高法院長，立法院長等。第二十條．自治政府置參政院，以計劃各種政策。第二十一條．自治政府置審計院，以監督全國財政。第二十二條．自治政府置監察院，以監督全國行政。第五章．會計，第二十三條．現行租稅，凡未經以法令廢止者，照舊徵收。第二十四條．凡增加人民負担之法律或條約，必依立法院之協贊。第六章．人民之權利義務，第二十五條．凡駐在領土內各民族，均為自治國人民。第二十六條．人民之權利義務一律平等。第二十七條．人民依法律規定，有當兵之義務。第二十八條．人民依法律規定，有納稅之義務．第二十九條，人民依法律規定，有受敎育之義務。第三十條．人民在法律範圍內，有居住及移轉之自由。第三十一條．人民依法律所定，有書信秘密之自由。第三十二條．人民依法律所定，有私有財產之自由。第三十三條．人民依法律所定，有生命身體之自由。第三十四條．人民在法律範圍內，有言語，著作，印刷，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第七章．附則，第三十五條．內閣及院部之組織及辦事細則，另定之。（以上之滿蒙自治國大憲章，係滿蒙偽國家籌治會，於日前假日站公記飯店，邀各偽法團及假借名義之團體，關於滿蒙自治國，具體成立之意見，該籌治會為日人治下之自治指導部所操縱，故此大憲章草案，至少是由日人之暗示而成。）

訓民要則　新國家之訓民要則，係「信義和平忠孝仁愛」八個字。

三

三、國府宣言否認偽國

日人在東北卵翼之偽國，且公然發表宣言，我國絕對不能承認。國府外部二十一日發表對東三省所謂獨立運動之宣言，原文如次。「東三省向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凡有僭越或干涉該地之行政權者，即為直接侵害中國領土與行政權之完整。查民國十七年十月四日，國民政府組織法第一條規定，國民政府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復查民國二十年六月一日公布之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其第一條明白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各省及

蒙古西藏，其第三條且進而規定中華民國永爲統一共和國，凡此根本大法，均曾在東三省及其他中國各省正式頒布者也。更進就國際法言之，則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要爲一切主權國家所必具之要素。而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則復經國聯盟約第十條及九國公約第一條所保證。不第此也，去歲九月三十日國聯行政院關於東案決議之第二項，即稱日政府宣言對滿洲無領土野心，行政院認爲重要，其第五項復申稱行政院知悉中日雙方代表已給保證，爲雙方政府將採取一切必要之步驟，以防止事件之擴大及形勢之更加嚴重。此項決議固爲日本所接受者。嗣後十月二十四日行政院第二次決議之第三，及十二月十日行政院第三次決議，均曾將上旨反覆申述。十二月十日之決議，固又爲日本接受。其時中國代表且曾爲下列之聲明，中國對於日本之一切計劃，意欲引起政治性之糾紛，以影響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如鼓動滿洲獨立運動』者，均將認爲違犯其避免形勢加重之承諾。乃日本當局不顧一切法律國際協定與國際信義，於非法侵佔東省後，更謀在該處建立所謂獨立政府，且竭其全力强迫中國人民違反其個人之自由意志，以參加此種傀儡之組織。國民政府對於日本此種不法之舉動，曾屢次爲鄭重之抗議，今特再行宣言，凡東三省或其一部份之分離，或獨立，與夫東三省內之一切行政組織，未經國民政府授權或同意者，一律否認之！』中央急進者且有主張對東北實行討伐之說。

四、列國對於僞國之態度

列國對於僞東北獨立宣言，根本不大重視。惟美國態度則甚顯然。一月初美政府於日軍占領錦州後，預料日人對滿洲獨立運動，將趨積極。八日特向中日政府提出極强硬之照會，該照雖名曰致中日政府，勿寧謂專對日本政府而發，其原文云：「最近錦州方面之軍事行動，業將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以前中華民國政府在南滿最後存留之行政權破壞無遺。美國政府仍深信國聯行政院近日所派之中立調查團，必能使中日兩國現時困難易得最後之解決。但美國政府鑒於目前情勢及其自身之權利與



此之謂滿洲門戶開放！（美報）

義務，認爲有對於中日兩國作下列通知之義務，即美國政府不能承認任何事實上之情勢爲合法。凡中日兩國政府或其代表所訂立之任何條約或協定，足以損及美國或其人民在華條約上之權利，或損及中國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之完整，或違犯國際間關於中國之政策，如通常所謂門戶開放政策者，美國政府均無意承認。又凡以違反一九二八年八月廿七日中日美三國在

已黎簽字之非戰公約之方法，所造成之情勢或締結之條約或協定，美國政府亦無意承認之。』

最近華盛頓十九日電美官方對行將成立之滿洲政府，不欲有所批評，據消息靈通者言，美國將不與承認，良以美事前有照會與日本，謂各國武力所造成之形勢或締結之條約，美國決不承認其爲合法也。

柏林十九日電，此地報紙對於滿洲共和國之宣言，一般甚爲注意，論列亦多，共和國之宣言，指示日本以「既成事實」公布世界之政治成功。

日本破壞各種國際條約，卵翼獨立政府，以遂其併吞滿洲之野心，破壞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各國萬難承認，可斷言也。

五、揭破僞獨立國之內幕

二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社評題曰『揭破僞獨立國之內幕』，原文如下：

在此上海戰事，萬分激烈之時，日本手造之所謂僞獨立國家，進行乃愈見積極。在旅順之溥儀，已於前日由日本人迫赴瀋陽，準備作鬼影國家之傀儡領袖。此事不止爲一幕滑稽劇，且爲人類歷史上一種罪惡；蓋其間充滿欺騙脅迫之成分，人與人相與，固不應出此也！中國政府，否認東三省所謂『獨立建國』。根據國家法律；國際規約；外交成案，義正而辭嚴，足以充分表明我國立場。吾人今特就許多事實，揭破此中鬼蜮，更可將外交部前日宣言，澈底說明，幸我友邦人士，一省察焉。

日本自以武力强取東三省，其政府再三向國際宣稱：『無領土野心。』斯說也，吾人可引前陸軍大臣南次郎大將之言，爲之註釋曰：『捨名而求實！』此爲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南氏出發赴瀋陽前在鎌倉本宅所語人者，意謂將取領土之實而不負其名，此日閥狡譎處也！然而，將誰欺？欺天乎？南氏又言曰：『今後祇係一政權問題。此次事變實即滿洲革命，其目的在驅逐舊政權，故舊政權應撤退至山海關以內。根本原則在確立可以維持治安之政權，而謀中日及外人之幸福，幸而奉天吉林齊齊哈爾均已成立新政權。九月十八日發生事變以來，不過三個月，已不見舊政權存在。日本對於東北政權採四省聯立或他種形式，殊無過問之必要，祇求一可以保障民衆生活足爲交涉對手之政府，未得日本信賴之政府，即不能一日存在。』吾人試看『未得日本信賴之政府，即不能一日存在』二語，何等有力？明明武力占領，而曰：『滿洲革命，』『革命』名辭，如此用法，誠堪爲『革命』呼冤矣！抑南氏所述，非空言也，有事實焉。試列舉之：(一)方九一八事後，日方亟謀成立遼吉新政權。遼寧袁金鎧等先組地方維持會，曾於十月七日通電全國，聲明『既非分組政府，亦非宣言獨立，』日方殊不善之。據九月十五日袁氏親向德國新聞記者二人稱：『日本人爲組織新政府事，曾來相勸，余則堅持不願有獨立政府之設立。』又曰：『日人極願與國民政府不發生關係，而彼輩並非即將東三省拿走，日本之意，在中國人於日本監督之下，成立一獨立新政府，用多數日人爲官吏，豈不成高麗第二？』袁氏爲局中人，一席談

話，不啻將日本人『捨名求實』之政策，寫照無遺。當維持會時代，日本已令恢復實業財政各廳，安置日本顧問若干名，掌握實權，與銀行鐵路各機關，同受日本支配。至十一月五日，維持會更公式呈請日本關東司令官，許予代行省政府職權，禀承日方意旨，控制全省政務。一方面設立所謂自治執行部，以漢奸于沖漢爲之長，藉辭訓練自治，每縣派委員三人，日二華一，不管主持各縣事務，此項人員初奉派出發時，曾請本莊繁訓話，其爲日本官吏之性質可知。然而，猶以爲未足；卒於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將拘執中之本任遼寧省主席臧式毅釋出，令趙欣伯脅迫商工兩會，以推戴形式，擁臧爲省長，將袁金鎧之地方維持會推翻，此無他，袁尚有所不爲，而臧則自由早被剝奪，可以用其名義以號召全省也！臧氏在遼，雖會客談話，亦受日本監視，其他可知，此眞捨名求實之活例也。(二)吉林省政府之改組，係由九月二十三日，熙洽在吉林日本旅館『名古屋』受日本多門中將之命實行。同時本莊繁派主計官一員到吉，將吉林金融財政各機關之詳細實情，調查明晰，並令今後吉林省只須有自衛警團，不必養兵，故熙洽之打丁超，逼李杜，皆秉日本之意，日本因之，卒得占據哈爾濱，完成其統一南北滿之夙志焉。夫吉林獨立政府，旣出日本之創造，其監督指導，當然由日本顧問任之，除軍事顧問大迫氏之外，併有日本政治顧問兩員，今日雖謂熙洽爲日本之官吏，亦無不可，此又一『捨名取實』之理想鄉也。(三)黑龍江與日本關係最淺，乃日本藉口於有墊款包工關係之洮昂鐵路，進兵龍江，由日本陸軍少佐林義秀手造傀儡式之地方維持會而主持一切，儼然監政，迨日軍進據錦州之後，本年一月六日，更令甘爲傀儡之張景惠赴齊齊哈爾，就省長之職，七日舉行履任典禮，掛黨國旗，懸中山像，而以日本語致就職之辭，公然宣言：『不負善隣期待，實現共存共榮。』奇形怪象，令人欲作三日嘔，而日本努力在黑龍江乃大見進展，路礦森林，任其攫取，此誠日本『捨名取實』之新天國也！由上述遼吉黑三省現狀觀之，日本所獲，實較徒得領土主權之名爲切實而有利。善哉『捨名取實』，非日本人之聰明，曷克解此！

夫日本對於遼吉黑三省旣抱持此項政策，事實昭著，則所謂『獨立建國，』要不外在此指導原理之下成立。質言之；日本嫌傀儡的省政府尚不足以供『捨名取實』主義之運用，故必使完全脫離中國，別成一團，然後可加緊造成『高麗第二』，其著眼點尤重在內蒙古，熱河，蓋有其更大之慾望存焉。夫以日本人之褊狹猜忌，狠毒奸詐，於利益則細大不捐，於權力則絲毫不放，彼躬爲傀儡者，終將不知死所耳。吾人深信我東北三千萬同胞，斷不能甘爲日本之奴，故僞國之說，於我民無與，即有二三奸人，甘爲虎倀，終難逃國法之制裁。吾人於此惟願世界愛護公理之人士，就上述事實，認清所謂『獨立僞國』之眞價，俾日本鬼蜮技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公理幸甚。





世界金融恐慌的現狀及其前途（續）

耿青

（四）德國的金融恐慌

德國的金融恐慌在表面上看，好像比英國來得輕，因為英國已經迫得停止金本位，並降低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金鎊價值，而馬克在市場上的匯劃則仍舊在平價上面。

其實，作那樣估計的人，是根本錯了。馬克的能保持其金本位，完全是勉強的，人工的；不是，因為德國國內經濟能力的強大，而是由於牠的薄弱的原故；因為牠的薄弱與不穩的狀態，使列強不得不犧牲一部分利益顧全德國內部的情形；停付戰債的協定，就是這種防止德國對外財政的破產的方法而已（破產的結果，無疑德國將實行貨幣澎漲或停止金本位的政策）。

停付戰債協定的結果，雖然是免除了危機的爆發，可是恐慌並不因此而免除，反之，我們可以看出各方面嚴重的情形：

（1）德國和英國的情形相反，在幾個月前信用恐慌早已表現出來，大銀行公司的破產，如 Nordwolle 公司的損失（計有二萬六千萬馬克之多），Danat 銀行與 Dresdner 銀行的倒歇，就表示這恐慌的深刻。除去化學工業與電氣工業之外，大部分工業，銀行，企業都瀕於破產。破產情形所以不立刻爆發，就是因為在國內，賴有德政府之亟亟於代為設法維持；對國外，則賴有延緩付債的一途！

（2）信用系統已經整個的崩潰。現存的信用，大部份不是『常態的』信用，而是由政府幫助的緊急狀態中的信用。銀行裏打折扣的匯票，也不是經常的商業上的滙票，而是金融財政上所用的滙票。新的 Akzept 銀行的建立，目的就在替德國國立銀行簽字保證匯票的扣折。信用機關的信用之動搖，於此可見一斑。

儲蓄銀行的存款，已為儲款者儘量設法提出，例如一九三一年七月間提款的情形如左：

（單位百萬馬克）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存款	五二五	五九二	六二六	四一九
提款	三七二	四七九	五三五	七〇二
核計	（十）一五三	（十）一一三	（十）九一	（一）二八三

短期借款的利率之高，則又從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了長期信用借款更是談不到。有錢的人既不願將款長期貸出，要借款項的企業亦不願出高度利率去借貸。

向外國借貸短期款項，簡直絲毫不可能。在德的外國資家，反而利用停付戰債使德國喘息一口氣的當兒，乘機將停滯的資本運出德國去。至於長期向外借款，則更屬不可能。德國債券與股票在國外的價值已經跌落到很低。

德國在國際的信用系統上，已經完完全全被排除了出來，（當然，國際信用系統本身也快潰敗了），同時，國內金融的整個破產，雖然藉借債與購買自己的股票等等的方法而暫時抵禦着，可是很嚴重的信用恐慌則已是在眼前；前途的黑暗，不比英國輕微。

（3）馬克之穩定是人工的，是全靠停付戰債的協定之存在而存在的。假如沒有這個協定，德國不是早已像英國一樣採用貨幣澎漲的政策，便是要無條件的宣告延付一切外債了！

至於一個延付外債的協定，（注意：與停付戰債不同），也確能夠解決德國一大部分的金融問題。首先由於胡佛的建議，或更可以說是由於『倫敦協定』的結果，而得到延付賠款至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止。其次，又因為『貝式爾協定』（Basle Agreement）的原故，而得到延付短期外債（計有六十萬萬馬克）至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止。此外，德國財家又正在努力設法延付長期借款的利息與賠償費。

可是一切這樣的努力——如延付賠款與停付戰債，都無法使馬克穩定下來。德國在長期借款上每月必需繳出價值一萬萬馬克的匯票，在停付戰債的協定上，每月也需要同樣的數目。因此，最近幾星期中，德國國家銀行的存金，仍表示大量減少。德國八月份的貿易統計的確增加了三萬萬二千二百萬馬克，九月份增加了三萬萬八千七百萬馬克，可是只在九月份最後一個星期中，德國國家銀行的存金已減去了二萬萬三千三百萬馬克，在十月份的前兩星期，也減去一萬萬馬克的金子與匯票。德國的財家則因為國內信用不固與金融恐慌，更將資本運到國外去。（記者按德國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頒布緊急命令，阻止德國資本外流，以後並未取消，此處所云，不知何所根據。）

在這種種情形之下，德國金融財政的前途，將更要黑暗，更要危殆，這是無疑的。現在各方面的企業家，尤其是遭破產的重工業家，已經竭力在呼喊實行貨幣澎漲制。目前因為德國的批發價格還在繼續降跌，紙幣還是不能暢所欲行，貨幣膨脹制不見得立刻能付諸實行。可是一般的趨勢，——由於普遍的世界金融恐慌等而來，——總要使德國朝着停止金本位或貨幣澎漲政策走。（記者按，德國之不放棄金本位，蓋由德國每年須付巨額賠款與人，國際債付，皆用金幣，故德國不能放棄金本位，作者謂由於美國允許緩付賠款，不知有何解釋。）當然，貨幣澎漲的實行，其重擔將要落在工人，雇員，市政僕役，小資產者及領養恤金者的肩上，而德國外債將不因之而受何種打擊。關於馬克的前途，則因為世界經濟恐慌的深入，德國信用系統的潰頹，外國對德投資的厭惡，以及德國工業家的一蹶

不振等情形，我們很難說牠將要穩定起來。

（五）法國的金融恐慌

法國金融恐慌的特點：就是在一方面堆積起巨大數量的金子與開放着的短期借貸資本，另方面則伴着一個嚴重的信用恐慌與銀行恐慌。這許多作為借貸用的金子，在國內不能投在工業上面，在國外又不願作長期的投資，因之，法國在這方面所遭的困難，頗為深刻。最近法國的金融情形扼要指陳如下：近三年中，法蘭西銀行蓄金的增加。

（單位百萬法郎）

一九二八年末	一九二九年末	一九三〇年末	一九三一年中
三二•〇〇〇	四二•〇〇〇	五四•〇〇〇	六二•〇〇〇

不到三年的功夫，法蘭西銀行的存金增加一倍。這就是因為法國向國外所投的短期借款，不斷的收回的原故，到了一九三一年十月左右，差不多可以說已經全部收回。譬如：在七月裏的時候，法國在英國的金欵增加到五千萬鎊，可是自英國停止金本位以後，這許多金欵幾乎已經全部取消了。

世界經濟恐慌，更使在英德等國的資本都感到不利，而流入法國來，短期借貸資本，在法國是特別的多。各大銀行足足有四分之一的資金開放在庫中或清算銀行中無處投資。法蘭西銀行的金庫保藏着二百五十萬萬法郎的無息的金子。借用現欵的利率不過是年利一分，借用私款亦不過是一分半錢。

一方面存金是那麼多，另方面法國又遭到很嚴重的信用恐慌與銀行恐慌。這一恐慌，在一年以前 Oustric 與 Eevilder 弊案件失敗的時候已經開始，經過一九三一年初許多私人銀行的破產，更加深了恐慌的程度；到了九月間這個恐慌就爆發了出來。法國六個大銀行，有兩個遭到了極度的恐慌，一個是『國家信用銀行』(Banque Nationale de Crédit)，一個是『巴黎聯合銀行』(Union Parisienne)。前者整個的破了產，後者受到許多的困難。『國家信用銀行』與許多大企業有連帶關係，該行有三萬萬法郎的資本，一萬萬七千五百萬法郎的準備金，四十六萬萬的存款，因為工業上的恐慌連累到銀行的損失與破產，這一次工業與銀行兩方面總共損失了二十萬萬的法郎。『國家信用銀行』的失敗，使法國起了極大的恐慌，法國的國務總理，財政部長，法蘭西銀行的總裁，及其他大的信用機關的經理，在九月二十五日晚上連夜的設法解決這個危機。最後決定由各大銀行擔保『國家信用銀行』的存欵而同時轉由法蘭西銀行給予各大銀行以某種擔保。

『巴黎聯合銀行』是法國二大實業銀行之一。牠與 Schneider-Creuzot 工廠有密切的關係。為了補助東歐各國的某部分工廠起見，另外又設立了一個『歐洲聯合銀行』(Union Européenne)。『巴黎聯合銀行』本身，是由各大銀行所維持的，其信用數量在三萬萬五千萬法郎之數。Schneiders 工廠的恐慌，法國政府是必需竭力設法維持的，因為牠是軍備上及鎮壓各屬國的武器。

有了上述的信用恐慌之後，巴黎的股票行市上各債劵發生猛烈的降跌：

法國股票指數(一九一三年——一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七月	九月十二日	十月三日	
五〇七	四三七	三六五	三〇九	二八七	二五四

因爲股票價格的劇跌與倒閉事業之衆多，法國的財家多儘量的出售債券，易爲鈔票，而存儲於自己手中；這樣的儲藏，估計起來，約有幾萬萬法郎之多呢。

從這種種情形看來，法國的金融恐慌可以說是已經開始了。

最近法國因爲對於金融困難的不安，及對於藏金外溢的忌妒，因之，雖然存有大量的金子，仍不得不步着美國後塵，提高百分之二•五的銀行匯兌率（一九三一年十月間，法蘭西銀行）。

世界各國，除美國外，都已與法國背道而馳，多趨向於停止金本位制的一途，這使法國更要感到許多困難。在一九三一年的前八個月中，法國的貿易核算上縮減了九十萬萬法郎，到了年底則將要進到一百五十萬萬法郎之數。法國一向以出口奢侈品爲主，現在亦多遭到巨大的障礙。總之，法國的金融恐慌，不得不是更深刻，更嚴重的前途。

（六）美國的財政恐慌

美國的財政恐慌與歐洲各國一般的情形稍有不同，牠可以說是經過某種工業興隆與過分的股票投機事業而來的（參看本文第二節）。美國的財政恐慌之所以在經濟恐慌發生之後久久而尚未爆發，多半是因爲美國資本主義的壟斷性比較的强，因而信用的恐慌發洩在許多倒賬的銀行，特別是各省的小銀行上面。照美國參議院之銀行及通貨委員會之報告，一九三一年中銀行倒閉在二千二百九十家之多。美國金融恐慌之遲遲爆發的原因，約有數端：

（1）因爲農業極度恐慌，農家大批破產。農業品的出賣價格很低，不能抵償債欠的利息。土地價格跌落了一半，大批的土地無人承買。結果，巨大數量的資本因此停滯了起來。

（2）因爲城市裏不動產，房屋，地基等等的價格的降跌。幾千萬萬金元因之閉着無從投資(照『投資銀行家協會』(Investment Bankeri Association)的報告，在不動產上閒放着一百萬萬金元）。

（3）因爲債券價格跌落。在經濟恐慌的過程中，股票的賣價，跌到只値恐慌前四分之一（紐約時報的指數指出二十五工業與二十五個鐵路的債券賣價，從一九二九年九月時的三八二頂峰，到了一九三一年十月，跌剩七九•〇七）。幾十萬萬的實質資本都散失了。這損失一大部分是由『小』的投資家負擔的。但大銀行爲了維持債券的價格及其利息起見，仍不得不投資在這些債券上面。

（4）因爲存貨堆積的原故。存貨的增積是美國的一種特徵，麥子，油，紫銅，棉花等等空空的存積了價値幾十萬萬金元的貨物。投在這貨物上面的資本，更不用說，是停滯着，不能易爲貨幣；同時，因爲物價不斷向下降跌，存貨的價格也不斷的縮減。

美國的金融資本好久好久把信用恐慌推在較小的省立銀行的身上，可是經濟恐慌一天一天的加深，這種方法也就很難再繼續下去。在一九三一年夏季，投資家就已經開始向銀行提取存款、易為鈔幣，儲在手頭。物價雖然不斷的跌落，可是鈔幣則反而開始增加。照可靠的消息，美國人民手裏的鈔幣約有十萬萬元金幣之多。這樣，一方面是貨物的銷場閉塞，另方面是現金的增積，表示出同一現象的兩方面，即經濟恐慌時期工業資本的停滯。

此外，美國國家的預決算上又遭到了巨大的虧空；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短少了九萬萬金元；一九三一年的前四個月已經短少了三萬萬多金元，到年終則要在十五到二十萬萬元之間。

英國金鎊的崩潰，更促進了美國的信用恐慌。最主要的現象就是：極大量金子的流出，整個銀行存款的提取，與銀行匯兌率兩次的增加。

正當金鎊崩潰之頃，美國的存金還在繼續不斷的增加，九月間約有五十萬萬金元之多。過了九月二十一日（即英國金本位停止之日），情形就突然改變了：只在三個星期的當中，美國少去了價值六千萬元的存金；原因就是因為各國發行銀行都竭力把牠們手頭的外國匯票與外國債劵易為金子，防免遭遇英國停止金本位時那樣的損失。

在這危急的當兒，美國的資本家（由胡佛出首）提出了兩個救濟的辦法，這兩個辦法的目的，都是在以人工的手段增加金融的流通，並增發銀行鈔票補充停滯的資本。頭一個方法，就是在建立一個『國家信用公司』(National Credit Corporation)，可以說是一個『銀行的銀行』，資本五萬萬元，由十二個『聯合準備銀行的總理管理業務。有了這個銀行，頒發匯票，就可以按照聯合準備的制度而得到折扣。

胡佛的第二個救濟辦法，就是在改變聯合準備制度的舊有條例，而命令各聯合銀行。停止給予各種債劵以銀行的信用。此舉將根本改變聯合銀行的原來性質，使之不再類似務劵銀行，而近乎重要的和辦銀行。

這些緊急處置，用意就在開闢新的道路，為停頓的工業與銀行著想。至於銀行匯兌率的增加到百分之三·五，則並不是想限制信用，而是想藉此使大家的貨幣存在錢業機關中而已。

大家一定要問：金子怎麼會大量的從美國流出去呢？美國金子的流出，將到一個什麼程度呢？這當然是因為世界各國除了金子以外對於任何金融制度不信任的原故，因此大部分的美國存金就都流到西歐各國，如法國，荷蘭，與瑞士等。同時，美國又像英國一樣，牠負人的短期借款比人負牠要多得多，例如以一九三○年來看，美國銀行向外國借的短期借債有二，八六五（百萬）的金元，而外國銀行向美國借的，則只有八四○（百萬）金元。由此說來，金子從美國流出去的最大數目，約為二○○○（百萬）元。美國短期借款最大的債權者，是法蘭西銀行與法國國庫，二者存在美國的金子的有七五○（百萬）金元。此外，因為美國平日金融信用強固，流通在國外的鈔幣又很多

、，此刻大家看到了美國金融的動搖，也不危要大批的擠兌金子。一九三一年十月中旬金元與法，瑞（瑞士）法郎交換時的打折扣，以及歐洲各發鈔銀行（瑞士，希臘等國）的急於兌換美金變爲金子，都是對於美國的危險癥候。

美國處在這種恐慌的情形之下，雖然尚有國外的一百五十萬萬元的財產，可是仍舊無法迅速的拿來周轉，因爲這裏面的困難，將與上述英國所遭的一樣。目前我們尚不敢冒然的斷定金元將必然的降跌。美國金準備的數量還是很大，約有十五萬萬十足的金元。來保證金融的流通，而這個數量的金子力量，又可以發行三倍以上的鈔幣。但是照整個的發展看來，美國也是無疑的在向著貨幣澎漲政策這方面走。如果美國人民貯藏金子比貯藏鈔幣的趨勢急劇的增漲起來，如果大家對於聯邦準備銀行鈔幣更比其他銀行增加厭惡的時候，則美國金融的崩潰難免要和英國一樣。

（七）結論

以上已將世界主要各國之金融恐慌作一扼要的敘述，我們得到的結論如下：

金融恐慌的更高階段，可以說是從英國的停止金本位開始，其結果必致法，美二國亦不得不捲入旋渦，而無法自脫。此外德，奧，意，希，丹麥，捷克，埃及，日本，南美，澳大利亞等等更將走入窮途，這是無疑的。我們展望一九三二年的世界金融前途，只有覺得層層的黑暗與沈悶；各國的合理化必將更甚，剩餘生產品必將更多，失業者必將大量的增加，短期外國債券必將狂熱的取回，關稅壁壘必將更加高築，貨幣澎漲政策必將更緊張的採用，金輸出必將再禁，……凡此種種，又必然要加深各國間的對立與矛盾，必然要加深各國內勞動者的困難苦悶。國際間人類偉大的生產力受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束縛而不能向前發展。結果，在最近的將來，或是各資本主義國家還能夠在暫時期間忍受慢性的痛苦，勉強支持，或是各國間爆發大戰；或是某國內發生革命，這都要看每天社會上各種力量的變化而定，但至少我們可以這麼說。在最近的將來，無論各强國想盡各種救命的方法，如停止金本位，延付債款，或投資到中國來，要想得到金融恐慌的恢復，是絕少可能的！

附註本文主要材料採自『中央公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號阿部勇著『世界金融恐慌之展望』與代爾加一九三一年世界經濟年報、著者附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一年二月廿五日止





抗議東北獨立

對日抗議

關於東北偽組織事（本期本報已有專篇）外部曾迭次聲明，不予承認，二十二日復向日使提出正式抗議，略稱『近日據報，在日軍侵占中之東北各地，有所謂獨立運動之積極醞釀。而國聯行政院二月十九日開會時，日本代表佐藤聲稱日本對於東三省獨立運動，頗表同情，並予以贊助等語。查中國政府曾於上年十月二日正式聲明，在日軍未正式交還其所占領各地方城市以前，當地如有不合法之組織，日本政府應負其責，中國概不承認。並屢次向貴國為鄭重之抗議在案。又查上年九月二十七日，駐東京中國公使館丁秘書為東省建立共和國事，經晤谷亞細亞局長，據稱已嚴禁日人參預，否則驅逐出境，嗣蔣公使關於滿蒙建國計畫事，又向貴國政府聲明，日政府在未撤兵前，對此應負全責。准復稱，嚴禁日人獎勵支持或參預華人樹立政權之策動等語。乃近日所謂東省獨立運動之陰謀，較前益為顯著，而日本代表佐藤，竟公然自承日本贊助此種非法運動，似此違反貴國外交當局之聲明，破壞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中國政府絕對不能承認。所有自日軍非法侵占東北各地後，在該處建立所謂獨立或自主政府之舉動，及令中國人民參加此種傀儡之組織，日本政府應負完全責任，相應再行提出嚴重抗議，照會貴公使，即希查照為荷。』

降將解釋

黑省主席馬占山前在嫩江反抗日軍，中外譽之為民族英雄。未幾變節投降日本，且公然參加偽國建國會議。二十三日馬占山電京解釋，謂『溯自江省事變，於茲四月，環境情形，日益複雜。現既進不能拯救國難，退不足以全地方，真所謂力竭聲嘶莫可為計也。占山謬蒙國人所期許，幾欲絕然舍去，以圖自愛自存。惟為部曲所不容，人民所挽阻，伏念個人之榮譽，無足輕重，人民之災害，如水益深，且自江軍東移以後，土匪蜂起，動輒千數百人，燒殺搶掠，十室九空，幾經痛剿，現始稍稍斂跡。轉瞬春耕逾時，則人民之荒歉流離，益屬

無所底止，此占山日夜縈懷而不能恝然置之者也。現在惟有一面應付事變，一面另覓瓜代，於最短期間，接替有人，應即負咎引退，以謝國人。」

李杜丁超所領袖之吉林自衛軍，仍繼續與日軍抵抗，已於二十二晚十一時占領烏主河。並將該地吉軍繳械。又烏主河方面之自衛軍二千名，刻正向一面坡開始行動。



美國人眼中之東北新國家

（紐約時報）

延邊變色

延邊四縣之延吉・琿春・和龍・汪清，日人向名之為間島。其意之所在，不外以指鹿為馬之手段，強劃延邊為朝鮮界地。今延邊所有日人御用之朝鮮居留民會，竟受日人暗示，要求日署將延邊四縣劃歸朝鮮總督府管轄統治。自縣長以下之警察・教育及一切地方行政自治權，均歸朝鮮人辦理。此等計劃，現在雖未完全實現，但「間島政權，歸還鮮人」之聲浪，已甚囂塵上矣。

九路聯運

日人占領東北主要目的之一為統制東北各鐵路。據近日消息，日人合併四洮，洮昂，齊克，三路局，改名為四克鐵路局。吉長吉敦實行合併，改為長敦鐵路局。吉海奉海改為吉奉鐵路局，連南滿奉山（即北寧關外段）兩路共五路，（實為九路）實行聯運，以大連為吞吐口云。至日人垂涎已久之吉會路，現已着手動工。由延吉至敦化，日本測量隊，往來不絕。測量隊所插之測量旗，已由敦化越哈爾巴嶺而東焉。極目四望，滿目旗幟，恍若張牙舞爪之噬人猛獸，顧往瞻來，能勿令人生懼。年來為反對日本強築吉會路之愛國志士，奔走呼號，犧牲多少精神與熱血，今竟為暴力屈服，噤若寒蟬矣。

中央政治情況

對日問題

上海事件，當一週以前形勢，莫如國際間之盼望速了，最為明顯。英美等國，以上海及長江一帶商業關係，企圖中日休戰，尤為迫切。不過因五項提議，被日本拒絕二五兩項，觀察情勢，日本野心未熾，各國再有進一步表示，漸將近

於對日作戰，而各國對日，初無作戰決心，所以雖然碰了一個橡皮釘子，還是說「待日本可以接受時方再提和平案」。但是各國之全盤中日和平案，雖因未爲日方接受中止。英美法三使先頭奉到本國政府訓令，尅日由京赴滬，以私人資格，調解滬事，各國似已抄襲日本政府之文章，而有東省事件與滬事各別解決」之精神。當三使未離京前，曾迭訪外長羅文幹，勸陳滬事應先了之必要。並謂滬事易決，東省複雜，盍先解決滬事，然後各國再助國聯而解決東三省事。政府當時亦希望日不再擴大，如各國有公允辦法，未嘗不可接受休戰。故三使遂赴滬，而在滬任接洽之責者，則有宋子文郭泰祺等。初時日方以屢戰屢敗，尚虛與各使委蛇，謂如中國軍隊向後撤退，日本軍隊亦可回至原防，惟要求中國軍隊須退後二十英里，此事在中國方面，本甚難辦，惟猶望可以磋商。不圖日援軍大增之後，日方表示，只要求中國軍隊退出，而對日軍之後退，竟然擱起不談，日方之無誠意，遂完全暴露，此亦殆爲三使所不及料者也。政府當初主張，亦希望三使調解之能告成功，則中國於公允條件之下，未嘗不可休戰，但若日本有意擴大，則中國不能不謀積極抵抗。此種態度，自滬變發生，以迄三使之赴滬，殆未稍變。乃者三使到滬，調解棘手，日本增兵，局勢緊張，政府遂不能不改變方針。故蔣中正夫婦，先於十三日晨十時抵浦鎮，下午三時半入城，在勵志社延見留京各要人，如何應欽•陳銘樞•羅文幹•邵元冲等，對於滬事之軍事外交，均有談商，十六日汪精衛•李濟琛•朱培德專車亦抵浦鎮。下午蔣中正•何應欽•陳銘樞•于右任•邵元冲•羅文幹等先後渡江至浦鎮，當即在車務處客室，開談話會，討論對日問題之全盤新方針。政府態度，似趨強硬，蓋政府外受日本增兵之刺激，內受在滬各委孫科等十三日一電，主張徹底抵抗，勇氣已徙形增加。于右任十四日晚返京，蔣迎之於湯山，于報告粵絕對擁護中央，陳濟棠一切聽命，陸空軍隊，亦聽候調遣。蓋當國難之際，各方殆完全團結，以禦外侮，本屬當然。至於軍事方面，以事關機密，不便洩露，所可得言者，即日人若終不省悟，必須破壞遠東和平，則戰事區域，將不限於上海一隅。屆時全國長期鬪爭開始之日，即爲沿海沿江各區自衛戰爭之時。全國民衆，只有爲民族生存而爲破釜沈舟之惡戰，任何犧牲，皆將不暇顧及矣。

二中全會

中執會定三月一日在洛召集四屆中執委二次會議，討論國難，共商大計。馮十九日覆電，屆期趨往。中執會電閻等云，閻委員錫山，趙委員戴文，趙委員丕廉，楊委員愛源鑒，茲因國難問題，定於三月一日在洛陽召集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務祈準期蒞臨，以便共商大計，爲荷，中央執行委員會篠(十七日)。滬粵中委可到一部分，汪電洛籌備招待，如房屋不敷，移汴開大會。外交尚難解決，政府一時決不遷回。

要政會商

二十二日晨九時，在京各中委，在勵志社開談話會，到李濟琛•朱培德•邵元冲•蔣作賓•陳立夫、陳公博•

褚民誼・段錫朋・于右任・曾仲鳴等・羅文幹亦列席，直至十二時方散。係討論因目前時局所生之軍事外交各項，爲精密之意見上交換，對軍事外交最近情形，爲詳盡之報告。對目前之難題，意見頗形一致，我對軍事上决抵抗到底，但外交上苟有進行之途徑，亦甚願相機進行。現在各使在滬仍事調解，不過其力量甚爲微弱而已。二中全會决在洛召集，國難會議亦決於會後定期召集云。又外委會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在外部開會，到鄧元冲・蔣作賓・陳紹寬・段錫朋・羅文幹等，對東北僞獨立國事有重要討論，聞政府對僞國諸漢奸，決下討伐令，惟關於出征之軍隊，正在支配籌劃中。

整理財政

二十四日下午四時，汪於居正陳果夫顧孟餘五常委開談話會，褚民誼亦列席。據汪語大公報記者，斯日談話會係商量關於黨務各問題，行政院二十五日將有關於維持公債信用之重要文件發表云。宋子文在滬，與銀界商定整理財政辦法，因鑒於國內人民之願望，將發行救國公債十萬萬，並特注重海外華僑之推銷。至整理以前公債辦法，聞已定(一)延長還本付息期一半，如原定十年者，延長至二十年。(二)減低利率，大致平均以四厘爲度。行政院定二十五日晨發表聲明，說明政府採此方針原因，並切實聲明政府對公債信用絕對堅決維持。




法國達笛組閣

本年一月十五日法國拉佛爾第三次所組之內閣，二月十七日上院以一百五十七票對一百三十四票之信任表决而失敗，拉佛爾決定立即辭職。本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白里安拒絕組閣後，拉佛爾組第一次內閣，在陸長梅茵逝世，及白里安辭外長職曾有改組。巴黎二月十七日電，五星期之中，拉佛爾內閣二次辭職，蓋上院反對政府之財政政策及選舉改革法案。達笛及其他出席裁軍大會之政府代表，皆離日內瓦返巴黎。二月十八日，杜穆爾總統命前閣員班樂衛組閣，但班樂衛內閣之生命，僅存在三四小時，謂之未正式產生亦無不可。二十日午夜公布任命班樂衛組閣，但在二十一日上午三時五十分班樂衛自己承認其政府不能遭受國會攻擊，即請辭職。杜穆爾乃商求 Lebrum Bauisson及達笛Tardieu，達笛接受組閣命令，各派政治首領允擁護達笛，達氏遂組成聯合內閣如下：

總理兼外交部長……………達笛 Andre Tardieu
司法部長……………………萊南Reynaud
內政部長……………………馬義爾 Mahieu
財政部長……………………佛蘭丁Flandin
國防部長……………………皮埃瑞Pietri
教育部長……………………羅斯丹Roustan
勞工部長……………………拉佛爾Laval
衛生部長……………………布賴梭Blaisot

運輸部長……………………葛尼埃Guernier
商業部長……………………羅林Rollin
殖民部長……………………卡白特蘭De Chappede laine

巴黎二十三日新聯電，法國下院，本日以三〇九票對二六二票之多數，通過達笛內閣。

巴黎二十四日法國無線電，今晨新內閣人員舉行全體大會，由杜穆爾總統主席，會議中對於新閣宣言文稿，一致贊成，次又將應向下議院提出之各項建議，加以審查，即關於先討論預算案等問題。



我常以為賠欵同戰債是兩件事，那知是一件事，（美報）

暗淡之裁軍會議

十六日德國向日內瓦裁軍會提出要求首先之一項，為禁止利用飛機危害平民及由空中施發炸彈爆裂物，暨散發煽動宣傳，上述消息，係合衆社得自德國高級官員。德國因受馬賽條約限制，禁用防空軍器，易被侵犯，故德國人民對於隣國空軍之設備，頗為重視。按該國統計，隣國軍用飛機約有一萬零九百架，法約有三千架，比五百架，英二千架，波蘭一千四百架，捷克七百架，意大利一千五百架，羅馬利亞八百架，猶哥斯拉夫一千架，據專家指陳，法比波蘭捷克等國飛機，可由本國直飛德國，炸擊實業中心，沿途無阻云。

二月二十二日華盛頓公布，美國訓令日內瓦美國裁軍代表，美國願與凡有代表各國作比例的裁軍。美國限制三種軍備情形，據高級官吏列舉如下，(一)海軍，美•英•日•法•義海軍列强，對於除小巡艦外之長期軍備休戰，已舉行非正式談話，美國贊成此項計劃。(二)陸軍，美國僅有陸軍之骨架，不能希望再裁減其人員，但曾貢獻意見，限制重砲及其他建築需要之軍備。(三)空軍，雖專家意見不同，但曾研究裁軍問題之美國軍官謂，不限制商用航空，軍用航空不能為有效的限制，因此種理由，美國認限制空軍希望甚小，但準備同情考慮他國之提案。

華盛頓二月二十三日合衆社電，上星期上海戰事，引起全美國一般情緒之不安。主張軍事準備及擴大海軍計劃之上議員，現正利用此種情勢。雖日內瓦刻正舉行裁軍會議，現時一般意見毋寧趨向於增加美國軍備。本日共和黨上議員兼上院海軍問題委員會主席海爾，以無線電作廣播全國演說云。「美國海軍軍備早已低於條約限制，美國現在能用之軍艦僅能在平等之

根據上應付日本海軍。如美國與日本發生衝突，在有發生戰爭可能之遠東海上，即在平等基礎上，吾人海軍亦不能應付日本。」本日上院陸軍委員會主席賴特，作廣播演說，亦論及此問題。氏云，觀察現在遠東情勢，及制止戰爭和平條約失敗之表示，彼主張雖因美國財政缺乏，使某某團體主張削減軍費，然美國陸軍應維持現在效率之充分能力。賴特宣稱，「今日中國與吾人一可怖之教訓，現在中國為其存在與軍備訓練極精之日軍戰爭中，顯而易見，如中國敗北，其敗北之代價必甚巨，遠超過防衛正當準備之代價。」

二十四日裁軍大會，普通辯論結束，由阿富汗，阿爾巴尼亞，希臘及巴拿馬代表演說。阿富汗代表演說極端贊成德國提案。未來數日中將委員會會議及重要代表間之談話，現時達迪，葛蘭蒂及西門皆返日內瓦。

日本選舉大勢判明

日本總選於二十日早七時，由全國選民赴各投票場，開始投票。究竟信任何黨，其競選員總數，計有六百七十名，茲示其派別如左。政友會三二〇，民政黨二六四，勞農大衆黨一三，社會民衆黨一六，革新俱樂部三，其他一〇，中立四四。電通社東京二十三日電，日總選舉開票之結果，政友會已獲壓迫民政黨，而在鹿兒島宮崎岡山等縣，極占優勢。民政黨之原前鐵相小橋前文相，前議長中村啓次郎，末松偕一郎，及一宮房治郎等幹部人員，均相繼落選。現雖尙有岡山第二區及高知第一區之開票情形，猶未判明，但包含已行確知者而言，則各派當選數如左。政友會三〇四名，民政黨一百四十七名，社民黨三名，高大黨二名，革新二名，安達派五名，中立派三名。犬養首相二十三日午後二時三十分進宮謁日皇，報告總選舉結果，並述上海情形，及對此重要事項之國際情形，海內事情，政務諸問題。

國內一週間大事日記

記者

自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起
至二十一年二月廿五日止

二月十九日　星期五

△外部發宣言、駁覆日方通牒。滬市長吳鐵城，十九路軍長蔡廷楷，亦分別函覆日領及日軍司令。

△顏惠慶十八日將日牒報告國聯，要求召集臨時會。

△汪晨在浦口，與各要人會商滬事，午入城，仍續商。

△美國聲明不承認滿蒙新國家。

△在滬日軍集中，預備總攻。

△滬英領通知僑民，遷離虹口一帶。

△中執會定三月一日，召集二中全會。

△首都各團體建議，節衣縮食，共救國難。

△延邊汪清王德林部起義抗日，日軍派兵赴延吉。

二月二十日　星期六

△日軍晨七時總攻，自吳淞起，沿淞滬路陣線，迄閘北天通庵一帶均起激戰，均被我軍擊退。

△汪精衛通電全國，下最後决心，爲長期奮鬭。

△外部對日軍總攻，提嚴重抗議。

△十九路軍通電，以鐵血答覆日牒，誓死抵抗。

△國聯不顧日本反對，定三月三日，召開大會。

△首都婦女及漢商界，募捐慰勞滬軍。

△贛剿匪軍岳森師大敗赤匪三千於南昌附近。

△國府任王兆榮爲四川大學校長。

△吉林自衛軍丁超李杜各部，出動討熙洽。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日軍竟日總攻，仍不得逞，江灣戰仍烈。

△外部宣言，否認東省偽獨立。

△舊金山華僑，募百萬美金勞軍。

△孫科等電汪，擁護中央對日自衛。

△馮帶病到浦口。

▲褚民誼任行政院秘書長，曾仲鳴改任鐵次。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滬激戰三晝夜，我軍大捷，追敵進至租界內，因避攻租界，仍退原防。

▲滬日軍司令植田，電東京請增兵。

▲在京中委及外委，均開會，決定抵抗到底。

▲北平政委會，組財政整理委員會。

▲萬福麟檢閱平津一帶駐軍。

▲吉自衛軍克烏圭河，進展至一面坡。日軍與王德林部，在敦化激戰。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滬無大戰，日軍正待援。日機飛蘇州，炸死我商用機美機師蕭德，又飛虹橋，炸毀機場。

▲滬日僑退出上海返國。

▲在京各中委，電勞滬軍。

▲財部收古巴等處華僑捐款數十萬元。

▲首都救護隊赴滬，湘女界組看護隊。

▲戴傳賢赴京，晤汪等商要政。

▲汪蔣馮等函各中委，促赴洛出席二中全會。

▲我國聯代表闡宣稱，將提出盟約第十六條。

▲英上議院討論滬事，工黨首領請用經濟方法，制裁日本，外長西門宣布英政策三原則。

▲華北四黨部電中央，請討伐偽國。

▲日訊，張景惠等決擁溥儀為偽執政，都長春。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日用砲火轟擊各線，無大接觸。

▲滬市府向各領抗議，租界優容日軍。又復美領牒，破壞商航業，責在日本

▲中執會電勞滬軍。

▲英工黨宣言，援華抗日。

▲外部對日抗議日援助偽國。

▲吉林自衛軍，占葦沙河，向哈爾濱前進。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滬江灣大戰，我軍勝。

▲日援軍兩批到滬。

▲美國務卿聲明，反對破壞九國公約，擁護門戶開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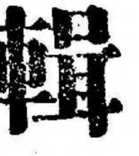
▲國府令維持公債，減輕利息，展期還本。

▲李濟琛過津赴平。

▲邵力子由洛赴浦。




評



不談是非且講利害

中日關係，惡化至此，日本再三添兵，迄不得手，今荒木更有增派兩三師團來滬之說，而重光對三使調停之變態強硬，滬領對吳鐵城市長之警告通牒，皆可表現其欲犧牲彼我無辜兵士，使中日兩國與各國在上海之經濟利益，同歸於盡，以殉其軍閥之野心暴慾。情勢至此，中國軍隊，祇有拚死命捍衛國土，無退却妥協之可言，是非之辯已無可談。吾人願就彼我之利害得失，一爲指陳，日本若有神智清明之士，或能知所反省耶？

夫就物質論：中國失去整個東北三省；破壞東南商業中心。加以文化機關之炸燬；經濟建設之打擊，其爲損失，自不待論。然而，以多年來國內分裂，務爭私利之國家，閘北一戰，人心一振；一般純潔愛國之智識分子，普通軍民，迭經刺戟之餘，已一洗黨派之成見，澈底希望各方合作，共拯國難，一切局外對人之抨擊，無裨實際之異議，自公正無私者觀之，皆難免於不顧大局之譏，故相助相諒之空氣，近已瀰漫於政府與民衆之間，即各軍隊間，亦漸有化除畛域之趨勢，非外患侵逼，殊難有此現象，苟善用之，足以致分崩剖割之中國於統一，此中國所得之利一。五六年來，當局求進太急，紬於自省；反對，打倒，無所不施，國際情感，大抵惡劣，東北日禍方起，我方於不抵抗之中，求各國主張公道，自無怪外人之冷淡。自十九路諸軍血戰海上，拚命犧牲，爲中國軍人吐氣，爲大中華民族爭光，公道本在人心，列邦遂肅然起敬，不特認中國人非復一片散沙，且以爲民族復興，此其始兆，易蔑視爲同情，觀感忽然丕變，非有日本相逼於外，曷克有此？此中國所得之利二。中國近年，多經內戰，白刃肉搏，閱歷殊宏，惟於現代式軍備，則其薄弱幼稚，事實所昭，莫可諱飾。故上海抗戰半月，雖能證明中國兵能戰，而中國國家之能戰與否，要是另一問題。今日本如暴富之貧兒，炫耀財貨，氣盛意驕，不惜浮海勞師，傾其最新式之軍械利器，陳列於港汊紛歧之江南勝地，使中國軍隊，不得不躬自接觸現代化之戰法。今後既可測驗日本軍隊之眞實力量，更可實地受科學戰爭之教練，藉令終敗，亦可多得進步的實戰之經驗，此中國所得之利三。中國，農國也，近年多兵亂國，稅重政苛，匪患天災，八方同病，國人秉性和平，

竄避地苟全，不反抗自衛，其所恃者，有租界為安樂窩耳！上海租界，一方吸收內地之財富，一方又麻痺國民之精神，『文明』罪惡，首屈一指，今竟為戰神所降臨，破壞力之大，遠過於任何內戰，其足以打破世人迷信租界，倚賴外人之心理，所關甚鉅。今而後，國人咸知外人保護不足恃，內政改革，不可不急進，國民自衛，不可不努力，痛定思痛，深刻反省，此中國所得之利四。以上四點，不問戰事之久暫與勝負，必予我國民精神上以重大之影響；珍貴之收穫，此事實之不容否認者也。

反之，就日本言：彼於物質上誠然攫得兩倍於本國之土地，然而，由遼寧吉林而齊齊哈爾，而錦州，而哈爾濱，而天津，青島，上海，汕頭，無一處不滿露猙獰面目，表現其原始的暴力主義，並令其外交使節，再三失信於世界，故物質縱有所得而精神所失，遠逾所獲，現在外人視日本，以何等文化地位相待，與外人有接觸之日本人，當自知之。夫武力強奪之權利利益，有如暴徒搶劫，衣錦夜行，夫何足榮？且也，日本動兵，不外藉口保僑與制止排貨，夫通商為和平事業，應以好意與情誼相周旋，何必挾飛機，大砲，坦克車，機關槍以自衛？至於制止排貨，則買賣各有自由，世界斷無有以槍桿逼人購買貨物者，日本所為，何以異此？自遼吉變後，四個月間，日本對華輸出，減少百分之六十四，上海日本紗廠，值二萬萬日金之企業，悉行閉鎖，今後軍事愈延長，惡感當愈深刻，縱令各地日軍壓境，僑民安全，其如商業停頓，雖身體安全，而生計失所憑依何？觀於漢口日僑，自請撤銷日租界戒備，以期恢復商業，可知保僑云云，害僑甚矣。且全中國消費者，如盡視日貨若毒品，若仇讐，心心相印，不購不用，日人又將如之何？以國家問題，演成民族相仇，隨時隨事，中日永不合作，日本縱有堅甲利兵，其將何以移轉中國民衆之心理？此際在日本一部人士，或以為我既席捲東三省，囊括南北滿，儘够咀嚼，何用顧慮？不知東北地方，早為直魯豫人發展地，日人因生活程度，起居習慣，欲從內地大舉移住，其勢有所不能，剏農業移民，非與土著融和，斷難久住，此在中日國民感情上，豈有可望？如移鮮民集團墾殖，則韓民聚會之地，終必成為抗日革命之策源，此又日本所顧慮者也。再者，自來日本在中國力征經營之地方，大抵為資本財閥所獨占，官僚政客所盤踞，其等而下之，則供娼寮酒店之發展，為浪人奸吏，販白麵，製紅丸之根據地而已，於國家所利，究有幾何？由此觀察，日本軍閥，在中國耀武揚威，一若不可一世者，實際其手段拙劣，淺陋，褊挾，鄙惡，愛國適以誤國，利害得失，固不待煩言而解也。若夫害中國而終無利於日本，尤莫過於此次上海興無名之師，開無意義之戰，彼逼我軍於不能不戰之境地，實現兩敗俱傷之政策，殆真醜絕笨絕之行為，現在上海大戰，方在積極準備之中，各國僑民與商務，是否願拱手以聽日本之犧牲？吾人此際，與各國已居於同一利害關係，各國果無如日本何，則中國亦惟有勇猛應戰，犧牲到底，以為天壤間爭公理而已！

（錄二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新中國歷史之第一頁

日軍今晨將致最後通牒於上海市政府，旬日來各友邦停戰之斡旋，已成泡影，在此二十四時內，上海吳淞間之大戰，已必起。全國各界同胞對此，除敬仰我守土衛國之武裝勇士，軫念我慘遭戰禍之淞滬市民以外，應慶賀新中國歷史第一頁之開始！

自九一八之變，中國失三省領土，而猶求備戰；上海之事，已屈服矣；而日軍攻閘北，始不得已而抵禦，然猶尊重各國之調停，承認五條勸告。及至日本拒絕之後，三使赴滬，專斡旋上海停戰，中國猶表示容納，此可證明中國避戰望和，達於頂點矣。然而日本於海軍陸戰隊攻勢失敗後，繼派陸軍，陸軍若干加入作戰一星期之久，又派一師團來，今在國聯行政院十二國代表第一次單獨向日本抗議之時，而發局部的正式最後通牒。同時日本召集熙洽等在瀋會議，製造偽獨立國，相傳今日將發表其所謂建國宣言。是今日者，日本一方將使我東三省脫離中華民國，一方決計大舉攻打淞滬之日也！中國今日，縱卑屈之極，放棄滬防，亦且無從得求和之路。棄淞滬同時亡三省！四萬萬同胞中任何人斷斷不能屈服者矣。

中國從未準備與外國作戰，故由現代科學眼光言，國防上所待準備者甚多，日本之敢於肆意欺凌者，徒以此耳。然自最近滬事之起，藉日本之故，無形中增進中國國防之能力甚巨。夫國防云者，物質關係，固極重大，然尤要者為國民衛國之精神。此項精神，乃中國近代所最缺者也，而今則得之。夫中國承積弱之餘，遭遇重大國難，國論分歧，勢所必然。蓋一切多顧慮，而利害難選擇，所謂權衡輕重之間，殊難統一全國意志。今則不然，中國已無可顧慮，無可選擇矣。中國近年，雖國勢阽危，而人心渙散，誠以江南佳勝，尚值流連，滬濱繁華，亦至可樂，新式工商，正在萌芽成長，一切平和新事業，皆需要平和，畏懼破壞，此九一八以來，國民對日之所以多所顧忌也。然而今則已矣！淞滬之間，凡市政府管轄區內之學校工廠商店，半月以來，已盡遭浩劫，而日軍攻略猶不已，且更將擴大規模以破壞之，然則中國尚何所顧忌而流連乎？中國之經濟文化中心為江南，今日本即將直接摧毀之，同時則挾東三省以去。中國縱欲屈辱求和，而途徑全塞，只餘死中求活之一條道路，中國人心，至此定矣！當前大難，較數月前更嚴重萬分，然中國國民，已處以泰然，毫不驚懼。此無他，我之所愛惜留戀者，已不能保持，而未來亡國半亡國之禍，更將繼此大至，則當然只有一條路，——奮鬬求生！此所以禍愈大而心愈定，日軍愈多來，而我軍士氣愈激揚也。

滬戰之結果，不必憂，以中國軍隊之士氣，及市民擁護之熱誠，當然絕不至有辱國之結果！即以兩旬來之戰績徵之，足知中國軍隊有熱烈的愛國心及犧牲心，而軍事技術，亦足以副之。日本軍閥，自命為世界强軍，視中國如無物，且彼等以為決定世界之運命者，只是武力！只是唐克車飛機大砲！此次定使之得到充分之教訓。諺云：困獸猶鬬。中國民族，一困獸也！又云：置之死地而後生。中國今日，乃被日閥置於死地！中國兵

士，人人有此覺悟矣。挾世界之同情，衛危亡之祖國，道德上有絕對價值，事實上亦必最後收功。大上海之破壞，各國人民同遭殃禍，然其責不在我，各國亦皆諒之。至於工商破壞，財產損失，果從此勤勞工作，創造甚易。天津英文泰晤士報昨論：中國近世每次戰敗，皆得有利之結果，如甲午之後而有維新，庚子之後而啓革命。中國今日，受辱被欺，超過近代任何外患，則當然此役之後，國家所得精神上之利益必更重大。全國各界，擁護國府！後援國軍！共衛國家以當大難！起衰振敝，在此一舉，此願與全國同胞竭誠共勉者也。

（錄二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舉國應奮鬥到底！

十六日國聯理事會十二國會議（中日除外），鑒於遠東情勢日趨險惡，軍縮前途殊多荆棘，苟非行使國聯職權，阻止日軍暴行，則世界大亂，一發即難收拾。初尙躊躇却顧者，至此亦不得不奮起，而贊成採取切實有效措置。當經決議，根據盟約第十條（該條原文如下：國聯會員有尊重並保持所有國聯會員領土之完全，及現有政治上之獨立，以防禦外來侵犯之義務。如遇此種侵犯，或有任何威脅或危險之虞時，理事會應籌履行此項義務之方法），警告日本。措辭嚴重，世皆稱為國聯空前最強硬意見。理事會議長彭加爾秘書長杜拉蒙於十六日下午七時將此項請求書面交日本代表佐藤尙武。按日本時間之十六日下午七時，為我國十七日上午三時。日本時間與我國相差不過一小時，在十六晚，日本政府批准在滬日陸海軍司令及駐滬總領事之請求，決定向我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楷及上海市長吳鐵城，發出最後通牒，限令我軍於二十四小時內，答覆承認撤退，並於四十八小時內撤退完畢，且預定於十八晨九時交付蔡吳。吾人依時間觀察，則日本最後通牒，決定於十二理事國請求書送交日本代表之前，是日本所預定之最後通牒，是否照發，在吾人執筆時，尙無確報。唯日本在滬軍事動作，已如箭在弦上，勢在必發。國聯縱有警告，彼必仍以行使自衛權，履行國際義務等等空言，來相搪塞。蓋國聯雖有警告，而對於滿洲及上海問題，是否適用第十五條，尙待討論。即使適用第十五條，而是否繼續採用第十六條所付與之制裁辦法，亦待研究。日本在此期間中，儘有迴旋餘地，似不肯因一紙警告，便取消最後通牒。我國固守淞滬，既抱最大決心，亦斷不能因最後通牒，而遽行退縮。局勢至此，祗有堅持到底，以全國民之總力，挽回國家之大刧而已。

今茲國聯警告，雖僅提盟約第十條，而第十條之引用，乃一月二十九日我顏代表與引用第十五條所同時提出者。第十條為引用第十五條之前導，是既提第十條，便不能不引用第十五條。按照盟約規定，及國聯法律委員會所陳述之意見，凡經相爭之一造，根據盟約某條提出者，國聯無不受理之權，相爭之另一造更無拒否之權。我國既引用第十條及第十五條，請求解決中日紛爭，則國聯當然依此行動，毫無通融餘地。惟此乃法理上議論，若外交上運用，則國聯是否適用第十五條，斯視日本態

度以爲斷。蓋日本果能懸崖勒馬，遠戢野心，在合理範圍內，共求正當解決方法，則國聯難保不仍以調停者自居，排解爭端。但日本態度似尙强硬，彼所持理由，謂自昨年十二月九日理事會決議派遣調查團以來，並無何等變化，此誠欺人太甚，不知各國聞之作何感想。日本於接受不擴大事態之神聖誓約後，十二月下旬進攻錦州，卒於一月三日占領。一月下旬復謀襲哈埠，亦於二月五日占領。一月二十八夜在滬挑釁。相持兼旬，屢攻不下，至今尙在增兵調艦中，二月一夜在南京日艦向我城市及砲台，突發八砲，幾釀大變。滿蒙僞國，正在籌備。嗾使獨立，收爲附庸。凡此事實，皆日本於十二月九日國聯理事會決定派遣調查團後，日本積極侵畧之重大變化，而爲擾亂世界平和之禍根者。日本尙謂並無何等變化，眞以爲世人盡屬痴聾耶！

日本又謂上海事變，係出保護僑民之必要，決無侵略領土之野心，且亦無斷絕國交之虞。夫日軍在滬行動，是否爲保護僑民所必需，吾人迭有論列，日當自明。世安有以僑民居住區域爲戰場，尙覥然曰：此保護安全也？僑民本極安全，無所用保護。因保護而反受危險，則其保護不亦成爲擾害耶？日本在滬僑民不過二萬五千名，今已回國者，當逾十分七八。世又安有調派軍艦至三四十艘之多，增加陸海軍至四五萬人之衆，以保護此區區少數之僑民乎？侵略事實，具在眼前，而謂無野心，吾人不能不佩服其詭辯之勇，同時又不能不惋惜其詭辯之拙也。今日中日局勢，若在常態國家，早已正式宣戰，豈但斷絕國交，而日謂無斷絕國交之虞，不知彼對上海戰鬥，果作何解釋也。日本又謂英美德意各國公使正調停滬事，只要中國表示誠意，不難解決。吾人不知彼所謂誠意，果何意義。滬案通牒，忍辱接受，中國誠意，可謂充分表示，乃日於接到我滿意答覆後六小時內，仍進兵攻擊，我雖有誠意，其奈日無誠意何？夫誠意之表示，亦自有一定限界。可讓則讓，不可讓則不讓。可讓而不讓，是謂無誠意。不可讓而讓，則等於賣國。揣日之意，彼有要求，我當承諾，方足表示誠意。彼所希冀者，我舉國人民盡爲李完用洪承疇耳。淞滬乃中國領土，軍隊固守，義所應爾。我因何理由，必須撤退？日本要求，有何條約根據？滬案能否得當解決，在日本有無誠意。而其有無誠意之表現，則在撤兵與否也。日本又謂日本於一月二十九日理事會承認依據第十五條第一項設立滬案調查會，乃保留的承認，非全部的承認。查引用盟約第十五條，係相爭一造之權利。既經提出，理事會與相爭之另一造，皆不能拒否，且亦無爲部分的承認之權，條文規定，非常明晰，無曲解餘地。日本不接受適用第十五條所應負之義務，乃自暴其蔑視國際條約之醜態於世界，於我國引用，不生阻碍。蓋我儘可依據該條請求召集國聯特別大會，而國聯大會亦可依據該條，執行其應有之職權。根據第十五條之行動，皆可取決於多數，而相爭之兩造，不在表決之列，故日本取何方針，不生影響。倘第十五條之適用，仍未足以促起日本之反省，則我國更可依據第十六條，要求加以世界共同之制裁。日如實行退出國聯，則按盟約等三條規定，亦須滿二年

後，方能脫離國聯，免除義務。該條規定：「凡國聯會員經兩年前預先通告後，得退出國聯。但退出時須將所有國際義及務本盟約所負之一切義務，履行完竣。」是日於退出之前，仍須履行其所應負之義務，非然者，日在國際間，將難立足。現代國家，決難孤立。日陷孤立，得不償失。況其所欲得者，即退出國聯，亦未必可得，則事實上萬無採用自殺政策之理，特藉此以恫嚇國聯耳。

為今之計，吾人切望國聯堅持現在態度，滿洲問題上海事件，一律適用第十五條，不容分案辦理。根據第十五條所提出之建議，如不得日本同意，則當引用第十六條，加以嚴厲制裁。滿洲安危，為中國存亡所繫。中國存亡，為世界治亂所關。歐洲經濟，陷於極度困難，非縮減軍備，無以闢救濟之路，而縮減軍備之最大障碍物，即為日本。日果得滿洲，直接可以控制遠東，間接可以威嚇太平洋西岸。情勢至此，軍縮何能實現？軍縮不成，平和難期，是大戰後十四年間，世界所共同努力之平和，將為日本一國破壞無遺矣。同時我國應抱定破釜沉舟決心，來則抵抗，斷不退縮。竭力抵禦，勿稍顧慮。任何最後通牒，皆當據理駁斥。萬衆一心，誓死救國，彼雖強橫，終當自餒。中華民國存亡，中華民族生死，在此一舉。勿偷生，勿苟且，勿畏縮，勿自私，在此危急關頭，人人宜銘諸座右也。

（錄二月十九日北平晨報）

※　※　※　※　※

最後通牒專對十九路軍？

日本對於中國，向不以整個的國家相待，亦決不願中國成為整個的國家，蓋認為中國統一則必強，強則非日本利也。彼邦傳統的國是，在破壞中國統一，故操縱內亂，挑撥政爭，二十年來，始終一貫。凡稍習中國政情者，當知任何內戰，幾無一次不有日本人參加在內。最小限度，亦為之謀通信之便利，效偵探之微勞，謀失敗者之保護。當事者祇圖一時利用，而不知他人乃遵奉國策以行事，惟助長及延長中國之糾紛是務，初無所愛於中國之某派或某人。不特此也，日本一方面拆散中國內部之團結，一方面則以中國非『國民，』非『國家』之說，向世界中傷，以自文其對華一切違約悖理之暴行，殊如九一八之事，日方有人，公然宣稱：此係日本軍閥對中國軍閥之衝突，與中國國家及國民無與。本莊繁更在東北各處再三公告：『懲膺東北軍權』。直至囊括三省，盡奪我國主權之今日，其所宣傳標榜，仍集中於攻擊東北最高當局父子，一若東三省係一家私產，非中國領域者，其用心之毒惡，令人髮指。上海事起，我第十九路軍，駐防滬市，受政府之命令，本軍人之天職，捍衛國土，忠勇抗敵，此乃國民的責任，軍隊的本分，既非私人之鬬爭，尤無派系之關係，政府增援給餉，民衆遠近慰勞，施者無畛域之見，受者更無絲毫分外之感。蓋國家之軍隊，當然應受政府之愛護，民族之勇士，當然應為全民所推崇。乃日本忌我雄師，橫肆挑撥，一則曰，粵籍軍如去而易以蔣介石之兵，

則和平可期。再則曰：哀的美敦書係專爲第十九路軍而發，與其他軍隊無涉。夫京滬各軍，同爲國民政府所統轄，初非私人所帥領，更非省籍可制限，日本强爲劃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適以表現其挑撥離間之傳統政策耳。抑上海者，中國之領土也，中國兵當然守之，今乃令中國兵退出，此何謂也？同一中國軍隊，甲部可駐，乙部何以不能駐？將謂甲軍排日耶？方今因日本迷信武力，到處橫行之結果，不特此十九路軍對日無好感，凡中國所有軍隊與夫全體國民，腦海中誰曾願想到『中日親善』四字，果如日本意見，則豈止對第十九路軍不放心，不順眼，凡中國國民無一不可看作對日有反行者，然則在華之日本軍隊與僑民，果何處可得安全之地？計惟盡逐此四萬萬人口之大民族而後可免危險耳，試問有是理乎？且守滬華軍，本來不止第十九路軍，依各報所載，顧祝同軍之一部，固與蔣蔡兩師，共任滬防，故强以第十九路爲攻擊目的，事實根本錯誤。彼意在拆散我軍團結，造成內部誤會，心勞日拙，轉以暴露其惡劣的傳統政策於世界而已！善夫國聯行政院對日警告中有曰：『日本應在世界輿論之前，證明日本確有令各國信任之價值。』日本無故以海陸空軍，大舉進逼遠東惟一國際都市之上海，而僅僅以一部分中國軍隊，爲攻擊之目標，斯言也『令各國信任之價值』能有幾何？世人讀宋子文昨日之聲明書，當能辯之。夫五個月來，中日相持，中國物質損失，不可勝計，而日本則精神上之失敗耗喪，殆不在中國物質損失之下，或且過之，如上海之事，其尤著者。彼以無名之師，徒勞之戰，破壞中外商業，損人而不利己，固已干犯衆怒，今更以此無理由之理由，公然佈之世界，是不啻對各國自畫供招，證實二十年來在中國挑撥內亂，破壞統一之罪惡。語云：『事實最雄辯。』日本今日乃世界的被告人，今由被告人口中，以事實自白其罪惡，證明其慣性，愈徵天奪其魄，而益見第十九路軍抗敵守土之功在國家也，勗哉健兒，善保光榮！

（錄二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覆巢下之各黨各派

暴日侵凌，淞滬激戰，國家危急，無過今日，語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吾人棲息生活於此，應如何保此危巢，度茲險局，凡屬國民，人人有責也！

此次滬事，本爲東北外禍之延長，日本志在侵略，意圖挑釁，故雖市府屈辱，解散反日組織，仍復武力相逼，突起閘北血戰。洎乎三使調停，我又委曲退讓，允將東北問題與上海事件，分別談判；乃日本必欲逐我國軍，擴張租界，遂令友邦束手，和平絕望。爾後日方大舉增兵，重集利器，最後通牒，荒謬絕倫，宛以剛毅徐桐，目我國府當局，欲照辛丑條約，解除我吳淞要塞守備，我政府受此萬難忍耐之辱，仍復卑抑屈從，冀圖苟全萬一，除吳淞砲台，不允解除武裝外，對於撤兵一層，業已相當承認；乃日方成見在懷，心存黷武，必欲走盡極端，迫我應戰，時限未屆，戰幕已開，吾國橫被强迫，純爲自衛而戰

，責任所在，中外共見，任誰當國，皆難倖免，蓋如果全部屈服日方要求，則中國直已不成其爲國家，是故政府此次對日抗戰，乃國民政府應盡之職責，凡我國民，應認之爲整個的國家行動，亟宜以整個的國民贊助之。前方軍人，固應努力殺敵，捍我國土，後方民衆，則當善保秩序，防弭內變，庶幾以齊一之意志，脫國家於危難，此國民之天職也！

夫國事敗壞至此，自非一朝一夕之故，其間功罪是非，自有糾責餘地；而一經議及善後，則又當然應有種種改革之研討，然而，今日大戰已起，存亡決於頃刻，一切過去未來之人的問題、黨的問題，法的問題，胥已不暇追究，不能顧及，猶之乎一族同居，因管家者之失職，突召焚如之禍，此時無論諸姑伯叔，兄弟姊妹，祇有各出全力，救熄火災，共紓眉急，奚暇對負責之人，從容申詈，加以譴責，致令兇燄燎原，同歸於盡？吾人本此理由，以爲，今日無論何黨何派，新舊左右，皆當集中目標，齊赴國難，實偪處此，勢則然也。

大凡以政見相結合，以主義爲標榜者，至少有其本身之信仰，懷抱一種利國福民之志願，此其人，吾人願尊重之，敬仰之，且祈禱其得機會以自見。然而，有一前提焉，必國家存在，然後有政見主義之可施。猶之乎角色無論生旦淨丑，劇本無論崑弋亂彈，非有舞台，無從表演。今日問題，乃爲救國家，保舞台。國而亡，台而塌，新舊左右，同一爲奴，主角插邊，皆成失業，尙有何成敗得失之爭？今日國人所最感不安者，爲共產黨之乘隙進取。吾人所見，殊不足慮。蓋中國去資本主義尙遠，內外環境，抑已無形成個人的資本主義國家之可能，故馬克斯一派之經濟理論，即不取武力破壞之方式，在中國亦非無實施其精神之辦法。自來吾人於俄國之建設計劃，革命成績，素爲注意，屢經介紹，近自東北事起，日本對俄，一再挑釁，哈爾濱之武力攻占，直不啻爲白俄樹立遠東根據地；乃俄國一方面受日本欺侮，一方面仍忍辱交歡，不惜提議締結日俄不侵之約，以減少日本之敵視心理。此無他，利害然也！蘇俄本身如此，而謂其化身之第三國際，能爲中國抵抗日本，必無是理，如謂姑令日本占領中國，引起資本主義國家之互鬨，而後從而收拾之，則是以中國爲餌，使羣狗爭骨，狗固疲矣，骨又奚存？今日共產黨人如欲於日禍滔天之會，加緊赤化，是速中國之亡也！待國亡之後，從而實現理想，是又操術之奇忍奇險，萬萬不可以信賴者也。共產黨多明達有爲之士，吾人信其不然；觀於周恩來等二百數十人，登報脫黨，即其明證。要之，共產黨亦要國家，需舞台，此時自應停止破壞工作，一致對日！

其次有許多老成謀國之士，或曾登舞台，或雅負時望，其於近年政治現象之不滿，確有正當之理由。然而，吾人亦既言之；同時起火，舉宅救災，先其所急，不容旁騖。今日大局至此，祇應從大處著眼，近處下手，先救國難，再商辦法。目下軍事與外交，不妨並進，在朝與在野，儘可分工，如由舊日軍政領袖，各派名流，聯合一致，對日本朝野各方面，勸告譬喻，爲國民外交之活動，在側面爲政府協助，其於喚醒日本對中國之認識，或有效力，於將來反感之轉圜，或有裨益，竊願熱心愛

國之士，注意及之。最小限度，各方面舊人物能冷靜自持，不別生枝節，不受人利用，使國家定於一，危而安，則其裨益時局，已不在少，此又一事也。此外新興之政黨，少壯之策士，滿腔熱血，矢志匡時，苟有表現能力之時機，詎非多數國民所願望，然而，今日國且不國，舞台將倒，燃眉之急，惟與國合作，始可望保全舞臺，將來始有新人物登台表演之餘地，此更望無數的青年政治家為國珍重也。

抑最後吾人尤有言者，日本對於中國，以破壞統一為傳統政策，二十年來，凡曾躬與政治活動者，知之當尤深切。今日彼已抓破面具，顯示決心，非令中國國民屈辱到底，決不撒手。在此形勢之下，任何人無與日本妥協之可能，亦決無負責補救之餘地，藉令懷此幻想，亦終必受辱無益，身敗名裂而徒害國家。即如遼寧袁金鎧吉林熙洽之流，方事之起，何嘗不以為聊作補救，減少地方苦痛，抑知傀儡登場，權不在我，引繩自縛，愈纏愈深，卒陷於害國自害之境，甚矣亂世出處之不可以不慎也。要之，彼以破壞統一來者，我當以維持統一，全國合作應之，彼既稱中國非眞正的國家，整個的民族。今日我方非表現「眞正的國家」，「整個的民族」，無以戢彼野心，折彼兇燄。邇者世界公論，咸傾向於中國，應如何運用國際形勢，表現眞實統一，我全國智識分子，對於國民意志之齊一，實有監督促進之責，吾人謹請執鞭以從！

（錄二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日軍總攻淞滬已兩日

淞滬激戰，自二十日午前七時日軍開始總攻，迄昨晚本文撰稿時止，已經過四十餘小時。中外電訊，咸稱自吳淞江灣以迄閘北三十餘里之間，砲火籠罩，烟燄衝天，我人民之房屋財產，備受日砲破壞，生命犧牲，又不計其數。然由軍事上言，日軍挾其所謂一等國之暴威，由海陸空三方晝夜攻擊之結果，而我軍陣線，絲毫未動，日本通信社電報，亦自承未有效果。我軍兵士，在炸彈巨砲之下，斷垣頹壁之中，奮勇却敵，不屈不撓者，又兩晝夜矣。

此次淞滬戰事，在中國可謂最高價之戰事。蓋吳淞江灣閘北，皆工商要區，華屋連雲，工場林立，其地價每畝皆逾萬元，或數萬元，較之租界，僅遜一等耳，中國全國地價，無如此間之昂，誠所謂寸土寸金之地也。今以暴日肆威，悉遭破壞，凡其炸彈巨砲所及之地，皆吾民貴重之財產，黑煙火燄中，皆吾民之資本與心血也。而軍士之死傷，軍需之耗費及其他重大犧牲，尙不在此內。雖然，國民應大覺悟！日閥今日，乃欲征服中國，既占我三省，更摧毀我經濟中樞，進一步且欲擊破其政治組織，消滅一切愛國意識旺盛之武裝與非武裝者，然後勾煽內亂，尋覓傀儡，使東三省為朝鮮，而中國全國為東三省，將欲令中國四萬萬人永遠蹲伏於其軍國主義之下以聽其宰制焉。今日淞滬之戰，其推行征服政策之最劇烈一幕也。吾人稔知日本國民之思想，非皆與其軍閥一致，日本有識之士，對現在局面

，抱深甚之憂慮者亦不少。然而事實上日本國家之政策，今日完全決於軍人，其政策則為悍然分割我三省而制服我全國。故上海雖解散抗日會，而不免破壞，最近雖容納三使調停，欲以雙方撤兵為停戰條件，而不免海陸空之總攻。此時日軍數萬人，而不久尚將增加，淞滬今日之破壞固可悲可憤，而結果將尤不至此，八十年來之東亞第一國際商場，除租界小部分外，此役結果，將盡成瓦礫之場矣！雖然，自另一方面言，此誠理想的戰地也。中國多年，苟安於國際均勢之下，頹唐散漫，百惡叢生，如此大辜，實難振奮。一切腐惡之菌，潛滋暗長於各界血液中，長此以往，將自亡耳，今一旦為日本之砲火所驚醒，全國之人，既憤而愧，吾深信中國政治上軍事上一切病根，經此役而完全除去，從此斷然共赴救亡建國之途，夫日本之征服主義，其本身上有必敗之運命。中國兵士，至少有二百萬人，在今日與亡榮辱關頭，人人皆十九路軍！而其人皆久經戰事，耐勞耐苦，視死如歸。倘日本不悔悟，再擴大戰事，中國亦惟有不得已而應之。而在淞滬間之每一發砲聲，每一處火燄，皆直接震駭全世界之耳目，中國兵士之每一滴血，皆足增長中國民族之信用與人格！淞滬間全成瓦礫之日，即中國國家爭回人格之時！故曰，此理想的戰地也。至於國際形勢，不必深考。中國與各國皆通商，而上海為其總樞。今日本破壞而摧毀之，世界各國與我國為被害者。況日本大慾，在征服中國，假令中國被征服後之世界形勢如何？各國利害如何？此不待繁言而明者也。是以中國惟當努力自救，他不必問，世界大勢，與日本國情，皆以我之奮鬥如何而為轉移！今日之事，國民各界，惟當擁護政府，各盡其後援之責。尤望有左傾思想之一切人，應絕對認定以擁護民族的自由獨立為一切之前提！中國應在自己手裏，謀建設，行主義，萬不能使之作朝鮮第二之後，而盼第三國際之來援。中國若干資產，集中上海，此役盡矣，四萬萬人，皆成赤貧矣，尚往何處找階級，與何人作鬭爭？此左傾之人所亟宜澈悟者也，其他則早無問題矣。中國一切人，其念五千年中國建國以來之祖基，大憤大愧，一致奮鬭！敢信最過不過半年間，必能擊破日本軍閥之征服夢！而此時正緊要關頭矣。

（錄二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促日本國民急切反省

當此文撰稿時，吾人不知上海昨日之戰況，故吾人不謂華軍已勝；況縱勝，勝植田師團耳，植田尚正乞援兵，是雖勝亦不為勝也。雖然，今日至少證明一事，即植田師團及陸戰隊，雖挾最新式之武裝，恣情破壞，放火殺人，而迄未得達其攻勢目的。夫豈植田哉！即再加援兵，亦斷不能易達其攻勢目的，且縱令幸達目的，亦斷不能阻華軍之抵禦及反攻。東亞天地，火燄張矣，此一大悲劇，將演至如何境界，此時無人能加以想像矣。

吾人此時，上為報答先民，下為保障子孫幸福之計，在此中日兩國間大悲劇日益展開之際，不得不掬最後之誠悃，以訴諸

日本國民急切之反省。曰：日本可以悔矣！夫九一八以來之日本行動，着着全錯，不獨禍中國，並且害日本。日本人民，盲信軍閥宣傳，煽揚對華仇視，好大喜功，自鳴得意，積極的則信武力萬能，消極的則謂係對抗排日。且也蔑視華軍，抹殺世界，純由大砲炸彈上决定計劃與行動，世界一切忠言不聽，中國一切抗議不顧，若曰：此一役也，可以安然併滿洲，且進而達到征服整個的中國之第一步矣，由中國言，此誠可憤，而亦覺其愚之可悲也。吾人今願忠告日本人民！第一，凡人類不可忘歷史，故願日人先回想歷史上中日民族是何等關係！夫在日本成世界第一等强國而中國成爲日本征服目標之今日，則凡足以稍損大和民族自尊心者，概不必談，故如徐福一行之眞相，及漢魏時代日本境內號稱國者最初對華通使之情形，今皆不論，僅據日本正史所自樂予稱道者言之，則已優可證明中國大有造於大和民族之建國，而有異常深厚之關係。查日本歷史，最古者曰日本書紀，曰古事紀，一爲漢文，一爲以漢字作日語音符。是知日本歷史之編纂在傳去漢字以後。查日本正式得漢字，在應神帝之初，(晉太始)有王仁者，自百濟携論語千字文到日本，此爲其始。然日本建國，肇自神武，史家考證，在中國周時，而神武至崇神八代，五百餘年，紀載闕如。崇神帝則當漢武帝時，此後史蹟，詳而可徵。故日本上古史，大抵賴故老口傳，既得漢字而紀載之。而據歷史所述，秦漢之時，顯然已有交通，上古官名，有將軍大夫，顯彷秦制，而秦氏漢氏兩大族之移住，則日本正史所稱。是以中日文化之交通，必發自秦漢，且有一部分之血緣焉。日本正史，其正式通中國，始於小野妹子之使隋朝。自隋至唐末數百年，爲交通最盛時代，大抵日本之輸入中國文明，雖始於秦漢，魏晉，而完成則在唐代。其正式派遣留學生，先後數十次，或在海上遇難不得達，或不得歸，其達而歸者，皆成廊廟有用之材。吾人披讀日史，誠不得不佩仰日本先民之勇敢求知，而亦不得不佩仰中國先民之熱心善鄰，施敎不吝也。夫唐代交通，事不勝紀，今只願日本人民追憶凡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社會之一切一切，其非師自中國者有幾何？蓋自典章法令官制朝儀，以及養蠶織布植茶一切利用厚生之具，與夫音樂歌舞繪畫雕刻一切文化藝術之事，上之如學術宗教，下之如衣服器皿，其根源非中國者幾何？蓋凡中國所有一切精神的或物質的，凡日本所欲學者，無不授之，不惟授以術，並且供以人。今日日軍以長槍大砲所摧殘破壞之江南，即日本先朝屢次求縫工織女相偕渡海授日本以如何織布爲衣之地也。吾人願聲言：今之中國人，絕無意挾歷史以爲誇耀。中國今日，悲慘至此，只有愧對先民之不暇，歷史陳迹，絜絜何用。茲不得不一言者，至少證明中國民族三千年來大有益於大和民族者也。且古代兩國概少爭鬬，元兵之役，中國民族，不負其責。明總兵李如松與豐臣秀吉之兵，大戰於朝鮮，此爲中日古代惟一之大戰，然爲朝鮮而已，豐臣既死，兵遂各退。至倭寇之患，亦非日本國家之事也。是以至少中國過去三千年間，對日本有恩無怨！其關係若師生，若昆弟。自六十年來，日漸强而華日弱，遂成多事。然甲午戰後，中國雖割地賠欵，而不記仇，從事改革之人，反讚揚日本而欲學之。二十一條，使感情大壞，然以華會之彌縫，又成相安之局，日本在華貿易日盛一日。使無九一八之變，中國始終無敵視日本之意也。

吾人前既言之，凡人不可忘歷史！中國過去所施於日本及日本今日所以報中國，其比較為何如！東三省之事，日俄戰後，日本有重大利權，然中國並不否認其行使。懸案雖多，外交方法可以解決者也。年來中國內政多事，當局者關於東省問題，不能單刀直入，與日談判，此誠政策上之誤謬。然日本不向我中央政府要求交涉，突以武力行動，占據三省，近且偽造獨立國，欲分割中國廣大領土，置諸日本保護之下！同時兵臨上海，雖市政府承認要求而攻打閘北，遂成兩旬來之市街戰。焚燒毀壞我最大都市之事業財產，雖藏書樓學校亦不免！更酷殺平民，草菅人命！今者淞滬繁華，已成焦土，我公私損失數萬萬！然猶迄無悔禍之心，更將增兵來華，大舉攻擊。試一閱日本報紙滿紙盡「膺懲」「殲滅」之辭，充其大慾，非使中國民族甘為被征服者，將不能為所謂共存共榮焉！日本國民，倘清夜反省，其應作如何感想乎！雖然，日本既為所謂一等國，而其詛咒中國也，謂其不具近代國家之實質，是則與現代日本人談歷史，恐適為其所笑。吾人今退一步捨歷史因緣不論，赤裸裸的事學所謂近代國家，講利害論事實，則願請問日本人民！單觀兩旬來之上海戰事，君等之征服中國夢，是否尚有實現之餘地？吾人今敢斷言：中國本避戰，今日則不避戰。避戰者，有廣大之災民，國家待做之事太多。不避戰者，以避戰則將亡國，將為奴隸！五千年先賢先哲之靈魂，今復活於四萬萬人胸中，使之必須奮鬭圖存，再恢復亞洲文明發源國之地位！故無論日本如何肆其暴威，將決不避戰！日人勿謂中國遠交近攻倚賴外援也；中國今日，乃以自己之力，抗拒所謂一等强國之征服，至世界正義之發動與否，乃世界之事，非中國之事也。日本今日一大問題，乃自審能否征服中國？如自以為能也，則請為之，否則攻上海何用？即進一步，占上海何用？再甚言之，縱占領許多地方又何用？日本今日，自世界的眼光觀之，其所謂一等國之地位，已掃地殆盡！不觀國聯致日本照會云：日本必須證明其有令各國信任之價值！是可見其無信任之價值矣，是則雖三四等國所未嘗受亦不能受之惡聲，而日本受之矣。芳澤佐藤諸人，半年以來，多方苦辯，凡其在漢文學中所得之巧妙修詞，無不用盡，然各國之中，有誰相信者！此猶不可以已乎？抑日人今日所賴以為計算一切之根據者，海陸空軍也，坦克車飛機大砲也，然近日之滬戰，非已證明其所恃之不可盡恃乎？再來兩師，果足恃否？縱再多來，又足恃否？其足恃也，亦不過占領若干地方，而仍不能征服之。其不足恃也，則徒多殺傷破壞，加重民族的惡感，而同時使全世界一切報紙，日日譏罵。此等政策，由歷史因緣言，由現在事實言，為至忍至殘，為至愚至笨！然所謂一等國之國民，乃盲信而趨之，此誠吾人大惑不解，且抱無涯之悲者也。

吾人此言，一般中國人無暇講，一般日本人未必聽，然吾人以為今日兩國之行動，足以支配今後數十年或數百年之歷史，而關係兩國未來數萬萬人民之幸福，是以不憚追論過去因緣，詳研現在利害，以再進此苦口忠言於日本人民之前。夫禍端雖大，收拾之法則簡，還三省，罷滬戰，我保行政主權，日保合法權利，一切以會議解決之。此今日尚可勉通之路，再擴大破壞，則中日間一切維繫之具失矣！日選結果，現閣大勝，犬養氏為維新元老，精通漢學，知中日歷史，故尤願其一考。事急矣！黃浦江頭之火燄，不幸或將延燒世界。中國甘受一切禍，而不負一切責，日本今日可以悔矣！明知將詞費失言，然念舊交而憫悲劇，故仍以一吐為快也。（錄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超山報慈寺看梅　一浮

天地一丘墟人情異冰炭獨憐草木蕃偏界泯恩怨出郭漸蔥鬱入山增瀾漫暫使心神舒坐忘魚鳥亂繁花映晴昊始覺春已半幸值斤斧遺甘酸猶可薦野人勤地力吾得資游觀世事相因依巧歷焉能算屈申驗時物諠寂隨羣渙昔往雲霧帀今來粲星漢緣會亦何常吾生迫衰憊交臂新已失目擊境猶眩回首睠平林心危怯高岸禪房一日雨萬樹因風散車騾悟景促石多知氣悍林神靜不言持此將誰判

謝邁度五十畫象徵題　什公

邃賢說知非謝子述觀相若得自在觀何有文字障耽玄應入微取適不嫌放古今幾詩人君儻勿多讓

寄什公　秋岳

時至當探囊底智（用海藏詩君詩意）棋殘莫話尊前事作時鉤黨盛推排留取堂堂殆天意度遼一別十七春（君巡按吉林後即不相見）客來皆道髯絕倫乞食嗟余成苟活空簪夢想歇桓撥橫流到眼須露車王尼未老將何如

秋草和味雲　弢庵

黃落山川未足悲百昌榮悴各因時已瀕寒露芳無改不試狂風勁孰知天接斜陽看轉迥地鄰古塞恐先衰八公久在商聲裏那更蘆笳日夜吹

一從涼吹轉蓬科拾翠無由近御河別後園林深積籜舊時池籞冷殘荷掘根險為飢鴻盡剉莽能禁戰馬過頭白王孫歸得未亂蛩如雨繞銅駝

遲暮偏為天所憐忘憂忍辱且留連隕霜不殺庸非幸茀道難行孰使然生意未隨枯樹盡幽姿還襯晚花妍風沙彌望朱顏澤輸與籬東老少年

紛紛叢薄望秋零莫怪征袍褪故青正籍繩芟訂年曆

漫因蔆蔽怨騷經。無情不分來飛蝶。同腐終羞託化螢。未報春暉心豈死。寒荄有日吐芳馨。

壬申上元日陪聽水師過海王邨書肆歸途賦呈幷柬太玄嘯園　纕蘅

六十年前踏輭塵。惟公及見會昌春。欷歔洛蜀當時事。想像歐梅一輩人。撰杖門生今漸老。燒薪陳籍世誰珍。馬行燈火還無恙。空巷爭看墊角巾。

壬申元日　太玄

絕域淹留非我春。白頭歸臥是閑身。香花還作兒時供。脂藥都成劫後塵。容易市朝隨歲改。更堪兵火與人新。羣豪流沫論薪膽。霸越勳名未足珍。

子威過余舊居憶往時文讌之樂幷追悼樊山丈闇公書衡賦詩寄懷愴然屬和　味雲

寒藤瘦石繞荒亭。鉢韻棋聲已久停。寂寞山邱幾春草。飄蕭江海兩秋萍。十年影事燈前過。一曲商歌笛裏聽。猶有故人尋屐印。苔痕不是舊時青。

人日梅花下作　梅泉

晚風惻惻毳裘輕。難敵春寒況越兵。楚失甯能齊遂得。輸攻徒使墨成名。詩人漫欲憂天步。邏卒行看禁月明。誰識香南惆悵意。今年花發在圍城。

臘八秣陵客次書懷　惕盦

無端東海忽揚塵。自顧居然南渡人。戚友縱疏知念我。湖山雖好不成春。觥觥覇業誰存衛。惘惘孤懷祗哭秦。天意蒼茫人事幻。夜涼無語一燈親。

讀采風錄有懷纕蘅社長　誦洛

多君手結珊瑚網。愧我名隨鴻鷺行。海內文章盛西蜀。年來壇坫儼漁洋。江亭獨往吟殘照。花市移居宅衆香。別有臯言誰會得。狂泉不飲合稱狂。

秋日厲齋即事　劍平

一夜西風相半黃。沈沈簾幕鬱新涼。蔽人塵土眞恢怪。到戶筠篁自短長。朝市已非當日局。笙歌無復少年場。孤吟冷醉殘紅外。錯被鄰翁喚酒狂。

鷓鴣天　蒼虬

橫海青峰占小樓。鄰家爆竹動離愁。一年客邸將除夜。萬里滄波不繫舟。黃石約。赤松游。古人志業等閒鷗。衰慵不稱風雲事。破硯寒香獨自修。

今傳是樓詩話

逸塘

老友馬通伯先生。自肥上訂交。將及卅載。君以己巳秋間逝世。余久擬爲詩挽之。未果。志盦纍寫示二律甚佳。適如吾所欲言。蓋能知通伯生平者。第一首云。唐松宋畫。等閒看。蘭若譚禪耐夜寒。願制毒龍參貝葉。不隨飢鳳食琅玕。鬢眉中歲垂垂老。著作平生字字安。一載死遲應有恨。及身孔釋見摧殘。自注、第二句指在法源寺與授經曼仙夜半談禪事。玕韻則指其反對帝制辭參政出都事。第二首云。桐城耆舊總溫然。此是方姚以後賢。講舍文論淸讌夜。史家運厄火書年。長哀碧血曾千語。一掩黃腸共九泉。儻遇故人煩慰藉。孤兒鍵戶理遺編。自注、後四句均謂碧夢。凡知碧夢與通伯交誼者。當自了了。碧夢遺集。近甫編成。而志盦又逝。其遺集刊訂。聞幷屬之榖行。又一段山抹微雲之佳話矣。

纕蘅曩僦居宣武城南之南橫街。其間壁爲翁松禪相國故居。而隔巷之米市胡同。適爲吳縣潘文勤舊第。即世所謂滂喜齋也。君有留別南園及移居城東兩律皆紀其事。海內外同作近數百人。應求之廣。幷世所稱山薑漁洋。殆難專美。故余贈君詩。有四海交情爭說項。半囊詩句笑封侯之句。惟和者踵接。付梓猶稽。茲先擇其較有典實者實吾詩話。袁珏生云。宣南移向鳳城東。末若蝸居稍適中。（南橫街宅與君先後同居癸丑移居北池子）兩署冷官甯獨傲。十年卜宅半相同。（余官翰林君官禮部皆由南橫街移東城）福廬隔巷心滋瘠。（福廬師廣東四牌樓三巷近已謝賓客矣）申叔安巢迹已空。（南園爲劉禮部故宅申受福廬同爲纕蘅禮部前輩）猶戀舊鄰難買得。觥觥名輩有潘翁。跋云。南園舊居爲河南申氏產。余於辛亥質屋時得觀乾嘉舊契。爲陽湖劉文定之子少宗伯躍雲折俸銀所置。宗伯之子爲申受禮部逢祿。兩代皆禮部世家。纕蘅以禮曹百年後僦居此屋。遂成掌故。他日重輯京師坊巷

志者。庶有所考焉。張孟劬云。十年舊館憶同車。獨爾新詩纔浣花。豈有寸心吐芒角。絕憐兩鬢已蒼華。道人自具安禪地。博士依然賣餅家。（君所居爲申受故廬申受墨守公羊故云）寥落客星餘幾輩。春明重到足咨嗟。陳石遺云。平生雅慕隱牆東。郤住三山七塔中。忽索移居和樊榭。尙愁書局困斯同。車驅黑廠橫街近。腹痛黃壚酒所空。（君新居近隆福寺酒家爲端齋督部讌客處）知汝過從足吟侶。只應少箇白頭翁。（謂春榆新逝）楊留坨云。默數遷流記水東。卅年蹤跡帝城中。平津閣下來三度。（己酉己丑庚寅三次借居鄂立庭閣讀所章佳文勤文成文毅後人也）明照坊南感五同。（乙未至己亥與劉正卿同年同居明照坊同榜同官同分校同在國史館同會典館）竹里又看新筍長。（今春移居闕公舊廬所種竹新萌怒生）梧門回念舊巢空。（去國廿五年癸亥歸里僦宅養蜂坊時帆祭酒懸弧地也居五年餘）弦詩意造無宮徵。觀化相期學浪翁。王志盦云。輕將越峴換湖東。（余久居上斜街越峴）（山館爲宗滌樓先生舊題近遷淨業湖東自題爲湖東草堂）廿載巢痕一瞬中。但識牽船宜地遠。不堪思樹與君同。莊襟老帶蹤何定。岐宅崔堂主半空。（東城華屋多易新主）相望城西今履道。天琴聽水兩詩翁。和詩中多有夢華之感。尤以趙香宋之不分燕方作邊塞。且將皇古說咸同。一聯最爲沈痛。至海藏之怪

道。曹唐堅不去。游仙試爲問回翁。十四字。則寄慨更深矣。君南園舊居左右鄰有老槐兩株。桂林汪翠庵爲作借槐廬圖。城東居廬。則吾宗別業。余所寄附。經營伊始。君即服勞。宅前後老槐數株。皆數百年古物。洵足壓倒宣南。君從游垂卄年。佐余最勤。余督勗之亦良篤。頗盼其勿以詞人自畫也。

纕蘅觴客新居。坐皆耆碩。弢庵老人詩即席先成。云。論都。喋喋任西東。人海猶藏一粟中。倦圃宦遊眞意在。山薑詩韻勝流同。冷攤居近書常足。彥會身閒酒不空。銅狄摩挲還醉此。夢餘如對霸城翁。（坐有樊山）次樊山翁云。精廬新徙鳳城東。師友聊爲酒一中。家具囊琴携鶴易。鄉風祀竈請鄰同。隱侯刻意吟雌霓。景重何心滓太空。（是夕月色極佳）昔鑄同人曾眼見。猶嗟吾與霸城翁。次卓巴園云。春晚酴醿開海東。水濱花事入詩中。（君游北戴河見寄一詩有畢竟海濱春事晚酴醿五月尙開花句）兼旬莫笑山居暫。三徑懸知月夜同。市近車塵偏不溷。秋來杯物尙能空。京華卅載頭如雪。贏得旁人喚作翁。忍堪和詩中有猶龍老子都還健之句。自註。謂輭脚之陳樊諸老也。



凌霄一士隨筆

清光緒丙戌會試。內監試李鴻逵（字小川。江西德化人。同治乙丑翰林。時官刑科掌印給事中。）撰「春闈內簾雜詠」於个中情事言之歷歷如繪爲談科舉故實者之好資料。不徒以詠諸見長也凡二十首附自嘲一首

入闈

龍門乍進意洋洋。包裹皮箱各自忙。四總裁先前院占。諸同考至後邊藏。正房一帶皆軒敞。倒座雙間費丈量。十八房向有兩間封閉院內添蓋南屋兩間頗形偪仄俱不願住後來者居之惟有內簾監試闊。向章專住會經堂。

分房

翌日掣籤分左右。諸入鵠立到堂前。雙拳並舉排名次。正副主考各據一籤筒一掣某名一掣某房與吏部掣籤相同衆目齊觀占後先。策問都煩能手稿。題筒早請法家椽。進呈題紙向歸善書者恭寫首房自古稱難做。事事偏勞費折旋。

刊題

刊來題字墨翻鴉。刷印開時日已斜。雕刻刀錐眞草率。模糊板片似麻沙。宋有麻沙板書最劣魯魚帝虎辛勤校。犀角牆頭子細查。刊題之日闈防尤宜嚴密待到四更頒發後。至公堂下寂無譁。

寫字

一進場來寫字忙。管家分送各家房。裁開零冊猶容易。合攏橫披費較量。取巧小方先我占。爲難大塊後人當。正愁絡繹無收拾。忽報剛朝要上堂。

上堂

三月海棠花正放。聚奎堂前後院有海棠四株未知何人所植春官取士在奎垣。總裁上座諸天佛。分校旁羅十八尊。定有朱衣身後立。許多黃卷手中翻。內簾監試眞堪笑。恍惚金剛殿角蹲。故事聚奎堂閱卷四主考上座南向同考官四旁列左右各九人惟監試在門口東西各踞一座北向故戲及之

分卷

外簾打鼓進文章。配搭均勻散各房。收掌用心登數目。先生即吏書過眼要周詳。本原迴避無多位。查例載考官本籍原籍均應迴避核對查明後兩場。忽聽、

一聲紅號錯。文書往返又張皇。

閱卷

諸公閱卷正歡娛。十八人中九有鬚。（時有鬚者梁斗南學士胡信芳給諫黃霽亭張書城兩侍御王辰垣潘芝堂朱適菴徐子靜四編修高壽農儀部共九人）眼鏡不離眉與目。手巾頻拭汗兼汗。幾條藍靛盤間放。一塊紅毡棹上鋪。苦事撤堂連卜夜。燈光硃字兩模糊。

薦卷

攤開硃卷語煌煌。點句先將破句防。正大光明分字號。（各房薦卷由監試印蓋薦條分送各總裁用正大光明四字暗記以免混淆）整齊嚴肅看文章。三篇一律難於短。八韻無疵頗見長。所慮批辭抄括盡。雷同直欲索枯腸。

搜遺

閱文堂上太匆匆。回到房來再用功。點句自嫌微簡略。批詞猶慮不公平。三年大比人非易。十載寒窗我亦同。自古搜遺多取中。總求心術對蒼穹。

落卷

撤堂之後正開顏。落卷偏來亂似山。點句匆忙難擱筆。批詞痛癢不相關。先防熟友逢人罵。尤慮通儒被我刪。拚卻出場稀見客。一年半載再回還。

經策

後場富麗貫胸羅。堪笑今人夾帶多。許氏說文勞考核。（近時二三場多尚說文）漢儒疏註費研磨。諸生獺祭功名騙。房考蟲心處分訛。若此支離紛聚訟。刪龍一炬快如何。

磨勘

經文策問正圈完。中卷分交又要看。精力已如強弩末。眼皮漸似小刀刓。偏旁磨出雙靴跪。（硃卷有犯廟諱偏旁如強牽等字須用藍墨靴各一隻旁跪則考官免議）訛錯勘來一語攔。要緊擡頭須子細。疏虞難把考成寬。

進呈

觀落走馬不春容。十本難求字順從。今日進呈須丑正。明朝發下更寅恭。最防顛倒（進呈卷最怕上更動名次挑剔語句）房首看來名先後。且慮挑搜語腐庸。皆得意。點圈連綴墨痕濃。

刻文

會場闈墨喜新鮮。房首人人刻一篇。八股最嫌辭骨解。五言尤慮韻孤懸。倘然自己文章壞。必惹旁觀笑話傳。且幸眼光無閃爍。諸君固是大羅仙。

撥房

發齊中卷互相誇。孰意偏枯略有差。多士決非魚目混。考官微覺肉皮麻。文章知遇

歸、原、薦。香火、因、緣、結、兩、家。莫謂撥房難浹洽。將來報稱亦無涯。

收掌

內、簾、收、掌、最勞煩。看似閒曹事頗繁。室處、西、南、眞、奧、窔。收掌處三間小屋在院西南隅頗秘靜人如、秦漢、隱、桃、源。收掌向與十八房不甚聯絡故見面時頗稀五千餘卷都登戳。是科進場者共五千七百餘人十八房文統記存、一日、箱、籠、交、卸、後。逍遙、自、在、樂、難、言。

供事

闈中差苦語難詳。供事出來部吏當。向例由吏戶兵刑工都通大各衙門咨送八人入內簾當差薦卷、看、明、分字號。行、文、先、記、用、關、防。八雙、黑、骰、連、環、轉。十六、黃、珠、歷、碌忙。若、値、喚、傳、收、掌處辛勤一、夜、到汀、茫。即天明二字轉音

供給

鼓聲、三、響、至、公、堂。各處、廚、兩、腿、忙。闈內執事官員每人有一火夫伺候名曰裏廚未知是此裏字否豆、腐、數、方、餞、且、黑。菠稜、半、束、老、而黃二斤猪、肉天天、要、一握、雞、雛、日、日、擾、最怕、水、夫、攪、苦水。河魚、翻、攪、轆、轤腸

塡榜

四更、早、起、屢、徘、徊。書錄、臨、期、亦、快、哉。前後、門、封、嚴、鎖、鑰、春秋、榜、出、見人才。姓名高唱、連、三、遍。硃墨、紛、呈、對、一回拆彌封後硃墨卷均歸本房核對日暮、五魁塡、寫、候。萬枝、蠟、燭、滿、堂、來。

出場

散場、有、信、鬧、聲、喧。塡榜、完、時、撤、蘇、垣。碗、盞、鍋、籠、餘、一、担茶、油、米、蛋、早、都、吞。倉、皇、檢、物、燈、猶、焰。急遽、升、車、日、未、暾。忽見、門、生、頭、點、地。如今、始、信、老、師、尊。

附自嘲

聚奎、堂上列西東。臨試出來體制崇。通籍、看、人、龍、虎榜。衡文、於、我、馬、牛、風。書差日、日、隨、奔、走。供給、朝、朝、驗、嗇、豐。且幸諸公精藻鑑。明珠網盡慰宸衷。

內簾、情、況。寫來、殊、委、曲、盡、致。自非、過、來、人、不、能、也。鴻逵、於、乙、亥、曾、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房、官、滋、味。亦、已、嘗、過。故於、闈、卷、薦、卷、等、事。尤能、詳、道、其、甘、苦、焉。而丙戌內簾銜名。鴻逵述之云。「是科大總裁爲錫席卿尚書珍祁子禾總憲世長嵩犢山侍郎申孫萊山侍郎毓汶同考官則張安圃給諫人駿朱適菴編修百遂曾怡莊員外樹椿。王辰垣編修作楫張顯庭主政祖謨。楊莘伯編修崇伊。潘芝堂編修頤福高壽農員外蔚光張書城侍御炳琳。鄭蘭門編修思賀胡信芳給諫隆洵。徐子靜編修致

靖。唐春卿編修景崇、黃愼之殿撰思永。黃霽亭侍御煦。梁斗南學士燿樞、吳移香編修樹棻。支繼卿編修恆榮。內收掌則係簫廬主政橘堂、汪佐宸主政景星。內監試則桂月浦給諫年與鴻逵也。」所列各同考官。係以房爲序。是科中式諸人顯達者不少。大學士徐世昌、直隸總督楊士驤、陳夔龍。均丙戌進士也。（世昌出第十八房支恆榮門。）鴻逵並有「衡文歌」步韓昌黎石鼓歌原韻「闈差行」步白香山琵琶行上下韻「供給歎」步退之山石上下韻「月令補」諸作。均以諧語狀棘闈中事、情景宛然。



社會長篇小說 大街（三十二）

美國 Sinclair Lewis 著
白華 譯

第三十章

（一）

九月初星期六的早晨，芬闖了進來，向甘莉嚷道，「下星期二要開學了。在上班前，還想暢快地頑一回，今天下午咱們到湖邊去逛逛。耿太太，你和大夫能加入嗎？喜兒想去——他是很討氣的。」

「大夫沒有空，他講下午要下鄉去瞧病人。但是我很願意去。」

「好極了！再約誰呢？」

「去找茉苦。她是很有趣的一位伴侶。倘然達雅有空的話，他也可以去。」

「伊律克怎樣？他比這裏其餘的一班青年强些。你不反對？」

甘莉，芬，伊律克，喜兒，和達雅夫婦組成了一個郊游的集會。

大家坐了汽車，到明尼馬希湖南岸的樹林旁邊。達雅好像一個小丑，說說笑笑地。他戴上甘莉的帽子，提了一隻螞蟻放進芬的背後，游泳的時候——女人們按着規矩，在汽車裏面，先把窗幌放下，然後換上了浴衣，男人家吵吵嚷嚷地，把樹叢後邊當做更衣的所在——達雅用水撥大家，鑽在水裏提他女人的脚踝。大家的精神被他抖擻起來了。伊律克模倣雜耍戲裏的希臘舞。他們坐在草地上吃食的時候，喜兒像猴子般爬上了樹，用柳子扔人。

但是甘莉沒有那種輕佻。

她打扮的很年青，把頭髮從頂心分開，穿一身水手裝，大的藍結，白帆布鞋，繫上一條短麻布裙。她在鏡子裏照照，覺得和在學校裏一般，平整底脖頸，肩骨也不十分突出。她今天是很矜持的。在游泳的時候，她很悅意湖水的淸凉，她不高興喜兒打攪，和達雅的胡鬧。她覺得伊律克的跳舞，比他們兩個人的玩藝，究竟文靜些。她盼望他走到身邊來。但是他沒有。他和達雅夫婦很暱近。茉苦常用眼瞧着他。餐後，她對伊律克嚷道，「來，坐在旁邊，你這可惡的孩子！」甘莉奇怪他，居然肯承認是一個可惡的孩子，並且願意坐在茉苦的身旁，茉苦，達雅，喜兒和他四個人，在盤子裏搶冷牛舌吃。茉苦游泳以後，似乎有些暈眩。她講，耿大夫叫她吃的一些食品，叫她很得着益處。她向伊律克講，她的神經怎樣地靈敏，受人家稍微硬一些的話，就要動氣，她只願意和一般馴良，輕快的人一起。

伊律克就是一個馴良輕快的人。

甘莉心裏講，「我不問有什麽不是，但是從來沒有妒忌。我很喜歡茉苦，她時常是很愉快的。但是似乎太喜歡勾引男人們的同情了。和伊律克頑耍，還有她已婚的——她那副水汪汪瞧人的眼睛，哼——也不嫌肉麻！」

喜兒睡在櫸樹的根下，抽着烟斗，和芬打着趣，他講一星期以後，他又要做學

生了，她又要做他的老師，他在班上要和她擠眼。茉若挽着伊律克到湖邊去看小魚。甘莉和達雅在一起。他講給他聽，司徒姑娘喜歡吃朱古力糖的故事。她聽見茉若傘手擱在伊律克的肩上。

「太肉麻了！」她想。

喜兒用他紅色的肉手，握着芬顫動的手，她帶着嘆，嚷道，「快放，我告訴你！」他涎着笑臉，搖幌着手裏的烟斗。

「肉麻！」

茉若和伊律克走回來的時候，大家掉換了班。伊律克同甘莉講，「岸旁有一隻小船。我們去划船吧。」

她心裏想，旁人要怎樣想呢？她看見茉若瞅着伊律克，帶着不高興的神氣。「好的！我們去！」她講。

甘莉對大家嚷，「諸位，再會吧。我們到了中國，拍無線電給你們吧。」

在款乃的槳聲當中，她已經蕩漾在陽光斜射的銀色湖面，把對於喜兒和茉若的煩惱，完全扔在腦後。伊律克向她得意地微笑。他們談着圖書館和電影的一些故事。他嘴裏哼着，甘莉輕輕地唱着「香車兒，慢慢走」這時湖光灩瀲的和鮮明底琥珀一般。微風激盪着波心，生出無數的縐紋，就像武士們披的大紅鎖子甲一般。微風掠過船舷的時候，生出一種涼意。甘莉把衣領拉上。

「覺得有些涼。回去吧。」她講。

「慢一些他們要打攪。我們沿着湖邊划吧。」

「但是你喜歡打攪！你和茉若散步，眞有趣呀。」

「我們不過在湖邊走走，講到一些釣魚的事！」

她心裏一寬，覺得有些對不起茉若。

「當然，我不過是和你開着頑笑。」

「我講！我們在這裏上岸——那邊有一叢林，可以擋着風，——並且可以在那裏瞧着落日，那像是一鑪溶化的鉛汁。盤桓一會！不必忙忙地回去，省得聽他們講些廢話。

「不，但是——」當他把船划近岸邊的時候，她並沒說些什麼。船底擱在石頭上。他在前面站着，用手攙扶了她。在四週靜悄地當中，她緩緩地站起來。用力握着他的手。默默地坐在一條樹幹上，在微含秋意的黃昏裏。頭頂上飄墜下菩提樹的落葉。

「我想——現在冷嗎？」他低聲講。

「有一些。」她顫動着。

「我想睡在那一堆落葉當中，把渾身都遮蓋上，欣賞這湖心的暮色。」

「我也這般想。」似乎明瞭他不是認眞地要這般做。

「像詩人所說的——水仙和麋鹿的故事。」

「不，我不配再說這個，年紀太大了——伊律克，是不是？我不是顯出老像，和染上鄉下的毒息？」

「哼，你是一個年紀最輕的——你的眼像小姑娘的一般。你雖然裝着指導我，我覺得比你的年紀還大一歲，並不像比你小一兩歲。」

「要小四五歲！」

「不管怎樣，你這副天眞爛漫的眼睛，這樣細的膩雙頰——可恨，我想哭了，你是這般底沒有依靠；我想保護你——」

「我還年紀輕嗎？是嗎？眞話？」她

用稚氣的聲調講，把頭低着。

「是的，是眞的！」

「謝謝你這般想，維爾——伊律克」！

「你願意和我頑嗎，常能和我一起」？

「也許。」

「你眞願意睡在落葉堆裏，看頂上的星光？」

「我想最好是坐在這裏！」他攙着她的手。「伊律克，我們要回去了。」

「爲什麼？」

「照規矩講，已經太遲了！」

「我知道。我們一定要回去。但是你喜歡躱開他們？」

「是的」。簡截地，她站起了身。

他用臂挽着她的腰。她並沒有拒絕。她看他更外眞切些。像是伴侶似地，走到船邊，他扶了她上船。

當他划船的時候，她講：「伊律克，你應該工作！應該做一個人物。你要奮鬪！你可以進一個繪畫的函授學校——或許可以幫助你一些——」

他們走回大家聚集的所在，天色已經黑了，廿莉覺得他倆坐船的功夫太大。「他們要怎樣講？」她想。

大家對他倆開着頑笑，並且稍微帶着些着惱的神氣：「到那裏去的？」「你們眞是很好的一對！」伊律克和廿莉都覺得侷促，找不出頑笑的話。在回家的一路上，廿莉覺得很窘。喜兒對她擠眉霎眼地，竟然把她認做和他是同路的罪犯——她又氣憤又害怕，又帶着自傲的神氣，覺得耿尼柯一定要看出她臉上的神氣。

硬着頭皮，走進了屋子。

耿尼柯在燈底下，帶着要睡不睡的神氣向她講，「啊，頑的暢快嗎？」

她想不出回答的話來。他拿眼瞅着她。但是面色並沒有轉變。他上了錶上的發條。一面打着呵欠，嚷着去安息。

沒有出什麼岔子。但是她心裏並不高興。她差不多覺着是失望。

（二）

第二天白嬬走來。臉上帶着有話說的神氣。在微笑當中，露出她不懷好意。她立時開始了攻擊：

「喜兒講，你昨天到湖邊頑得很暢快。你高興嗎？」

「是呀。和喜兒賭着游泳。他比我游得快的多。眞是個强健的小夥子！」

「這孩子，可憐一直想去歐洲參戰，簡直是想瘋了，但是——伊律克也去的嗎？」

「是的。」

「我想他是一個很俊俏的小夥子，他們也說他漂亮。你可悅意他嗎，」

「他似乎懂有禮貌的。」

「喜兒講，你倆划船划得很有趣。啊呀，那一定是很稱心的。」

「是的，就是亞伯一句話也不肯講，我問他希克斯替大夫做的一件衣服怎樣。他一直在唱歌。但是，仍然是很舒服的，在水面蕩漾着，唱些歌曲。這般的有趣！白嬬，你想這鎮上的人不享受些高尚的娛樂，專門關於講旁人的一些齷齪的話，不是很可羞的嗎？」

「是的——是的。」白嬬隨口回答着。

廿莉瞅着她，心裏氣的冒火。白嬬又講，「你還再想到湖邊去耍嗎？」廿莉道，「絲毫沒想到這個！啊，黑兒累了嗎？讓我上樓去瞧瞧。」

她上樓以後，想起白嬉曾經看見她和伊律克從鐵路旁一同走回，心裏又打了一個寒噤。

兩天後，在婦女俱樂部集會的時候，她和茉苔，汪妮妲滔滔地談着話。她心裏設想，大家都在瞅着她，但是不能確定。

她曾經想躲開歌佛原，躲開大街，和與它有關的一切，但是沒有去處。她現在發現了一個。那去處並不是伊律克，和他的愛。她心裏一直想，並沒有愛上他，不過是「悅意他，盼望他能够成功。」但是從伊律克，她發現了她需要的青春，和青春對於她的歡迎。她的去處並不是伊律克，却是普遍的娛快的青春。

在一星期當中，她想到許多要和他講的話。她起始覺得沒有他在旁邊，就嫌孤寂。她心裏有些害怕了。

在浸禮會聚餐的時候，她再見到他。她是跟耿尼柯和貝舅母去的。伊律克帮茂姑娘倒咖啡。他很高興，對茂姑娘笑着，當她倒咖啡的時候，推推她的手臂。茂姑娘也被他逗樂了。卅莉瞧着，心裏有些生氣，她心裏一面又想，同一個鄉下姑娘吃醋，未免太無謂了。但是她心裏終究不覺得舒服。她嫌惡伊律克。恨他沒有常性。他的樣子有些像一個俄國跳舞員。她看出牧師對他的藐視。

從憤恨裏，她又覺得伊律克討人家歡心的可憐。她覺得自己的判斷力時常是不準確的。譬如在湖邊頑耍的時候，她曾經以為茉苔對伊律克太顯出風騷的樣子了，她曾經恨她太會勾引男人。今天茉苔當招待員；她忙着傳遞一盤盤的餅，她對於老年的女人很客氣；一些也不注意伊律克。她自己吃完以後，坐到她們一堆來，卅莉看出，她並不同旁的年青男子講話，單找到可靠的耿尼柯！

卅莉再拿眼去看伊律克的時候，瞧見白嬉正在注意她。卅莉心裏不由地害怕。

「在這裏幹什麼？愛上伊律克嗎？不貞潔？我？ 我要的是青春，我並不要他——我也可以不要青春——我只要打破這沈寂。快點，一定要設法走開去。」

在回家的時候，她對耿尼柯講，「維爾！我要去旅行幾天，散散心。願意陪我上支加哥嗎？」

「那裏天氣還熱。在大城市裏，要到冬天去頑，纔有意思。為什麼要到那裏去？」

「看看人！消遣消遣。我要一些激刺。」

「激刺？」他好脾氣地講。「這又是誰的主義？你又是看了什麼書。歸眞講。我現在沒有空陪你。」

「那末我一人去好嗎？」

「唉——這並不是金錢問題。但是果兒怎樣呢？」

「丟在貝舅母那裏。我不過去幾天」。

「我不贊成把孩子寄在人家。那是很不好的」。

「那末你一定不許——」

「告訴你：我想等戰事過去再說。那時候再大大底游歷一趟。現在不必打游歷的主意吧。」

（二三）

在清晨三點的時候，她驀然地驚醒了，像她父親一般，她嚴厲地下了一個判詞：

「這是可鄙的戀愛。」

「沒有什麼光榮和臉面。一個自己欺騙自己的女人，和一個喬裝上流的男子，在避人的地方鬼混。

「不，他不是喬裝的。他的確是一個很好的人。那不是他的不好。他瞧我的時候，那眼光多甜蜜啊。

想起這可憐的浪漫，她不覺可憐起自己；她歎息在這枯寂底生活裏，偏又遇見這種似乎短賤的事。

她想這都是大街的罪惡，它叫我想逃開，無論如何想一個出路。

「我到這裏的時候，對他們存着信任的心。他們用沉悶的木棒打擊我。

「輕賤！可憐！甘莉向來是行走自如的一個純潔女子！——在黑暗當中，做些情感用事的勾當，在敎會聚餐會裏，鬧着醋勁！」

到早餐的時候，他心裏的痛楚又有些模糊了。

（四）

歌佛原的貴冑參加浸禮會聚餐的很少，那是中流社會消遣的集會，但是當聖公會舉行草地聚餐的時候，時髦社會都得到齊。

這次輪到海篤克夫婦做東；會場上綴着美麗的燈籠，有打牌的桌子。食品有雞肉包子和冰淇淋。伊律克這時候已經和大家很熟，和他一起的有達雅夫婦，茂德爾姑娘，蒲洛克和艾爾德一班人。海篤克夫婦雖然不和他接近，但是其餘的人對他很好。甘莉想，他不能成功鎮上的一個重要的人物，因爲他不參加打獵，汽車和撲克。但是因爲他的活潑和愉快，也很能博得一般的歡迎。

甘莉和大家周旋着，談到一些關於天氣的話。

茂姑娘對伊律克講，「來呀！我們別和這些年長的人一起。我來替你介紹一位瓦加明的姑娘，她眞是活潑極了。」

甘莉看見他和瓦加明的姑娘談話很是高興。他又和茂姑娘親密地走着。她對西太太講，「瓦伯和茂姑娘像是很要好啊。」

西太太奇怪地瞅她一瞅講「對呀，他們眞是要好。」

「我這樣講話，眞像是瘋了」，甘莉想。

她和汪妮姐講着燈籠怎樣的美麗。她看見伊律克遠遠地和她招呼着。她從汪妮姐旁邊溜了開來。伊律克在後面趕上她，甘莉冷冷地向他點頭。

「甘莉！我得到一個很好的機會！想起來比到東部去學習美術還好。茂姑娘講——昨天晚上到茂姑娘家去，和他的爸爸——林克斯——談了許久，他講，他的麵粉廠裏要找一個人，學習一切，將來有做經理的希望。我在鄉下，對於麥子的事有一些懂，並且在麵粉廠學習過兩個月。你想這種事業怎樣？你講一個有藝術思想的人，隨便做什麼，都是藝術化的。況且麵粉也是很重要的工業。你想怎樣？」

「等等說吧！」

這活潑潑地孩子要變做林克斯和他女兒那一流嗎？但是這能算反對他的計劃的原因嗎？不能因爲個人的心意，妨碍他的前途。但是她拿不定主意。她講：

「我怎麼會決定呢？這全在乎你。你願意做林克斯一般的人，還是像——我！不要客氣。照直說，這是件很重要的事。」

「我知道。我現在是像你一般！我也要反抗。」

「對呀。我們是一般呀，」嚴厲地講。

「但是不能決定放棄這計劃不放。我實在對於繪畫沒有什麼根基。我本來很喜歡縫級，但是遇見你之後，對它的興趣就冷淡了。但是在麵粉廠做事，我可以有力量去購買書籍，批霞那和游歷。」

「打開來講吧。茂姑娘對你殷勤是單為她爸爸需要一個聰明底年青助手？她把你到手以後，要怎樣的對待你，叫你去禮拜堂，做一個規矩的商人，你可曾想到這裏？」

他楞了一楞。「我不知道。我想是要這樣。」

「你這人太沒有一定了！」

「沒一定又有什麼法呢？大半沒有勢力的人都是這樣！請你不要講白嬸的那套話！除了沒一定，又有什麼辦法——從鄉下出來，學習縫級，和看一些書，沒有其他的教育，只有聽書本說話！或許要失敗。我也知道沒有一定。但是對於麵粉廠——和茂姑娘，並不是沒有一些定見。我心裏知道需要的是什麼。我是需要你！」

「啊，別這般講吧！」

「這是眞話。我不是一個小孩子。我實在是要你。就是和茂姑娘好的話，也是因為要忘掉了你。」

「啊，別說了，別說了！」

「我看還是你沒有一定！你談許多話，弄了許多頑意兒，但是你害怕。倘然你我去度一種貧窮的生活，我做一個掘溝的工人過活，我可以滿不在乎。但是你却不能。我想你也許喜歡我，但是你並不承認。我本來不講這些，但是因為你藐視茂姑娘和麵粉廠——你不願意我有那些尋常的一切，你想我因為學你，就老做一個縫工可以滿足嗎？請問這是公正？」

「不，我想這不是公正。」

「你喜歡我嗎？」

「是的——不！別談了！不能再談了。」

「這裏不方便。海篤克的太太在瞧着我們呢。」

「隨便那裏也不必講了。伊律克，我是很悅意你的，但是我怕。」

「怕什麼？」

「他們！我的統治者！」歌佛原……我們講的盡是些傻話。我是已經結婚的人，並且已經做了母親，你呢——還是一個學校的青年。」

「你悅意我！我偏要叫你愛我。」

她不經意底瞧他一瞧，似乎逃走般地走開。

回家的途中，耿尼柯咕嚕着講，「你和這瓦伯很親熱吧。」

「啊，是呀。他看上了茂德爾姑娘，我告訴他，她是怎樣好的一個姑娘。」

她在自己的房裏，覺得很是奇怪，「我變成功一個扯謊的人了。心裏不知道胡思亂想些什麼——我，本來是一個明白，有把握的人。」

她趕忙跑到耿尼柯的房裏，坐在他的床邊上。他從被裏伸出了一隻臂膊。

「維爾，我想一定要到聖保羅，或是支加哥，或是旁的地方去一趟。」

「我想這話在幾天前已經解決了！等到我們眞正有空的時候。」他清醒了一些

，「接一個晚安的吻吧。」

她依着他的吩咐。他緊緊地偎着她的唇。「你還喜歡這老頭子嗎？」他溫存地問。他坐了起來，用手摟着她的腰。

「當然。我是非常的喜歡你。」她自己覺得這話是很呆板的，她想學着一種輕佻女人的聲口。她用手摸他的臉。

他歎息着道，「我很愁，你這樣感覺着疲勞。似乎有些——當然你身體不十分壯實。」

「是的——你想，我應該一直在這裏嗎？」

「我已經和你說了！」

她輕悄地走回了自己的房。

「我拗不過維爾——不能向他要求我的自由。他是執拗的。而且我不能夠自己再去工作。現在弄不慣了。他強迫我——我怕他逼我上一條路。」

「他是我的丈夫？

「不。我不要傷他的感情。我要愛他。想到伊律克，便不能算愛他了。是太老實了嗎？一個不忠實者還存着忠實的念頭？我頗意能把一顆心，分做幾下，像男人家一般。我太專一了，對於伊律克！

「一件不正當的事，因為沒有法律的根據，是不是像賭債一樣——比較正式債務還要嚴格嗎？

「這全是胡說！我一些不管伊律克！不管一切的男子。我不要人糾纏，只在一個婦女的世界裏，——一個沒有大街，或是政客，或是商人的世界。也沒有那種餓鬼似的閃鑠底眼光。

「倘然伊律克在這裏，靜悄地談着，我就可以安靜，沈睡。

「我這般地疲倦。倘然能夠睡着——」

（本章已完）

抗日心聲

耀午

保守一分土，即保守國家一分元氣。

倭奴在東三省一天，即我國蒙一天恥辱！

政府早一天出兵，即早救一天東三省人民生命財產！

國聯一天不決定，即多一天冤抑，日軍亦多蹂躪。

能殺一個寇仇，即能平千丈怨氣！

每人少用一枚銅元，即能聚成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厘救國儲金。

政府立即招募義勇軍，每天能成立十五個師團！

我國能打一次戰，猶如吃了一劑補藥！

我國經這一次重創，猶如害了一場傷寒，要能發出一身血汗，才可霍然！

我國驟然的病態，猶之急驚風，一次誤了一劑「不抵抗」涼藥：再次撞着「國聯」慢郎中。

聚中國愛國志士之血，能駛十萬噸兵艦到日本。

積中國忠勇青年之頭顱，能填平扶桑三島！

中國反日民氣可以化長虹一道，橫貫東西洋可以化一陣颶風，吹沈倭島！

欲知蘇俄現狀者不可不讀



三版業已出書

售價大洋一元

郵費一角一分

本書為大公報記者曹谷冰先生於廿年三月奉社命赴俄考察歷時五月所撰對於蘇俄五年計劃過程中之工業生產國防軍備以視察之所得忠實紀述全書共二百六十餘頁約十餘萬言關於蘇俄一般設施紀述亦詳讀之如身置其境無異躬遊蘇俄也初版一萬部未經出書即已售罄預約當即趕印再版一萬五千部除開支預約者外所餘之數亦經售完購讀者仍復日有數十起直感無以應付故已決定翻印三版未印及一半即逢津變今於遷移館址之後業經趕印齊竣先行裝訂若干部以便應付各地之批購如承購讀務希早為寄款是荷

天津大公報出版部啓





附錄

上海國際調查團報告書

上海調查團，係由英，法，德，西班牙，挪威各國總領事組織而成，以意大利代辦齊亞諾為主席，國聯會運輸暨交通股主任哈斯為秘書長，至美國總領事克銀漢，曾參加調查團最後一次會議，並閱悉調查團第一次報告書。此項報告書，係二月六日用電報遞送國聯會。第二次報告，於二月十二日送日內瓦。

第一次報告原文

本團受國聯會秘書長之委任，對於上海及其附近所發生之事變，提出報告書。茲以自行搜集之消息為根據，作成第一次報告書。其中所言各節，勢須加以引伸，或就細目加以修正，即此後所生事變，亦須另行報告。美國總領事克銀漢對於本團工作，曾加以襄助。本團任務，係將上海及其附近所生事變之原因事實及進展情形，提出報告書。

抵制日本貨物之事，始於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七月，係由朝鮮事件而起。厥後滿洲被占，而抵制日貨之事因之加甚，並嚴切執行，日本商務因而感受極大損害。抵貨運動，係由抗日抵貨會予以鼓勵，而中國各種商業團體參加，其組織分為糾察商店，扣留日貨，罰款，拘禁（此層對於購用或販賣日物之華人而設）及其他非法行為，受之者雖欲求直於法院而不可得，此日本人敵視華人之苦惱思想所由生。厥後中國學生舉行示威，並要求向日宣戰，致使中國人心對於日本愈益不滿，而若干暴烈行為，即在此極度緊張之情狀下，而時有發生。此外中國人對於日本天皇，亦有失敬之處，日本人大為憤怒，乃愈益要求該國政府採取直接行動，俾彼等所處不堪容忍之地位，得以平息。

一月十八日

有日本人五名，中有僧人在內，在三友實業社製造廠經過，為中國人所狙擊。中國人中有數人，大約係最近組織之抗日義勇隊隊員。中國警察到時甚晚，行兇者未及逮捕。被狙擊之日本人有兩名受重傷，僧人一名旋即因傷殞命。

一月二十日

有日本人約五十名，均為「青年保護團」團員，手持匕首及棍棒，前往三友實業社製造廠縱火燒廠舍。伊等臨去時，曾與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發生衝突，中國警察三人受傷，其中一人因傷致死。日本人三名為中國警察之槍彈所傷，其中一人旋即殞命。同日日本人在日本俱樂部開居留民大會，對於日本僧人被狙擊，以及報紙對日皇失敬事提出抗議，當即通過決議案

」，要求日本政府派遣軍艦及軍隊，以便完全消滅抗日運動。日本人示威者半數往見日本總領事，隨至日本海軍司令部呈遞前項決議案，日本總領事請示威者將此事交由渠辦理。此時示威者羣赴日海軍司令部，中途與租界警察發生衝突，巡長受傷一人。日本官吏曾向租界當局道歉。有日本人十一名自行向日本當局投到，經押送長崎審訊，以便按照日本法律懲治。同日下午日本總領事因一月十九日事件，向上海市政府秘書長提出下列各項要求：

(一)市長正式道歉。

(二)立即逮捕兇犯。

(三)損害賠償及醫藥費。

(四)抗日運動應以適當手段取締之。

(五)所有鼓勵敵視日本，鼓勵暴動，及鼓勵排日各項團體，應予解散。

一月廿一日

上午，上海市長答復日本總領事，謂前三項要求，準備加以考慮，至其他各項因有困難，未能予以滿意。日本海軍司令官旋即以公佈一件交報館發表，謂上海市長對於日本人若非予以滿意答復，並將要求各項立即實行，則海軍司令官決採相當手段，以保護日本帝國之權利利益，此項送公共租界當局及上海市公安局。

一月廿四日

日本海軍援兵，開抵吳淞口外，同時風傳閘北中國軍隊亦已增援。是日日本總領事通知上海市長，謂渠若不於相當時期之內接到答復，或答復不能滿意，則日本政府保留依照情形採取必要行動之權。爾時上海市長業向中立各國代表聲明，準備作最大讓步，藉以避免衝突。並努力勸告當地各界領袖，俾其取消抗日抵貨會，又以「抵日」二字被日人認爲侮辱日本國家，即對於其他團體名稱，有用「抗日」字樣者，亦擬予以删去，結果抗日抵貨會被封，其辦事處皆於一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夜間由中國警察一一封鎖。

一月廿五日

日本總領事知會上海市長，謂彼雖不限定時間，但欲於二十八日接獲答案之概要。

一月廿七日

日本總領事通知上海市長，謂次日下午六時，彼之要求當得一滿意之答復，否則日本人將採取其所認爲必要之手段，以實現其要求。

一月二十八日

上午七點半，日本海軍司令照會他國防守司令，謂中國方面如無滿意答復，伊欲於次晨有所舉動。工部局隨於上午開會議，決定從下午四時起，宣布租界入於緊急狀態，此舉係工部局所自爲，不曾知照各國將領，欲使預備各自防守其地段。同日下午尚早之時，上海市長答復日總領事，完全承認其要求，下午四時，日總領事告領事團，謂已接到復文，並稱該復文完全滿意。又稱，須看上海市長能否實行其所承認之事，但又謂所要求之事，大都已實行，暫時不再取何舉出。乃外交局面雖有此變動，衆人之心，則以爲日本海軍當局決定無論如何，欲有所舉動。日本報界聯合會所發煽動人心之新聞，謂中國無意實行其約言，並謂中國人士，預備攻擊日人，又逆料中國方面因反對市長之承認要求，或起叛亂。爲以上種種之故，在各國防軍委員會之心目中，以爲緊急布告，宜

實行為善，因此於下午四時實行戒嚴。有當指出者，公共租界之防軍委員會，乃各國防守將領所組成，外加工部局之總董，巡捕房之總巡，商團之司令，以防守司令中最尊者為主席，此人於各國防軍各防地段，應如何詳細辦理，並無以為有指示之權，僅分派地段，聯絡辦理佈置防守之大計而已。英美兩軍於宣布戒嚴之後，即各開往所駐地點。意大利軍隊於二十九日開到防地。日軍之一段，為租界東北全境，西以北河南路為界，從防守委員會之眼光觀之，亦包括租界以外一段地方，西以北江西路及吳淞鐵路為界，北以虹口公園之北面為界，其東則連成一綫，大部分為虹口公園之東北角，連至哈爾濱巡捕房，日人住在虹口公園一帶者不少，該園與北四川路狄思威路雖在租界之外，却是租界之產業，平時由工部局派捕巡守。中國當局於夜間十一點發生事件以前，似乎於界外日軍一段之事，未接到關照。初行戒嚴之時，日軍亦未駐防至界外之一段，然須知日本水兵往時常在工部局路上以上地段駐兵防守，以保護其僑民，而其海軍司令部，亦設於該段之盡端。是晚十一時，日本海軍司令發布告兩道，並將副本送致上海市長，市長謂於十一點二十五分方接得之布告之一，提及戒嚴，並謂日本海軍對於閘北情形，極覺憂慮，該處日僑衆多，已決定派兵到該段，以行其法律與秩序。因此望中國當局從速將駐在閘北之兵，退往鐵路以西，撤除該地之布防。其別一布告，謂派與日兵保護租界秩序之一段，凡須實行戒嚴上之事務者，將皆履行之等語。日本水兵以及武裝平民，先已在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召集者，沿北四川路而進，西趨靶子路，直到北河南路，沿途在弄口分派隊伍。至中夜，信號一發，所派隊伍，即向西北趨進。鐵路方面，最後一隊，約有水兵一百，開一裝甲汽車，欲在北河南路交界處，為上海商團所阻，因門在該團所守之處，此門可通鐵道。中國軍隊初未從日海軍司令退兵之要求，且即令決定自退，亦不能於其短時期內撤退，以前數日所釀成之時局，亦須顧及，蓋將使中國當局，自日本海軍當局所行之辦法，為其較大之軍事舉動一部分。日本水兵，嗣遇中國正式軍隊之抵抗。日本軍隊開至鐵路線南之寶山路，但未能更至該處之南，其路線在鐵路之東，迤北河南路址四川路之邊界，日軍為中國裝貨火車所創，該火車乃以車站出發，巡行於吳淞鐵路上，後避於東棧內，該路為中國軍隊防守堅固。因此日軍於

一月二十九日

在車站放炸彈，用飛機毀壞火車路，寶山路其他房屋，亦被放火，用發火之炸彈燒之，大概信為故意為之，以滅去窺得日軍陣線之要地，死傷雖不可知，但生命損失當頗不少。上海市長因日軍之舉動，向領事團提抗議。日本則謂此次舉動，與所提要求之事無關，要求先已承認，所以如此，乃為保護所欲佔據之地之一段內之日人。日本當局又稱，所取舉動，即遇中國武力抵抗。且為日本當局自負完全責任者，乃在其所派界限之內，如屬必要之時，為租界防務計畫之所許行。二十九日之大軍，戰爭進而不息。二十九日下午，因上海市長之請，英美兩總領事設法致成暫和局面，以夜間九時為始，此暫和之策，

僅彼此同意，勿再發放槍砲而已。

一月三十一日

日總領事，日本海軍司令官，上海市長，中國當地司令官，在英美兩總領事房間，會晤一次，商定應由日總領事向其本國政府提出辦法，使日軍退出該處陣線，倘日府答復不應，則中國方面亦當呈報中國政府。在未接最後答復之前，雙方商允非對方先開火，則不得自行開火云。會長辭强諾伯哥署名，(意總領事)，

第二次報告原文

一月二十九日午後八時許，即休戰業已開始之後，槍砲之聲，爲之靜寂。翌日日本海軍司令乃向英美二國總領事提出抗議，謂停在北站之鐵甲車，重行開火，此層經華人否認，並謂日本人有射擊情事。

一月三十一日

晨間，日本飛機十七架在上海並在華軍防地飛行，但未轟擊。日本海軍當局謂因華人近頃破壞休戰條件，及此項示威行動出之，但破壞休戰條件一層，經華人鄭重否認是日各方會商設立中立區域，並決定繼續休戰，以待雙方答覆，此種談判本團業已於第一次報告書末段提及之。

二月一日

休戰之事，殆已實行，但若干槍聲，時作時輟。

二月二日

日軍司令又謂：華人昨日重行破壞休戰條件，並謂華人顯然集合軍隊，預備包圍日軍，渠當派遣飛機前往偵查。是日正午十二點鐘左右，有日本飛機數架，飛翔上海及中國軍隊防地，中國人對之射擊，日本飛機在閘北擲彈數枚，頃刻之間，雙方戰線上槍聲大作，至下午三時即戰事重開。以後日本總領事通報各國領事，謂前此提議之中立區域，日本政府，已經拒絕。同日上海市長照會各國領事，提及一月三十一日開會時所訂之休戰協定，謂日本人屢次破壞此項協定，並攻擊中國軍隊，又復以飛機轟擊，其情形即如上節所述。此項照會，各國領事係於二月三日收到。

二月三日

日本海軍當局宣稱：中國當局對於履行諾言，繼續表示無誠意，故中國軍隊，應令其退出閘北以外至相當距離地點，日本方面因欲執行此項計劃，其飛機或有轟炸中國陣線之事。厥後日本總領事通知各國領事，謂有驅逐艦三艘，因受吳淞砲台之砲擊，故日本人決定佔領該砲台。但吳淞砲台發砲之事，又爲中國方面所否認。

自二月三日以後，戰爭狀態，公然存在。即與休戰相似之情況，亦完全消滅。閘北及吳淞方面繼續開砲，時作時輟。而日本方面，又以飛機轟炸，日本人自認其目的奪取吳淞砲台，並驅逐中國軍隊，於距離上海甚遠之處，故採取攻勢，完全係日本人所爲。關於破壞休戰條件一層，所應注意者，即實際上完全休戰狀態，迄未成立，而火線上並無外國觀察員在場，究竟破壞之責，應由何方負担，實無法加以判斷。或者雙方孤立隊伍，或滋事份子，均應負責，亦未可知。除戰線上正式軍隊重行開火之問題以外，在此時期以內，公共租界日本所管地段，曾發生若干事件，有關公共租界之制度，而在國際上有重要關係，必須簡單加以敘述。自一月二十八日夜間日本人採取行動之始，即有多着便衣之中國士兵，侵入日本地段，或藏匿民房，

或攀登屋頂，而以手槍向街上日本步哨射擊。是時日本人似無充分正式軍隊，以防守其所佔地段，乃召集所謂在鄉軍人，界以槍械，此項軍人亦着便服，但帶有臂章，日本水兵及在鄉軍人，以機關槍抵抗中國便衣隊，並挨戶搜查，搜查之時發生極大損害，蓋以此輩因欲毆逐便衣隊，不惜縱火焚燒民房故也。是時虹口地段，完全在日本海軍當局管轄之下，該處若干街道，既已設置障碍物，而巡捕武裝亦被解除。公共租界市政職務，併消防事務在內，爲之停頓。虹口各處巡捕房，與總巡捕房之間，交通亦完全斷絕。工部局乃不得不轉學校病院遷出，日本水兵及在鄉軍人暨其他暴虐之徒，多有過分之擧，甚至以簡單手續，執行槍決，日本暴虐之徒，並無正式職務，其行動大約因中國人前此作有反日活動，乃以報復手段出之，結果發生恐怖現象，凡日本人以外之居民，幾皆逃避一空，有極多中國人，查無下落，疑爲日本人所捕殺。

二月五日

公共租界工部局請領事團轉商日本當局，對於此事，加以調查，經日本總領事承認，在混亂之際，日本人感情熱烈，誠有過分擧動，但情形業已大加改善，應允將公共租界以內凡因嫌疑而被日本海軍當局逮捕之人，移至工部局巡捕房，此層業已實行。然失踪華人，爲數仍甚多。據工部局巡捕房詳細調查，失蹤之案尚有三百起之譜，便衣隊之行動，頃已大爲減少，而日本之監察，則仍森嚴。工部局巡捕房及其他市政職務，僅能徐徐恢復。日本當局因日本人過分行爲，甚爲感動，已將若干不良份子遣送回國，本閣暫時不擬多提報告書，但如覓得新消息，須將上次報告書加以改正或將第一第二次報告書所較特殊之點，加以伸引，或加以補充，則當別論。

◉家堂對聯

郭仁美

前數日。余作客於親戚顧家。偶見一副精美對聯。掛於中堂。閱後。愚見以爲可作快樂家庭之箴言。但未知作者姓字。殊爲遺憾。今錄之以介紹於諸君。

女無不愛。媳無不憎。願天下翁姑。留三分愛女之情以愛媳。

唯妻乃順。唯親乃逆。望世間人子。移一點順妻之意以順親。